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卷第廿二號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

時事述評（八篇）　記者
時論的誤點　惲代英
全美會議與門羅主義　潘公展
被反動勢力支配着的歐洲　化魯譯
資本主義的浪費　郭夢良
園城芻議　陳萱
行為派之心理學觀及其批判　湯澄波
工業生理學　健孟
編製中文書籍目錄的幾個方法　查修
秋夜（小說）　魯彥
坎地亞的沈冤（小說）　仲持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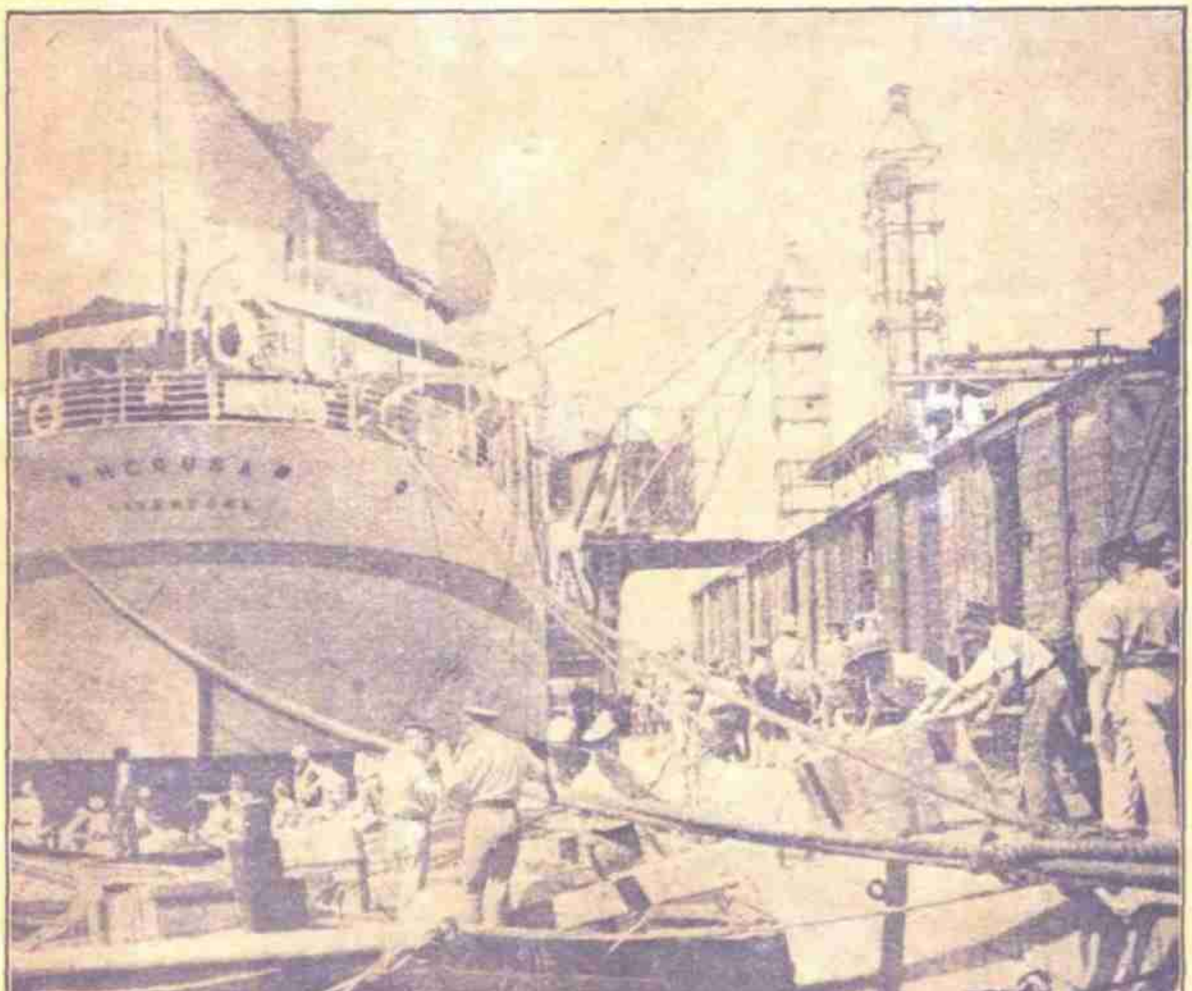
每月二冊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土耳其共和國成立



土耳其近巳一躍而成西亞強國。最近宣佈共和。凱末爾當選爲大總統，伊思美以外交首功膺總揆之席。左即伊思美自洛桑會議退出之狀也。



（參看本期一五頁）

洛桑和約締結後照約退出土耳其之第一艘英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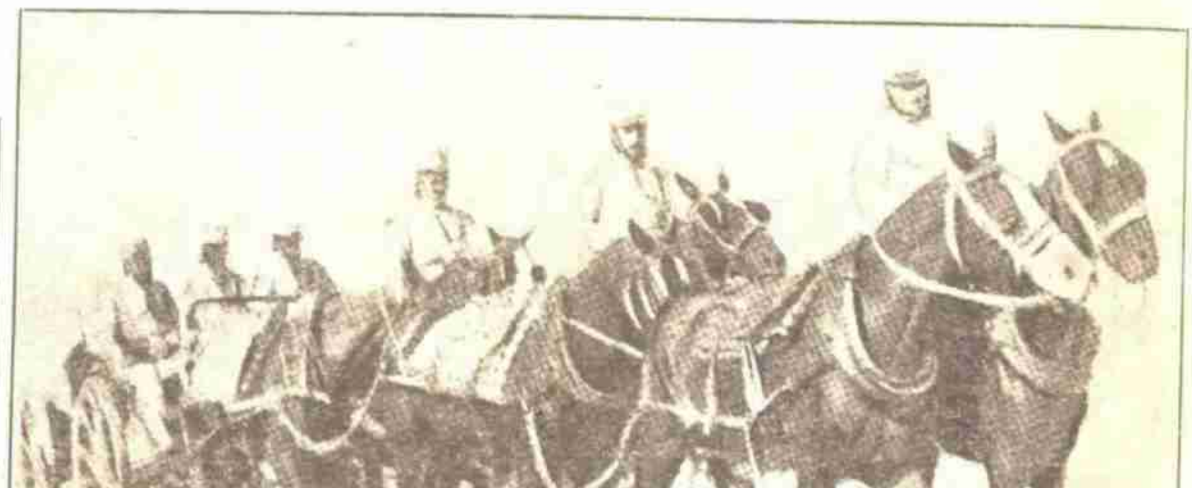
西班牙革命



九月間西班牙革命總督里維拉奪取政權，實行專斷制。圖中前列佩刀者即里維拉氏。



革命起後首相亞爾荷綏瑪斯即提出辭職。此即前首相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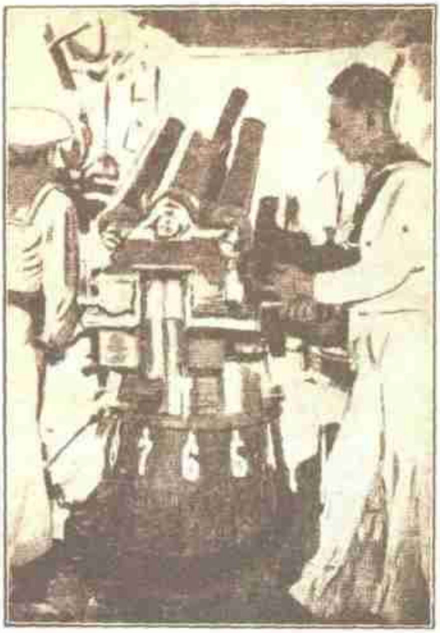
此爲征摩洛哥之西班牙騎兵。西班牙在摩洛哥轉戰經年，卒未得利，實爲此次革命之起因。

（參看十九號六頁）

意國佔領哥甫之經過



在亞爾巴尼亞邊境被刺之意國台里尼將軍（中央）及意將二人。



意希交涉發生後意軍艦裝置大砲預備轟擊哥甫島。



意國佔領哥甫島後在該島駐兵防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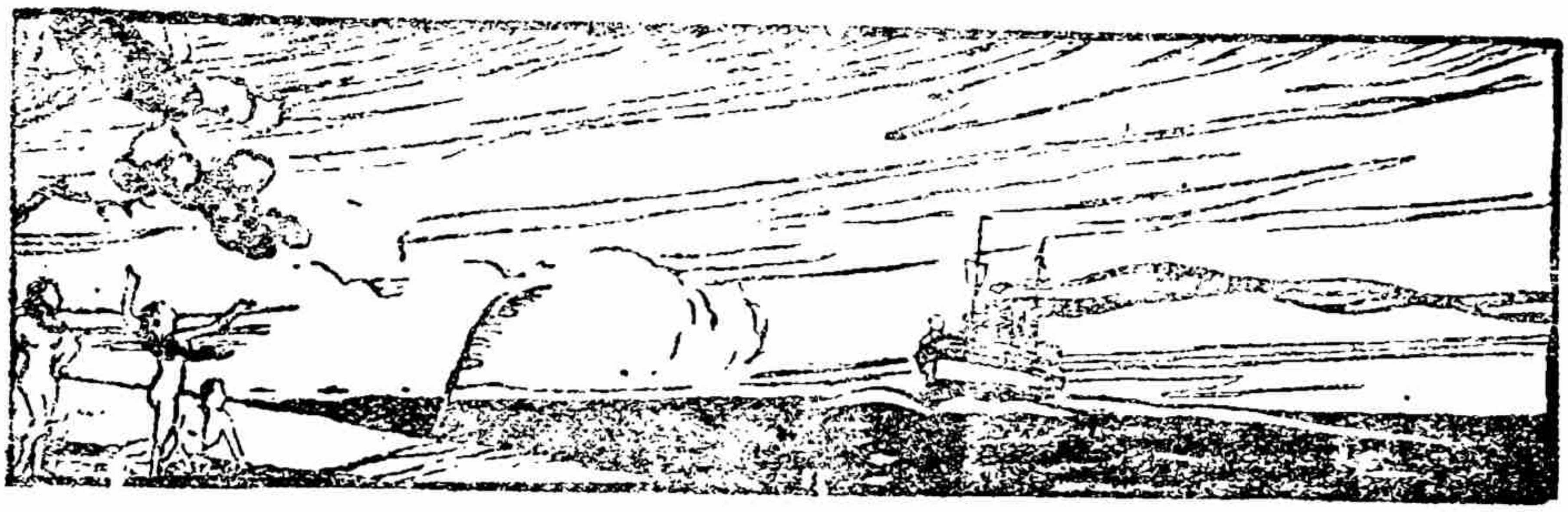
（參看十八號一一一頁）

國際聯盟開會



國際聯盟第四屆大會（在日內瓦開會到會者五十國）

（參看二十號一三頁）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二十二號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我們的兩條路……化魯(一)

時事述評

曹錕就職後的政潮……梓生(三)
豫省匪勢與老洋人部譁變……南雁(五)
國內戰爭的四次綜核……梓生(六)
俄發債票與德發債票問題……仲雲(一一)
英帝國經濟會議開幕……幼雄(一三)
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化魯(一五)
萊因倫獨立運動失敗……化魯(一六)
英國前相波那勞去世……化魯(一九)

時論的誤點……惲代英(二一)
全美會議與門羅主義……潘公展(三六)
被反動勢力支配着的歐洲……化魯譯(四七)
資本主義的浪費(完)……郭夢良(五三)
圜城芻議……陳萱(六五)
行爲派之心理學觀及其批判……湯澄波(七四)



工業生理學……………………健　孟（九〇）

編製中文書籍目錄的幾個方法……查[illegible]修（九六）

秋夜（小說）……………………魯　彥（一一一）

坎地亞的沈寃　意大利鄧南遮作（小說）……仲持譯（一一八）

評論之評論

▲造黨與非黨之辯論……………（一一七）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四七）

◈外國之部……………（一四九）

【補白】

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科學獎金者（一二〇）

一九二二年的世界黃金產額……（六四）

意大利作家鄧南遮的新著……（一二六）

世界上果有鬼這樣東西麼？…（一五二）

名人雋語（三）……………（三五）

名人雋語（四）……………（一一七）

王爾德死後的鬼靈談話……（一四六）

【插圖】

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二幅）

西班牙革命……………（三幅）

意國佔領哥甫之經過……………（三幅）

國際聯盟開會……………（一幅）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二十二號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我們的兩條路

化魯

本誌前期有樊仲雲君的甘地入獄以後一文，望讀者特別注意一下。因為我們覺得印度政治運動的情形實在是我國政治運動的影子。印度的政治運動，顯然分成二派：一派主張採用俄國式愛爾蘭式的武力革命行動；一派卻主張非暴力主義與不合作主義。這兩條路那一條對呢？這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不用說在印度甘地派與非甘地派衝突甚烈，便是歐洲思想界對這問題，也引起劇烈的爭辯，而尤以羅曼羅蘭與巴比塞的辯論為聳動一時。

在我國呢，大多數智識階級對於政治運動，卻還無一定的方針。現在一部分的熱血青年，對於政治運動，是主張走俄國法國所已走過的老路的：就是用武力革命的手段，奪取政權，採行一階級的獨裁政治，使中國自主的走上改造的道途。這種方法就是印度非甘地派所主張的，完全是抄襲西方的。這或者是走入政治改造的一條捷徑，但是這種方法是否合於國情，會生出別種惡果不會，卻是很值得研究了。

無論如何，除了這條別人走熟了的路以外，我們眼前卻確實另有一條路可走：這就是印度甘地派所主張的東方人傳統的政治運動方法。大概從歷史上民族性上看來，中國人對於惡政治往往取一種消極抵抗的手段，中國人在亂世是主張耿介自守，保持人格，不與惡政治為緣。這種態度在舊時，就是堅瓠君所申說過的『士氣』，在現在也就可以說是印度大哲甘地所倡導的不合作主義。不合作主義的真義在於把持真理，尊重人格的清潔，以與惡勢力奮鬭，恰與我國傳統的士流階級的消極反抗精神有同樣意義。不過甘地主義會加上印度宗教的粉飾，而我們的傳統精神，卻還未經過具體的唱導罷了。

我並不是反對武力革命的，不過以為像甘地式的潔身自好的不合作主義，和我國傳統的重氣節尚操守的精神，至少是我們的青年所當加以考慮的。

時事述評

曹錕就職後的政潮

自從十月十日曹錕上台做總統後，反直派的所謂反對賄選運動，並不見有怎樣的發展，而直派內部的政潮，却風起雲湧蔚為巨觀。且在過去的一個月中人人所注目的武人地盤的爭奪，尚自藏頭縮尾不遽發生，而一時引動國人觀聽的，反為政客官僚的內閣國會的爭奪。這種事實，我們雖未必以為『出乎意外』，而用以研究時事，却是絕好資料。

新總統下的第一任正式內閣的總理一席，據報章所載，在大選未成功時，保定曾暗中有所約定，而曾受這約定的據說有四人之多：最初與張紹曾約定，以張不反對攝政內閣為條件，使將來復任新總統下的第一任正式總理；後來因維持北京局面的功勛，則以此席約高凌霨；因財政外交方面的活動，則以此席約顏惠慶；因要鼓勵趕辦大選，則又以此席約吳景濂。因此，等到大選成功後，這曾被約定的四人，究竟誰應照約做總理，乃成了一個問題；而這問題的解決，又全視四人的能力如何以為斷。這四人的能力，以張紹曾為最薄弱，所以他祇能以不署名攝政內閣的總辭呈為要挾，等到疏通無效，曹錕毅然於十二日——接任後的兩日——下高凌霨代閣令，張內閣復活的消息也煞時消滅了。其餘三人，以吳景濂爭得最劇烈，顏惠慶較得國人同情，而高凌霨據代閣以操縱，實為最有深謀。自十三日至二十日的最初一星期，洛陽吳佩孚，南京齊燮元，團河馮玉祥等所謂實力派的新三角同盟者，力主請顏惠慶組織第一任正式內閣，以便收拾時局，而以此排斥自以為舍我其誰的吳景濂；王承斌在天津，則力持應照約以吳景濂組閣，使曹銳入京向乃兄爭執；而吳景濂則大放國會對顏決不通過的空氣，以自顯能力。曹錕亦頗厭

吳，一面使王毓芝赴津示意，一面下王承斌督理直隸軍務令，與以實利，使勿再爲吳助。惟顏惠慶因不敢攖國會之鋒，表示退讓；於是顏吳之爭息。至一時盛傳將因財政關係以熊希齡組閣，則不過高凌霨操縱其間，意圖延長代閣壽命的一種計畫罷了。高代閣主張用民元官制，民三預算，裁員減政，以收拾人心，延長自己壽命；而吳景濂則一面以代閣將延長參戰借款攻高，一面因國會於二十六日開延期後的臨時會，要求曹依新憲法於國會開會後七日內提出總理。曹氏左右，旣深厭吳，又知高決難通過，於是找出一接近顏惠慶的孫寶琦，於三十日提交國會，以爲試驗品，而三週間的閣席暗潮乃告一段落。



高凌霨

吳景濂以國會爲靠山而與人爭閣；對手的王毓芝高凌霨則旣宣傳取消國會以恐嚇議員，使不助吳，又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鼓動國會中反對吳景濂的諸派，以改選議長倒吳，於是國會方面的政潮乃被掀起。取消現國會的事，發動於蘇督齊燮元，及鄂督蕭耀南，推波助瀾的有皖魯兩省，而利用此事以散布空氣，使外間造成恐慌現象的，則爲代閣高凌霨。齊燮元最初主張召集新新國會的皓（十九）電，係根據十月四日與『兒國會延長任期令』同時並發的『第一屆衆議院議員改選令』代達江蘇省議員崔榮甲的意見，主張是『民國十年衆議院改選……依法辦竣，按諸手續，並無不合，……本係依元年舊法舉辦，法統亦無牴觸，自應認爲有效，無須另行改選，況十年衆選辦竣者已有十一省區，未選各省如能從速趕辦，下屆國會，不難早日完成……。』依這『下屆國會不難早日完成』一語，豈非把延長任期的修正國會組織法中『議員職務延至次屆選舉完成依法開會之前一日解除之』一語的效力根本打消？而使現在衆議員的壽命立盡，不過這項倡議雖有少數省分贊

成，及十一省區的許多新新議員去分省運動，並請求代閣照辦，而吳佩孚尙極力反對，且運動的程度還未能令人注意；成爲爭端的時期，恐也須待之將來；而現在國會中最熱鬧的爭潮，乃在議長問題。十月二十六日衆議院開臨時會，卽有陳純修等提出依據院法改選議長的意見，使吳景濂多日不敢開會。其後吳景濂通告議員於十一月五日投孫閣同意票，而反對派在前一日卽有所預備。五日開會時爭奪主席，斥吳議長任期已滿，無發通知書，卒致武力解決，相打而散。以後權反對派時時集議反對方法，提出種種懲戒意見，謀在衆院開會討論，嚇得吳氏祇得緊鎖院門；並因慮反對派強行開鎖，將院門鎖鑰緊繫自己袴帶，這眞是二十世紀議會史中的絕好材料！現在雖於吳派及反吳派外有所謂中立派的，以保持國會爲口實，出爲排解，替吳氏幫忙；但當初大言『有生以來未嘗被騙』必欲對施騙者加以報復的吳景濂，現在已弄得垂頭喪氣，祇得向施騙者卑詞乞降，政潮的前途，我們也不難逆測了。


孫寶琦

政爭的惟一利器是國會，這一層似已爲現在政爭的人物所明白：他們且更進一層，謀組織大黨以操縱國會。十月十七日，從前主辦大選的王毓芝、突然以慶功酬勞爲名，發帖在甘石橋俱樂部——卽以前的大選機關——宴請議員，設筵演劇，歡聚多人。這事當初外邊不過以爲係將大選費一千三百萬所賸的幾十萬藉此消賬，並不加以注意；後來漸傳曹氏左右的保派人物，將因此羅致各小政黨化零爲整，組織大黨，謀占國會多數以抗吳景濂；等到倒吳運動都以甘石橋俱樂部爲中心，這消息乃得證實。現在這新政黨已於十一月七日成立，定名憲政黨，有黨員二百人左右；而吳景濂鑑於對手方面的造黨成功，近傳他也向王承斌索款，謀羅致中立議員，也組一個大黨來對抗。從此津保兩派，政黨各殊，明爭暗鬬，恐將益甚了。

曹錕底下的文的人物的爭潮如此，而武的人物的暗爭，報紙喧傳，亦甚劇烈。曹於十一月十一日不與他人商議，突出任命吳佩孚爲直魯豫巡閱使，齊燮元爲蘇皖贛巡閱使，蕭耀南爲兩湖

巡閱使，王承斌為直魯豫巡閱副使，彭壽莘幫辦直隸軍務的命令，交內閣發表，武的人物的爭端能否因此消除，或反因此增劇，則不得不待之將來事實的證明了。(梓生)

豫省匪勢與老洋人部譁變

河南以地勢關係，環境極利於土匪。六月間的鄂匪劉排長等一竄入河南，即縱橫奔馳，包剿不易，竭兩省防軍能力不能將他完全消滅。河南剿匪的困難於此可見！

八月底的四省大舉剿匪，本發動於吳佩孚，張福來且有親出剿匪之準備，而范明新股匪因不能發展於蘇魯，竟敢突入河南，於九月二十三日攻破西華，架擄英國女教士兩人及本國男女人票數百。及張福來鑑於臨案前車，畏懼英使責言，調軍包圍，而范匪東奔西突，已竄入魯山匪巢，軍隊雖四面緊包，亦難於成功，經時一月，直至十月二十五日以九牛二虎之力，始得由吳佩孚第三師婁團將兩女教士救出。最近風傳范匪已窮蹙自殺，或傳被陝軍田維勤旅捕獲斬決。然以他省窮無所歸的殘餘土匪，用幾旅兵力，許多時間，始能撲滅，軍隊能力也於此可見了。

* * * * *

河南匪亂中最惹人注意的是豫東老洋人的叛變。老洋人自受撫後屢有不穩情形。吳佩孚想用對付常德盛樊鍾秀的手段調虎離山，使他援川；他又要求餉械，抗不聽令，雄踞豫東，隱然大患。吳佩孚自主張大舉剿匪後，對於前此招安匪軍，似已深悔；又值奉軍躍躍欲試，外間傳趙傑由奉密聯老洋人叛吳消息，於是乃有翦除老洋人的秘密計畫。

當十月初旬，江蘇陳調元及山東鄭士琦安徽馬聯甲等軍隊已秘密開赴豫邊，而觀音堂陝軍及原駐豫省靳雲鶚胡景翼軍隊，也向豫東進展，上海報紙已盛傳將解老洋人的消息。遲之又久，未見動靜，人人目為謠傳。而駐豫東永城夏邑寧陵柘城鹿邑的老洋人所部，則探悉吳佩孚確將集大兵四萬人，加以包圍，勒令繳械遣散。永城夏邑匪軍即於十月十七日設計集中，並將眷屬行李送鹿邑，以為準備。寧陵老洋人軍於十八日方擬起程，剿軍已經趕至，乃倉猝奔赴柘城，會同駐柘城一部，奪庫釋囚，並將該城大肆搶掠，也即趕往鹿邑集中，而吳佩孚秘密計畫兩個月的辦法至此乃全行失敗！

老洋人在鹿邑集合所部，於十月十九日將該城焚掠後，即分兩股西竄，洛途劫掠，官軍僅能在後追隨，攻匪後隊；而匪軍則加

速西行，不稍顧忌。惟京漢鐵路一帶，則靳雲鶚因奉命護路，在許昌備戰，並令郾城遂平確山一帶駐軍集合火車，以備緊急調動。故老洋人部自西華扶溝鄢陵竄至臨潁時，曾被迎勦；而張得勝一股則繞至官亭，架擄該處鐵路站長，越鐵路西去，京漢南下火車因聞變開回許昌得免，亦可謂大幸了。

現在老洋人部匪軍已達到目的地，在豫西魯山匪窟恃險頑抗。范明新死後，部下殘餘悍匪亦加入老洋人股，匪勢未見稍衰。官軍四面圍攻，張福來親駐許昌指揮勦匪各軍，靳雲鶚奔走前敵視察勦匪軍情形，似頗認眞；但積年匪患，能否除掃除，則尙成問題！（南雁）

國內戰爭的四次綜核

記者第三次的綜核國內戰爭，距今纔一月，而川湘粵三方戰事，都改變面目，今爲便於明白時局變化起見，不得不趕緊又作第四次的綜核了。第三次綜核中的六項標目，以眼前而論：第四項關於廈門的軍事，則孫傳芳軍隊並未大批南下，而反以重兵向北趨浙邊浦城，似將有事於浙江，藏致平則於十一月七日離廈赴滬，將到杭州與盧永祥有所計議；第五項奉直備戰，則因奉軍縮小秋操範圍，於十月二十五日起大操三日，已於二十七日完畢，奉軍各回原防，兩方衝突，完全得以避免。而曹錕就職後的奉直和平運動，外傳頗有進步，且有傳兩方條件爲：（甲）直方提出之條件：（一）直奉兩方之軍隊各宜退回距奉直邊界四十里之第二防線內；（二）凡關於張作霖以前官職一律恢復，但經中央任命者不許更動，至三省軍政權限，亦須歸中央統轄，取消獨立或自治之名義；（三）京奉車輛，營口鹽餘，須交還中央政府，惟議和以前經奉方收受者，卽以此數抵銷，至於中央協餉，此後奉天軍餉，仍由中央另訂協餉辦法。（乙）奉方提出之條件：（一）奉直戰前三區本屬奉，既云恢復全體職權，三區應歸還奉方，關於該三區行政事項，概由奉方主持；（二）須由直方將去年奪去之軍械軍需各品，由奉方開單，令直方照數璧還；（三）副座歸段祺瑞或盧永祥；（四）停止川湘閩粵之戰事，速與南方民黨領袖孫中山謀南北統一；第六項則因副座問題暫時冷靜，廣西滇軍消息亦未見續傳，而前傳率軍駐桂林的滇軍軍長吳若愚，近來證實確在四川助熊，但攻下重慶，總之這三方面的情形，未見有如何的發展，所以本篇備述川粵湘的三局戰事。

一　重慶攻克後的川戰

重慶自六月底以來，已成川戰重心，曾三次被圍於叛將周西成。及熊克武定計乘和平運動進行時以三師以上兵力猛力東下，同時周西成亦四次來襲；第五師又攻重慶北面；當時楊森劉湘袁祖銘等困守孤城，死力拒戰，本已危險萬分。未幾，瀘州再陷，楊春芳投降呂超，左臂已斷；川北劉存厚及敍州中立軍更不見有何動作足以牽掣熊但，而熊但方面則士氣益盛，進攻愈猛。十月十日，滇軍吳若愚率部萬餘人加入，在巴江血戰，十月十六日楊袁等不支，滇軍及熊但賴各軍分路入占重慶。趙榮華北軍早退萬縣，扼守後方，楊森亦退到萬縣，聯絡收容潰軍；劉湘退墊江，袁祖銘退長壽，鄧錫侯陳國棟退鄰水，意圖向北與保寧劉存厚田頌堯連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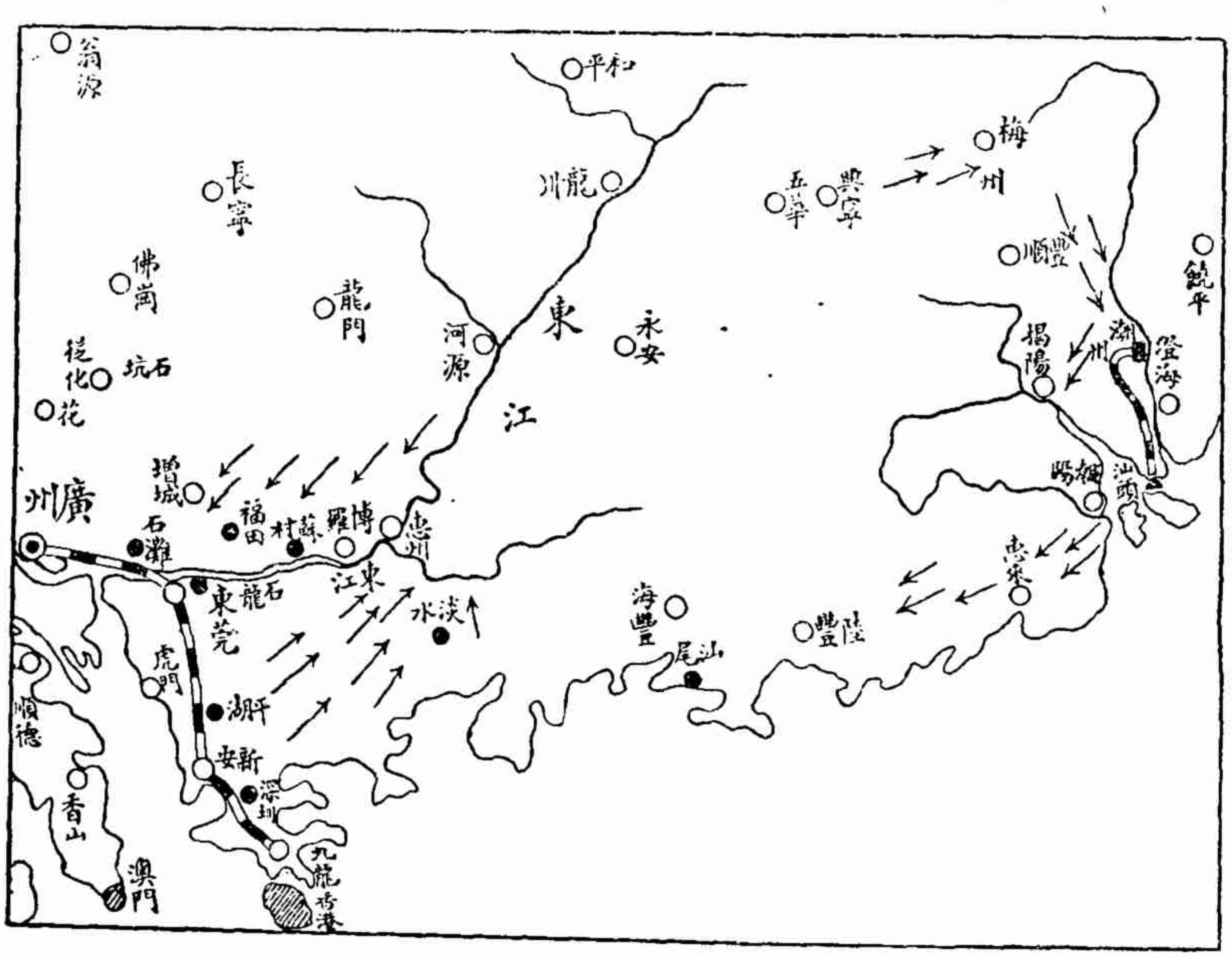
重慶失守，熊軍方面捷電亦僅述滇軍相助，分路攻入，可見實因楊袁等力盡，不堪再任戰守，所以被克。楊袁退軍計畫，因左路川南已失，向東北分兩路退去，於反攻及後方聯絡都得形勢；但可惜士氣已喪，不堪再戰了。近熊軍傳出消息，長壽涪陵已肅清，萬縣已攻克，而實則萬縣尙在楊森手中，不過川軍攻擊非常猛烈罷了。

重慶攻下，本可使長江形勢劇變，惟吳佩孚似已有計畫，並不大增援軍，張皇其事，祗分令川北劉存厚出兵牽掣，令楊森限期收回重慶，令王汝勤布置應援，不使川軍出夔萬。最近形勢，劉存厚雖曾在川北略活動，而未見能有進展；楊森雖接到槍彈軍需的補充，反攻似頗困難；惟王汝勤率領第十八師軍隊，對付久戰的川軍，則似尙可支持。

二　惠州解圍與東江大戰

十月中旬時，我們都以爲四川戰事的集中於重慶與廣東戰事的集中於惠州一樣；而那知到了現在，重慶被圍僅一月餘即被攻下，而惠州則被孫軍包圍了五個月，竟得解圍反攻，寖寖有進迫廣州之勢，其中關鍵全在後援而攻守能力尚在其次。

惠州戰事，在攻軍孫文一方面也知久持非計，倘陳炯明的閩南及潮梅援軍一旦齊集，將無力以對付；所以自七月中旬以來，孫軍盡調西北兩路能戰軍隊，集中東江，不恤作孤注一擲，以圖攻入惠城，衝出潮梅海陸豐。而陳軍則以戰爲守，以待遠在閩南的林虎洪兆麟兩部集中反攻。到了十月中旬，孫軍左右兩路各占惠州要隘，倘得再一奮興，不難竣其全功；乃右翼滇軍被陳炯明親率大軍扼於平山，井但不得前進，一時且有與陳軍磋商停戰條件之謠傳。孫文無可如何，祇得用力於中左兩路。左路許崇智軍占河源後，即被林虎以大軍集老隆扼住，且林虎限日調齊各軍勢將猛力反攻。中路包圍軍數月來屢用敢死隊衝鋒，輔以飛機炸彈巨砲，不能搖動惠城。楊逆仙等炸斃後，大計畫雖全功盡棄，惟尚有所掘隧道，因以大竹林爲掩蔽陳軍不能窺破工程進行將一月而達惠州城下。適其時守惠楊坤如各軍隊因外援全被隔斷，城內交通已絕，糧食困難，屢圖分隊衝出，且有與孫軍商議投降之謠傳。孫軍乃於十月十八日一面猛力進攻，一面在地道施用炸藥，轟然一聲，惠州城垣被毀十餘丈，成一大口，乃攻軍不敢衝入，俄頃而裏面新城成功，陳軍仍得藉以堅守。廣州及



地孫系人物，接到初次捷報，燃鞭砲相慶，至今乃成一場空歡喜了。

陳軍各路援隊既齊集，乘機同時大舉反攻，右路林虎於十月二十二日再得河源，向博羅前進，並分兵出龍華再迫增城；左路葉舉於二十七日復平山，洪兆麟由海道運軍突攻永湖車站，出廣九路，孫軍被迫退石龍；同時守惠陳軍奪回飛鵝嶺等要隘，乘兩路勝利，進迫博羅，於是惠州之圍解，而陳軍氣勢頓盛。

孫文在廣州，於惠城被圍而未得攻入後，即知情勢不妙，而同時滇軍不穩，艦隊異動的謠又傳大盛。孫乃巡視虎門，布置要隘，準備移大本營至虎門，而海軍同安等四艦巢於其時出口赴汕頭附溫樹德，前敵敗耗俱來，滇軍不戰而退，孫氏乃作最後奮鬬，先令人在石龍車站用白布書貼『我即日來石龍，退者槍決』字樣，不許前敵再退。一面令許崇智親督隊禦林虎，一面令范石生禦洪兆麟，聊爲應付。

現在東江的戰情是：兩軍都注重中北兩路，洪兆麟軍[illegible]惠州解圍後即從南路調隊加入中路，與孫軍在博羅爭持；林虎軍從河源出奇兵向增城攻石灘，而孫軍許崇智部猛向河源，范石生亦已恢復廣九路。惟許軍在北路與陳軍互斷後路，各向前進，尤見戰情劇烈。

三　湖南和議破裂後的戰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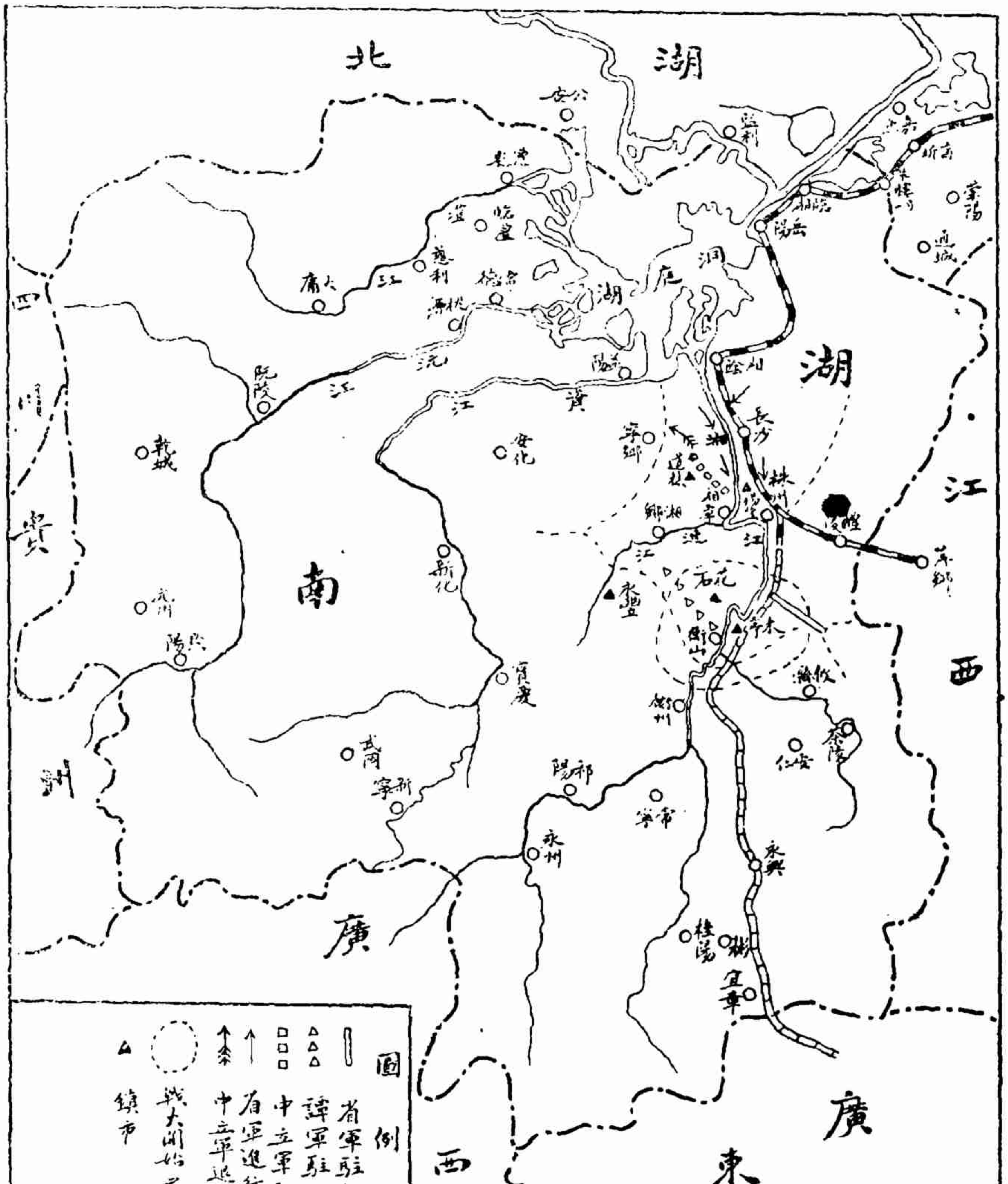
湖南無誠意的和議，雖經兩方代表於十月五日實行開會，舉魯滌平劉鉶爲正副主席，議定趙任總司令，譚任省長，及修改省憲等項，但葉開鑫等認爲代表越權，撤回改派，並於十四日起再行延長停戰期限，集會磋議。乃魯滌平因所部團長袁植親趙，於十四日晚誘至姜畲，遣人刺死，同時令朱耀華及吳劍學部一團侵入湘潭，解散袁部，占據該地，並監視趙方所派和議代表，於是袁部一部分加入趙軍，劉鉶實行附趙，而戰事又起了。

其實譚趙兩方表面議和，而暗中却竭力從事戰事準備。譚方一面令蔡鉅猷部據省河對面，時時用槍砲聲警戒省軍，一面則集中大隊於株州，以便開戰後從東路猛進；趙方既得北軍入岳州，遙爲聲援，又乘停戰時改編軍隊，唐生智賀耀祖葉開鑫都升師長，所部團長都升旅長，並以軍長空名給宋鶴庚魯滌平兩人。而吳佩孚援湘，亦恐葛應龍獨力難支，令陸榮廷婿馬濟於十月十七日入岳州，任警備司令部參謀長，主持入湘北軍。

十月二十日前後湘戰既再開，右路從湘陰起，沿湘江經湘潭直至易家灣，數百里間盡成戰線；而左路則攸醴株州一帶，兩軍

爭持，尤爲劇烈。戰事初起，趙軍備多力分，頗爲失勢。馬濟乃於十月二十三日率北軍一團入長沙，擔任防守後路事宜，替出賀耀祖軍開赴株州助唐生智。

譚趙勝負的決定，在十一月初旬。譚方駐省河對面及湘潭魯軍，原擬準備定安後與株州軍齊進以奪長沙，及截趙軍後



路者；乃趙軍先於十月底左路得勢後，暗中調回劉重威鄒振鵬等勁旅，於十一月二日乘霧先行驅去省河對面蔡軍，是役馬濟趙恆惕各親向蔡軍開數砲，各軍分路藉砲火掩護渡河，占領對岸，蔡軍兵少力薄，祇得退去。而葉開鑫在易家灣同時渡河占領湘潭，於是沿湘江無

譚軍蹤跡了。

魯滌平部退出湘潭，本圖加入株州譚軍，乃消息傳來，吳佩孚已令沈鴻英從贛邊出郴州（地圖中郴誤作彬），譚軍恐後路被截，急回兵同魯部回救宜章，於是衡山於七日失守，衡陽於同日失守，而趙軍各路全告大捷了。（梓生）

俄發債票與德發債票問題

十月十八日高凌霨等閣議，承認日本正金銀行所承購之善後借款俄國部分債票爲有效。此事結果，其損害國家利益，乃至一千一百餘萬鎊之多，已有國會提出質問。二十日，復宣布五種德發債票爲無效，然利息問題，使團方面之撓阻糾紛滋甚。茲將二事始末述之如下：

初民國二年善後大借款成立，總額二千五百萬鎊，由英法德俄日五國每國五百萬鎊分認承銷。其利息之發付，則以英之匯豐，法之東方匯理，俄之道勝，德之德華，及日之正金等五銀行經理其事。當發行之初，因正式債票不及印成，先發行預約劵，劵上附帶息票三期，交由各本國銀行承認。民國三年，歐戰開始，而正式債票，亦適印成，卽交由各本國銀行送致各本國，以掉回預約劵。所以正式債票之息票，亦係自第四期起。而每期利息亦由中政府交付各本國經理銀行如前發放。

迨民國十年十一月，俄國道勝銀行忽通告我政府，謂俄發債票——俄國部分的債票自運往俄京後，遭革命之變，不及換回預約劵，卽被革命政府沒收，祕密盜賣，大部落於日本正金銀行之手，請示如何辦理云云。至是俄發預約債劵旣未收回，而正式債票又經售出，是一債而有兩票，我國當然不能任此兩重負擔；況按之借款合同發行債劵及還付本息，經理人應負完全責任，是所付無效債劵的利息，自應由該經理銀行擔負。我國當時因在倫敦登報聲明此項盜賣債票之無效，不與付息；一面並通知各國關係銀行，復飭駐日胡維德通告正金銀行，匯豐銀行亦於十一年一月爲同樣之通知。乃日本正金銀行，竟置之不理，依然付息（第十九期息）向我國索債，我國不允，該銀行卽擅將十一年三月份鹽餘扣留一百二十萬元，以抵所付利息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五鎊四辨士之數。事經延宕者約及兩載，歷來財政當局俱因損失太大，懼輿論之指摘，不敢承認。詎料財長張弧竟悍焉不顧，承認一切——卽承認所私購之俄發債票爲有效。日本正金方面則允將去年所扣留之鹽餘一百二十萬放回，作爲借

款，仍由彼嗣後五個月間照扣此數，以爲返報。讀者於此，當能知其損失之大了。

德發債票——德國部分的債票，計『英德洋款』『續借英德洋款』『善後借欵』『津浦鐵路正續借款』及『湖廣鐵路借款』等五種。自我國加入戰團後，此種債票除已歸協約國或中立國人所有外，本應卽照戰時通例，宣告無効。然歷任財長，俱遷延不辦，直至十月二十日閣議，將五種債票無效之數，明白宣布；一面並通告英使及其餘關係國使，領各債權人查照。計此次宣告無效債票之數，原本總額一千九百萬鎊，平均以利息五厘計算，每年可減少國家負擔一百萬鎊，不可謂非差強人意之一事也。茲將各借款有效無效數目，據交通部及財政部所本駐英使館截至第六十三批之報告，列之如下：

英德洋款	有效數	五三·〇〇〇餘鎊
	無效數	五·一八六·〇〇〇餘鎊
續借英德洋款	有效數	九〇·〇〇〇餘鎊
	無效數	六·一三五·〇〇〇餘鎊
善後借欵	有效數	一·三六〇·〇〇〇餘鎊
	無效數	三·六三九·〇〇〇餘鎊
津浦鐵路正續借欵	有效數	六三六·〇〇〇餘鎊
	無效數	四·四〇三·〇〇〇餘鎊
湖廣鐵路借欵	有效數	三八二·〇〇〇餘鎊
	無效數	一·一一七·〇〇〇餘鎊

（惟內中善後借欵一部分，前經財政部提出議案，經國務會議議決，除在協約國及中立國人民手中應與承認外，尙有若干萬鎊亦應承認者。）

但此項債票，自我國參戰德華銀行封閉以來，卽停止付息。歷年以來，是債利息，皆由總稅務司在關稅項下撥存於倫敦匯豐銀行。總計全數，實屬不貲。聞駐京外交團對於此事，因我國事前並未得各關係國之同意，故擬出而阻撓，主張將我國在倫敦匯豐銀行之存款，作爲德國賠償協約鉅欵之補助云。（仲雲）

英帝國經濟會議開幕

近數年來，世界政治大局和經濟現象混亂已極。此種混亂，無不直接的或間接的有影響於大英帝國。譬如對於賠償問題，近東問題，巴爾幹問題，英國所處地位，都極爲困難；而歐洲各國經濟狀況之不良，結果亦使英國國內實業凋敝，失業衆多。又因鑑

於大戰之結果，英國覺悟食料原料鑛物類的供給不可僅僅仰給於外國，必須聯合帝國領土在經濟上謀自給自足之道，所以大英帝國實有召集各殖民地代表討論政策之必要，這便是最近不列顛帝國會議和經濟會議所由來了。

帝國會議於十月一日開幕，除澳洲首相俾魯士(Bruce)尚在途中，於八日始到外，各殖民地代表都先期趕到倫敦。計有新西蘭首相梅謝(Massey)印度事務大臣譬爾(Peel)印度總督府行政科法律官薩浦魯(Da Tej Bahadur Sapru)印度駐英高等委員達拉爾(Dalal)加拿大代表金(Mackenzie King)，紐芳蘭代表司法大臣華倫(W. R. Waren)，南非首相斯末資將軍(Smits)，愛爾蘭自由邦行政領袖柯斯格萊夫(Cosgrave)等——愛爾蘭是第一次列席——首由英國首相鮑爾特溫致開會詞，綜述英帝國及國際大局情形。各殖民地代表多有答詞。當日通過兩個提議：一是上書英皇表示忠誠，一是弔慰日本的震災。



（美報）

英法合作的難點

關於經濟的議題，向來本亦列入帝國會議，但因去年波那勞的提倡，由本屆起另開一個經濟會議，專研究英國與領土間經濟關係的維持。經濟會議於次日開始，由商部大臣格里穩(Lloyd Greame)致開會詞，略述經濟現狀及大會責任，各殖民地代表均出席，亦均有答詞。此後兩會議相間並進。第一星期只討論關於各問題的討論基礎，八結果當然未日起，才逐件討論。會議方在開幕，知，現在只好說個大概罷了。

當鮑爾特溫致開會詞時，所報告述及的事項爲(一)賠償問題，(二)洛桑和約，(三)國際聯盟，(四)欠美債務，(五)國防問題，(六)英美日三國關係，(七)帝國間相互貿易之問題，(八)印度特別問題。其中洛桑和約，欠美債

務，英美日三國關係，係報告性質，餘均本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但此外議件尚多，聞英美間所交涉的領海限度，亦將提出會議。

賠償問題是英國現在所處地位最感困難的問題，所以也是本會議最重要的問題。各殖民地首相多主張英國不應干涉，應採取旁觀態度。但外交大臣寇仁五日在會議中演說，他的意見大體是說德國取消抵抗，並不是協約的福利。而賠償問題沒有英國合作，決不能解決。言外表示對於法國所採的行動，很爲不滿，而英國所採取的態度，則很爲正當。

對於洛桑和約，很有人以爲是英國的失敗，但寇仁在演說中申辯，說是在現有的情勢下，洛桑和約實爲所可得結果之最善者，海峽問題之解決，尤不背英帝國之利益。此外寇仁尚有許多關於外交之言論，但係祕密性質，外間無從知道。



英國：『瑪麗，你不要只儘力的吹，破了之後，怕要一點也沒有呢！』

國際聯盟的存在，果然有益於世界人類否？已有許多人對此懷疑。英國薛西爾爵士是最熱心贊助國際聯盟的人。他於十二日在會議中演說，謂聯盟會事業成就很多。極有益於國際合作。英國外交政策在維持和平，聯盟實爲達此目的的工具。不可不盡力使之鞏固云云。列席代表都表示贊成，並欽佩薛西爾的策略。以爲設若無此排難解紛的有效機關，則歐洲難免引起第二大戰，而殖民地勢必至被牽入漩渦中了。

欠美債務，英國已與美國約定歸還，英相在演說中稱這是不背英國信用標準的唯一方法，且爲恢復世界經濟生活的要圖。此

事大概殖民地代表都十分贊成。

本會議中次可注意的問題，即爲國防問題，如擴張航空軍，及建築新加坡軍港，都爲本會議重要的問題。英國海軍政策戰前僅以防德爲主旨，現在德國海軍全潰，所以英國沒有防備的必要，儘可返歸舊時政策，即分紮地中海及太平洋方面以保護英國的貿易航路。十七日由海軍大臣愛梅立演說海軍政策後，各代表均贊成新加坡築港一事，現在已在籌議分擔經費的辦法了。

印度現狀英政府頗爲焦慮，故本會議列爲特殊問題，已於二十四日開始辯論。

以上均係帝國會議所討論的事項。至於經濟會議，其目的在於振興保護地與領土的實業，和獎勵殖民地與帝國間相互的貿易。他如英國移民至殖民地及發展海外新市場等事亦須討論。已由會議於九日決定設立委員會以調查海外殖民之全部問題，籌議有利益的計畫。

關於獎勵商業，商部大臣格里穆於九日宣稱，政府以優待帝國間貿易爲重要原則。其優待辦法，政府已經擬定，凡帝國出產之乾菓，葡萄乾，梅乾等，可免稅輸入；食糖，煙草亦有優待辦法，惟此種優待法，代表中頗有反對，如印度代表殷納斯(C. A. Innes)說優待辦法決非印度所能接受；澳洲首相俾魯士則要求積極保護政策，以爲政府計畫在精明的稅率家看來實無價值。此外輿論方面意見亦甚不一致。

英國有所謂居留法案，就是補給津貼，獎勵移民至殖民地。但據六日海外貿易部布格萊宣言：移民結果，殊不滿意。受津貼而移至殖民地的人數，比較殖民地所需要的相差甚遠。應請大會考慮此種事實的原因，而設法救濟。

尚有澳洲首相俾魯士主張皇家委員會考慮關於英帝國農產物推廣市場之問題及方法，經濟會議亦已允從。

總之英帝國會議所討論的問題無論內政外交都很重要。他的結果很可注意。前次帝國會議的結果產生了一次華盛頓會議，和南愛爾蘭獨立。這回會議以後世界大局或者也許有更重要的發展罷。(幼雄)

土耳其共和國成立

在二十號的時事述評裏，我們已報告過土耳其有建築共和國的擬議。到了十月二十九日，安哥拉國民議會已投票表決，施

行民主共和制度,並全場一致選出凱末爾爲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現在的飛瑞(Fethy Bey)內閣同時提出辭職。從此老大土耳其又走上了她的新的命運的道途了。

土耳其的改建共和,足以表示世界歷史中一大專制帝國的崩墜;這委實是德模克拉西的最後的大勝利。自從數世紀來,土耳其帝國擁有亞非歐三大洲的領土,受治於回教蘇丹(Sultan)之下。蘇丹在靈的方面是回教先知的繼承者,是全世界回教的大教主,但在肉的方面卻又是帝國領土內的專制君主,他的權力是非常廣大的。直到二十世紀初頭,土耳其還不曾受民治潮流的影響。一九〇八年少年土耳其黨叛亂,聲勢頗爲浩大,現大總統凱末爾也是其中領袖之一,土皇阿布爾哈密特不得已才頒布憲法,但不久又將憲法廢棄,土國又起叛亂,皇卒去位,由其弟廖漢末德五世繼嗣。大戰後少年土耳其黨復崛起,在安哥拉組織民主政府,謀推翻君政,與君士坦丁堡的蘇丹政府戰爭歷數年之久。後卒因凱末爾在小亞細亞戰勝希臘軍,使土耳其國勢大振,人民相率歸附國民黨,君士坦丁堡政府不攻自滅。今年安哥拉政府仗着伊斯美之力,在洛桑會議中折衝鼎俎,爭回了許多土國已失的利益。和會告竣後,安哥拉政府悉心內治,改建共和,於是以血戰贏得土耳其新生命的凱末爾便成爲土耳其的華盛頓了。新總統選出後,新內閣卽行成立,總理當然是伊思美。因爲伊思美和凱末爾是新土耳其的兩大開國元勳,凱末爾功在疆場,伊思美功在外交議席,沒有這兩人決不會有今日的土耳其呢。(化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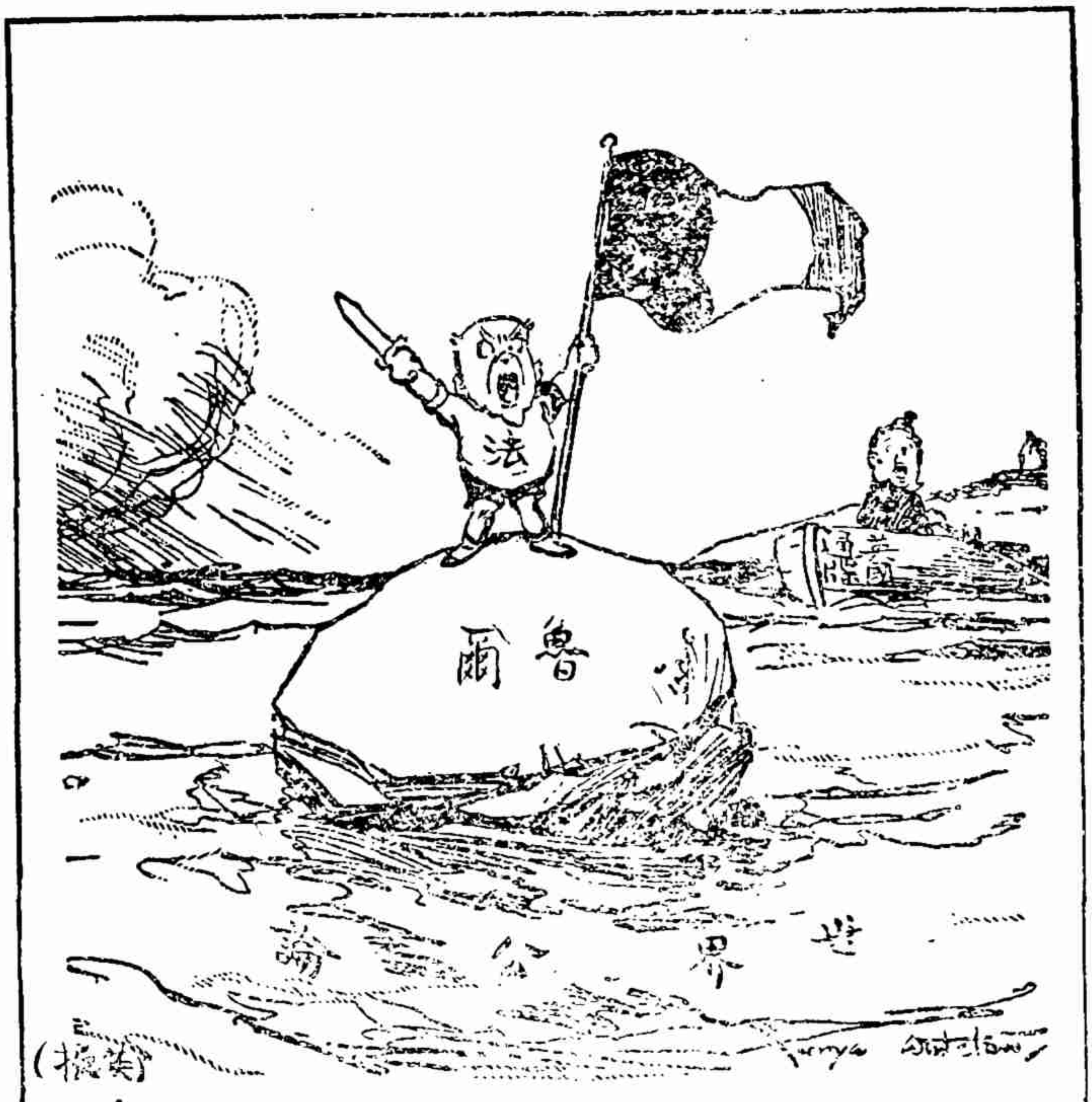


土耳其共和國大總統凱末爾

萊因倫獨立運動失敗

我們以前屢次講到萊因倫和德國分離的動機,直到最近,萊因倫獨立運動便愈鬧愈大了。所謂萊因倫(Rheineland)亦被稱爲萊因普魯士(Rheinpreussen)是德國普魯士邦極西最富饒的一個省份。萊因河貫注全境,農業發達,交通利便,礦產富饒,工商業亦極繁盛。凡爾賽和約規定:如德國不能履行賠償條欵,則協約國得佔領萊因河西岸領土。所以萊因倫省的數區,至今還由英法軍隊佔領着,但行政事務則歸德政府管理。又被法軍佔領的魯爾區域的西區一部分,也屬萊因省之內。

萊因倫的一部分人民，不願受普魯士的統治，久有分離的運動，到今年魯爾被法軍佔領後，德政府勢力不能及於萊因河流域，於是萊因倫人民圖謀分離益劇。以前的事實且不說，在最近以九月末的杜塞爾道夫的叛亂為最劇烈。九月三十日，杜塞爾道夫有獨立黨四千人會集作示威運動，希圖宣佈萊因共和國獨立，當時發生暴亂，傷斃多人。德國警吏起初想出來彈壓，法國佔領軍當道禁止干涉，竟將德國警官拘捕下獄，因此叛黨勢益猖獗。到十月二十一日獨立黨竟在愛拉夏貝爾(Aix-la-chapelle 亦名亞琛 Aachen 在萊因倫西境，與法國接界地)。佔領市政廳及公共建築，宣佈萊因倫共和國獨立，佈告文係由德寇斯(Deckers是萊因倫的一個商人)和格倫巴(von Grunbach)兩個人署名。據說此兩人和萊因倫分離派向來無多大關係。叛亂發生時，德國警察因被法軍禁阻，並未反抗，所以叛變得以安然經過，地方秩序並未擾亂。獨立派領袖德寇斯當即組織臨時政府，出示禁止各種反抗示威行動，並勸人民安心。這是愛拉夏貝爾獨立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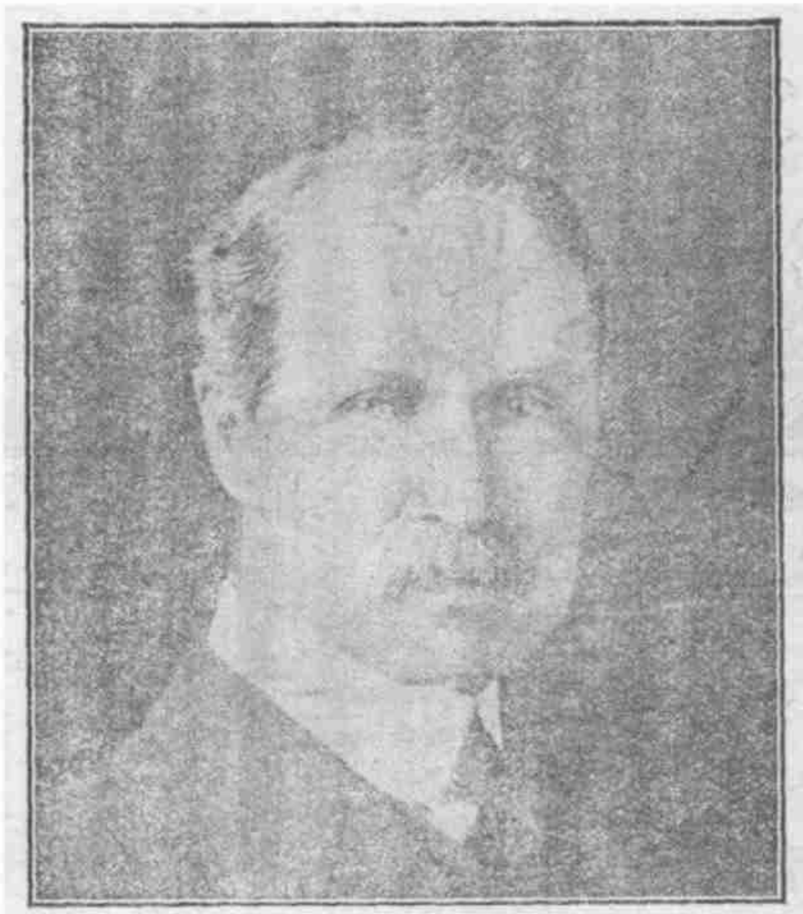


樸蔭開雷：『我既在此，一定非永站在這裏不可！』英：『當心潮水來了。』

但這時實際上宣告脫離德國統治的還不過一處地方。到了第二天叛亂才四處蔓延。萊因倫的首府哥勃倫茲(Coblenz)，南部要鎮梅恩斯(Mayence)以及Bonn, Wiesbaden, Treves, Duisburg 等處都於二十三日

被分立派佔領，全個萊因倫紛紛響應。德國警察無法抗拒，只得交出行政權，該地法比軍隊表面上認此爲關係德國內政事件表示絕對中立，非發生暴動概不加干涉。這是二十三日以前的情形。

但是其進銳者其退速，於俄頃間湧現出來的萊因倫共和國政府，不到兩三天工夫，却就風流雲散了。獨立失敗的原因，一半是因爲分立派內部無領袖人物，不能一致一半也因爲新政府未得工團的贊助。萊因倫的工人大多爲愛國主義者，不願祖國分裂，所以用了總能工的手段反對獨立政府。二十三日德寇斯所組織的愛拉夏貝爾新政府被當地工團所襲擊，新政府人員出走，避匿酒肆中，開槍擊路人，傷數人。旋經警察將分立派解除武裝，將市政廳中所懸的萊因倫國旗扯下，地方仍由德警維持秩序，而所謂轟轟烈烈的萊因倫獨立運動便煙消霧滅。此外哥勃倫茲，梅恩斯以及其他各地的獨立政府，也和愛拉夏貝爾趨於同一的運命因分立派內部分裂及當地工團反對的緣故，不得不將治權讓還德國官吏。據最近消息，萊因倫境內還有幾處風潮不曾平靖，但分立派能力薄弱未必能有所成就，也就可想而知了。



最近去世的英國前相波那勞

這回獨立運動，法比佔領當局雖宣言中立，但我們回憶起半年前喧騰衆口的達力克報告，（參看本誌第三號）再考察此次變亂起於法比軍佔領地帶，覺得萊因倫獨立運動，和法國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多少總有點因果的關係。法政府對於富饒的萊因倫，垂涎已久，他既不能公然割據，所以只好鼓動當地人民與德國分離，要是沒有法國在暗中搗鬼，萊因倫分立派本來無組織，無能力，也決不會鬧出這一回亂子來。我們恐怕這次事變，法國又給人家拿去了一個武力侵略政

策的把柄」(化魯)

英國前相波那勞去世

英國前相波那勞前因患肺炎症去職，久病不起，卒於十月三十日在倫敦逝世。從此英國又少了一個偉大的政治領袖了。

波那勞是英國歷任內閣元老之一，曾任議會領袖至二十年之久，可以說是在英國最負物望的一人。在他任議會領袖以來，不列顛帝國議會的進步實爲不少。國會於狂風怒濤中，擔當建造歷屆內閣的重任，使英帝國的運命不至陷入危途，波那勞的功績，可是不小了。

波那勞(Andrew Bonar Law)於一八五八年九月十六日生於New Brunswick，是一這牧師的兒子。從一九〇〇年起入國會爲統一黨議員。以後繼續當選至二十餘年之久。從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五年波那勞爲下院反對黨首領，從這時起他才



引起人民的注意。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第一次入閣爲殖民大臣，一九一六年擢爲大藏大臣，直到一九一八年爲止。在大戰時於帝國金融籌畫頗具功績。英國在大戰中軍費支出絕鉅，而金融却能穩定，不至蹈法德的覆轍，可以說大半出於波那勞之力。凡爾賽和會開始，波那勞被任不列顛帝國全權代表。路德喬治的聯合內閣推翻後，聯合黨分裂，英國政治領袖無一能肩此重任，於是帝國首相的大任便落在波那勞的肩上。可惜他的身體不好，因政務太勞苦，以致因病去職。不能遂其設施。

波那勞所以能成爲英國的偉大政治人物，是因爲富於保守性及妥洽性的緣故。他出身於鋼鐵會社，以鋼鐵業的資本家爲其後援，所以可算是資本主義的英帝國的一個重臣。他死後，英國的保守黨現在却只賸得張伯倫、邱吉爾、鮑爾特溫等幾個領袖了。(化魯)

得今年諾貝爾文學及科學獎金者

（雲）

據十一月四號瑞京斯多克霍爾姆路透電稱，本屆諾貝爾文藝獎金，已決定贈與愛爾蘭詩人夏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按夏芝以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三號生於杜柏林 (Dublin)，爲一美術家的兒子，在現代愛爾蘭文藝界中實是一個傑出的作家。嘗爲愛爾蘭文藝劇院 (Irish Literary Theatre) 監督，所著有詩，如 Wanderings of Oisin (1889), Deirdre (1907), The Wild Swans of Coole (1919) 等；有劇本，如 Plays for an Irish Theatre (1904 and 1912) 等；有散文，如 Celtic Twilight (1893), Per Amica Silentia Lunæ (1919), Irish Fairy and Folk Tales 等。都是能顯明地表現其思想的特點，微妙的語意之作；就中以詩爲尤佳云。

又此次物理學的諾貝爾獎金，已議決給與美國加省巴沙特拿的米里幹博士 (Dr. Robert Andrews Millkan, of Pasadena, California)。

米里幹博士現爲諾曼橋 (Norman Bridge) 物理實驗室監督及在巴沙特拿地方的加省工業院管理委員會會長。他屢任美國各大學物理教授，多所發明，已久被視爲美國第一流物理學家。大戰時且嘗爲美國警報隊科學研究部部長，在美軍中任陸軍中校之職。他是第一個發明絕緣電子的科學家，在工業上尤多有價值之作。

時論的誤點

惲代英

一

許多人爲中國的時局，定了許多不同的方案。但沒有一個方案，能把中國危弱的國運挽轉得回來。是中國的國事眞不可爲了麼？或者是定方案的人原來有一些錯誤？

我常想中國今天的內亂，亦不過唐末五代的樣子。在唐末五代的時候，兵何曾不驕？將何曾不悍？朝政何曾不混亂？綱紀何曾不蕩然？倘若我們生在那個時候，不以爲國事已不可爲了麼？然而試看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文臣知州事，遂把百餘年藩鎮之禍一舉手而告一結束。可見天下的事總看人如何做法，遽然以爲沒有做法，總是不對的。

有人說中國今天不能與五代相比，因爲中國今天還受了國際的壓迫。這不是我們輕易所能求得的解救。自然中國受國際壓迫是厲害的。但是受國際壓迫最厲害的，或終莫過歐戰後戰敗的土耳其。土耳其以不同種不同教，素爲歐洲民族所憎惡。又加以依附協約仇敵的德奧等國，與英法鏖戰三四年之久，這使他們更有任意宰割的藉口。然而試看凱末爾將軍振臂一呼，居然可以使英法等國失色退讓。幾十年來處心積慮所謀佔取的君士坦丁堡，仍於洛桑會議以後六星期內雙手奉還。其他所定條約，亦不見有任何國家敢拿出十分之一像臨城通牒的口氣。這亦可見天下的事總看人如何做法了。

然而何以中國在今天終似乎沒有一點希望呢？這值得我們研究。

有的人說這怪中國不能產生很好的領袖人才。這話自然不錯。但是中國人未必遂沒有一兩個很忠誠爲國家的，未必遂沒有一兩個很精密很周到能爲國家切實辦事的。我們有時候說

中國硬找不出一個來。但是不過是憤世嫉俗之談。這種憤時嫉俗的人，是不能够把中國引到有希望的地方去的。

有的人說，這怪中國的人對於一個任何領袖，太不尊重，而且太愛妨害他們的正當進行計畫了。這話更是不錯。我們中國的事，在這幾年，實在不少志士仁人想了許多計畫，用了許多力量。但是一切的效力，總是被外力破壞打消了。對於這種外力，實在令許多人灰心短氣。比較能不灰心短氣的人，亦只能以『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自己勗勉，然終對這種外力無可如何。

不過這就可以證明中國是沒有希望了麼？我們爲國家做事，本應當把這些妨害我們做事的外界勢力，預先估量一番。我們不是因爲沒有各種妨害做事的外力，所以爲國家做事的。我們正因爲有了這種外力，所以更需要爲國家做事。現在做事的人，不預先把這些可以妨害他們的外力加一番估量，及到事情失敗了，只知道抱怨外力，或者仍是對於這種外力抱一個不論不議的態度。譬如農夫田中有了石塊，不知鋤而去之，反只顧將種子拋在石塊上面，以爲這是有合於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眞是『豈有此理』。

凡一個國家要他由亂而治，由危而安，都是一樣不容易成功，一樣要受許多外力妨害的。好的領袖，他只是能够很聰明的勝過這些妨害，很忠實很勇猛的從各種困難中間超過以至於成功。行船的港，原來是一樣迴曲的。不會撑船的人，就要怪港曲。我們現在最是要問在這曲的港裏怎樣撑過去，不是因爲港曲了便灰心短氣，亦不是仍舊不問港曲不曲，只這樣亂撞亂碰，便可以算完事的。

我以爲中國所以長久辦不好的緣故，不是因爲沒有領袖，只是因爲一般領袖不知道怎樣爲國家做事纔可以有效力。一般領袖不是太看輕了妨害他的外力，便是太看重了妨害他的外力。流行的時論，每每對於這種妨害做事的外力發生種種的誤解。我以爲矯正這些誤解，或者是一件急要的事。

二

我常聽見人家說，中國最大的病，是人心壞了。在這種人總以爲中國人到了今天，不知甚麼緣故，一下兒都成了壞人。但是這果然是有的事情麼？中國人特別壞的是在甚麼地方？是敢於對軍政官吏的面前出侮辱的言辭麼？是敢於在租界大路上隨意便溺麼？有人說中國人正壞在這種地方。中國人只怕強力，沒有

強力的地方便一點無忌憚了。但是這只怕強力四個字，豈只是中國人所有的弊病？而且中國人鄉村中的自治，每爲外人所讚美，又何曾只怕強力？中國人比外國人特別壞的，究竟在甚麼地方？

有人說，中國人做了官領了兵，便不顧一切法律，只知爲自己的便利，任意放恣。這是中國人的特別壞處。但是中國人做了官領了兵，不顧一切法律，沒有人能裁制他。外國人有了這種事，至少在民權強盛的國，立時要受相當的裁制，不能像中國這種放任的樣子。我們從這看來，外國做官領兵的人怕受國民的裁制，不敢破壞法律，猶如我們一般人民怕受法庭或警察的裁制，不敢犯法一樣。中國做官領兵的人沒有甚麼怕的，便亦無忌憚的破壞法律起來。這只證明中國這種人在與外國這種人不同情形之下，做出了不同的事情。沒有理由說中國的人特別壞，外國的人特別好這一類話。

有人說，中國許多的人，不務正業，只知道做官，做兵，做流氓，做盜匪，這是中國人的特別壞處。但這話是似是而非的。中國或者有少數特別偏於愛做官，做兵，做流氓盜匪的人。但一大部分人還是同別國的人一樣，只是要求一種相當的生活場所。做官的人要伺候上司，要奔走寅僚，要說許多不願說的話，做許多不願做的事情，並不見得不苦。至於兵匪流氓更不用說了。兵要忍受許多無理的呵罵，無情的笞打。兵要半夜站在軍營門前，睜着眼睛，挺着身子，與風霜的氣候，困倦的精神奮鬬。流氓盜匪更是要提心吊膽去營他們那犯法的生活。他們時時提防警探的跟追，一年少不了要經過幾次黑暗臭惡的牢獄生活。他們做這些事，並不是因爲體面，亦不是因爲他們可以有比做工人商人農人好一點，安全一點的生活。但是他們要這樣做，可想知這中間必有一種緣故。

我們只知很籠統的怪這些人不務正業，究竟請問大家，中國的那一種正業，還沒有人去做麼？中國有田沒有人種麼？有工廠商店沒有人去照料麼？我們明知道無論那一界那一件事，都是人浮於事了。除了許多找事不着，而仍然苦苦的守着本分的一些良民外，還有這許多官，這許多兵，這許多流氓盜匪。你叫他們去務甚麼正業？現在假令他們都願意務正業了，你敢擔保他們十分之一的人，有甚麼正業可務麼？

有人說，中國何曾無正業可務？不是蒙藏邊省還須要人屯殖麼？不是一切礦山工廠還正待發達，需要許多工人麼？不錯，這些

話是很好聽的。到蒙藏邊省去屯殖，是一般兵匪流氓赤手空拳，便可以去的麽？政府不知提倡，社會上有錢的人不知幫助，不給人家農具耕牛，只知道怪人家不去。人家去忍受風寒寂寞，望着廣漠的平疇哭，便可以有飯吃了麽？至於正待發達的礦山工廠，更是一句荒謬絕倫的笑話。人家肚子餓了，是現在要飯吃的。無論那些說得天花亂墜的礦山工廠將來發達不發達，總之與今天餓肚子的人是比較沒有關係。今天可以擔保人家有正業可務，然後可以責備人家不務正業。

人總是不很容易便能自甘餓死的。在找事不着的時候，能夠仍然苦苦的守着本分，這已須要很大的自治力量。在他苦苦的守着本分許久以後，仍然找不着事做，他不得已而去做官，做兵，做流氓盜匪，這只有被我們哀憐，受我們鑒諒。我們怎能說他怎樣特別的壞呢？

總而言之，中國人的壞，有些是因爲沒有制裁他的力量，所以壞的。有些是因爲他除了走壞的一條路，沒有法子得着生活，所以壞的。除了這以外，找不出中國人特別壞的地方。

三

有些人知道沒有制裁力，是中國人壞的一個原因。所以他們有的主張要武力統一，建設強有力的政府。有的主張趕急製定國憲省憲，以使中國的政治早一點上軌道。他們這些話，其實都是對的。不過他們不曉得沒有制裁力只是中國人壞的一種原因。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生活的原因，是不容我們不顧及的。

孟子說，『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這是說得很好的。沒有生活問題的人，固然未必不在那沒有制裁力的地方做壞事，但是的確有許多人便可以不做壞事的；但是爲生活壓迫，除了犯法便只有餓死的人，無論你制裁力如何嚴重，在倫敦紐約緹騎密布之下，仍然是要做壞事的。只有『樂歲終身飽，兇年免於死亡，』然後可以驅民於善。若是一般人仍在『救死惟恐不贍』的情形中，任便你武力再強大，政府再有力，國憲省憲規定得再明白周到，亦終救不了中國的擾亂。

有些人說，反對武力統一，破壞憲法的，並不是『救死惟恐不贍』的人民，每每是一些吃不完用不盡的軍閥政客。所以中國今天的亂，不是靠一般人民有了生活便可以解決的，必須中國先不亂了，一般人民纔可以有生活。

但是這種話實在錯了。說話的人以爲這幾個吃不完用不盡

的軍閥政客，眞可以有甚麼三頭六臂，把中國攪亂到這步田地麼？兇惡狡猾的人，無時無有，亦無國無有。不過這種人在有秩序的國家或時代中，他做了壞事，便捉到警廳法庭去了。而且他每每不敢做壞事。他反要常常用他的力量智慧，在正當的一方面，伺候國家。我們有句古話說，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要知道能臣便是奸雄，奸雄便是能臣。所以奸雄每是時勢所造。現在一般軍閥政客，只是時勢所造的奸雄而已，他何曾能攪亂中國？只是中國已經亂了，所以他纔應運而生。把他推倒，不把所以使他得勢的原因推倒，我看中國的政局總找不着一個清平的出路啊！

我們試看軍閥政客的敢於作各種擾亂的事業，是不是各具有一種力量，各挾有一班徒黨。中國有了很多無正業可務的人，他們要爲自己求一條生路，所以他們只有各依附於一個頭目，以互相排軋爭競。無論工商農界學界，政界軍界，那一處不是有所謂幫口，那一處幫口不是有許多黨同伐異的事情。但是在這些幫口以外的人，爲自己的生存，不能容許這些幫口永遠盤踞了這些職業界。他們的頭目，或者是爲虛榮的緣故，而有意的搗亂；但是他們正要利用這頭目的虛榮心，幫着他成功，藉以打破舊的職業界幫口，以解決自己的飯碗問題。頭目可以抱任何不正當的目的，但是他的力量，全在這般單純爲解決飯碗問題的嘍囉身上。沒有這般嘍囉，無論頭目怎樣居心，亦做不出任何大的壞事來。然則現在與其恨頭目，不如在這些嘍囉身上，求個根本的解決計畫。

今天無論你說武力亦好，憲法亦好，總是便於私謀的便擁護他，不便於私謀的便反對破壞他。這亦是不足怪的。現在國內正當的職業只容得一部分人生活，別部分人只有排擠這一部分人纔可以有生路，所以現在有許多人根本非搗亂不可。不能使這些人不搗亂而有生活，只知道講甚麼武力的制裁，憲法的制裁，結果自然盡是一般空話。

四

還有一般人更想遠了。他們想到中國的亂，是因爲中國人沒有道德的教育，是因爲中國人沒有甚麼自然派象徵派的文化，是因爲中國人沒有修鐵路辦實業的專門人才。他們想去想來，總覺得要中國好，只有辦教育。除了辦教育，都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的話。

但是辦教育眞是『揣其本』的辦法麼？我敢斷言不是的，決定不是的。辦教育正是一樣的『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的辦法罷了。姑且不論一般人辦的教育只知道注意功課，不知道注意道德；亦姑且不論一般人所謂教育，除了提倡些『以順爲正』的『妾婦之道』以外，談不上甚麼道德的話。便假令一般教育家都眞能注重道德，而且提倡的道德很能中正合理，這眞能把中國轉變過來麼？一般人的氣質是薄弱的，孔子弟子三千人，成名的僅七十二人，而能出死入生始終不變的則一二十人而已。縱令日有大師如孔子，想以注重道德使人人成爲這種流俗的中流砥柱，可以斷言是沒有希望的。中國自然是需要有幾十幾百個有血性有肩膀的人。但這只能在幾百人中找着幾個，不能希望遇見幾百人便把幾百人變成這個樣子。那不能變成這個樣子的人，要緊是給他一個好環境。一般的人他只是順風倒。他在好環境中便是好人，壞環境中便是壞人。外國人似乎比中國好，正是因爲他們這類的人有幾個好環境的緣故。我們除了要教育少數有血性有肩膀的人，幫我們創造環境以外，對於一般的人還是要環境去間接的教育他。不改變壞環境而只顧說甚麼道德的教育，結果可斷言是要失敗的。

論到文化，其實只是人類的一種裝飾品。人類需要裝飾品，與需要基本的生活資料，是一樣出於自然的天性。這個話是很可信的。但是人總要有了基本的生活資料，纔能講到裝飾品上面。有些人要說文化是人類所以超出於禽獸的一點。這話亦許是不錯。但是人先要求能滿足他那飲食男女的禽獸生活，纔有功夫講到超出禽獸的文化。現在不顧一般人沒有生路的苦楚，一天只是講甚麼哲學文學，誰能夠理會他？還有些人以爲哲學文學實在有使中國起死回生的力量。我想這怕是一些白面書生自抬聲價的話能！亦許用得很恰當，而且遇着了俾士麥，伊藤博文這些人，可以使斐斯的，吉田松陰之輩，成就個好名聲。倘若不然，斯多亞派，伊璧鳩魯派，未嘗轉移希臘的國運。歐根，杜里舒眼望着德國分崩離析，亦與我國章太炎歐陽竟無眼望着麻亂的時局，一籌莫展的一個樣子。靠文化救國，眞像一句癡話啊！

至於說到中國沒有專門人才，這至多亦只有一半的眞理。中國一面是患的沒有人才，然而一面亦是患的是人才過剩。全國農工商業的學生，何嘗是一個很少的數目。但是這些學生不能希望都在農工商界找得事做。他每每仍然轉到教育界，政界，軍界中去。東西洋留學的專門學生，那裏有這多的職業給他們，使

他們出而問事所以有許多人學成便留在外國工廠爲他服務了，亦有許多人回國後在外國人所組織的工廠商店爲他服務了。我們天天鬧沒有專門人才，辛辛苦苦養些專門人才，却這樣糟蹋，或這樣送給外國人用。這可以救國麼？有些人說，這只怪這些專門人才不能忍耐，不能自己創造機會；但這總之是無聊的廢話而已。現在工商凋弊，百業不興，專門養一些專門人才來忍耐，忍耐到甚麼時候？至於談到創造機會，這話更縹渺不可捉摸了。

一國的人都顛倒迷惑於這些論調之中。今天創辦大學專門學校，明天派遣歐美留學生。一個學校舉行卒業，人人都以爲教育有了成效。一個人能爲學校籌捐一點款子，人人都恭維他提倡教育，有益世道人心。乃至於風聞各國因要仿效美國文化侵略政策，有退還賠款之議，便爭先恐後的要攫取此款，怎樣擴展教育。當眞以爲教育可以救中國麼？二十餘年的創辦學校，幾千萬的國內外卒業學生，我們試看教育的功效在那裏？臨城通牒的屈服，是教育的功效麼？護路案金佛郎案的任人家宣傳劫制，是教育的功效麼？再像這樣辦十年教育，亡了國，滅了種，然後是教育的功效麼？大家醒醒罷！

五

實在根本最大的一件事，莫過於發達實業。許多人談起中國的問題，只知道把教育和實業並舉，而且每每把教育看得比實業更重要。這種錯誤是必須矯正的。中國的擾亂，根本由於工商凋弊，百業不興。所以許多人找不着正當的生活。這種情形不改，只顧去辦教育，受了教育的人仍是找不着正當生活的，給找不着正當生活的人以教育，他所得的知識，一定要成爲幫他作惡的工具。所以這種教育只有助長中國擾亂的。我們只看這幾年的事實，總不能說我這是不可靠的話罷。

最要緊是發達實業，使農工商界都呈一番生動氣象，使他們都需要人工，使一切的人都有正業可務。這樣中國的問題纔可以根本解決。有人說我的思想太偏於惟物一方面了。但是我要申辨，這不是我的思想，這是顯然陳列於我們面前的事實。總要大家先有飯吃，再說別的話。我亦不是說有飯吃便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不過要解決別的問題，總要大家先有飯吃了纔可以說得上來。

我不是說中國今天便沒有抱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硬

脊梁君子。但眞能餓死首陽山之下的，千萬人中總只一個，至多兩三個，至多十個，至多一百個。再決不能更多了。千萬人中除了一百個人以外，其餘都是免不了要吃飯。這一百個人餓死了，何曾能改變這個問題的要點？所以因爲有一百個人可以餓死，（其實無論如何不能有一百個這樣的人）便忽略了爲千萬人發達實業的重要，這是沒有道理的。

六

我們談到發達實業，還要糾正一個誤點。便是以爲發達實業既是救中國的根本要計，所以我們不必問他政治界是個甚麼情形。

其實今天談到實業，是與政治界息息相關的。兵事的紛擾，執政的暴橫，使原料商品的運輸受了損害，使人民的購買力低弱，使產業界的財政受直接的剝奪，這是許多人知道的。又加以我們今天是世界商場中的一員。我們的產業界，與橫過太平洋的日本美國，乃至再橫過大西洋的歐洲各國，他們的產業界發生許多不可避免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大資本壓倒小資本。我們試看財產百餘萬的中國郵船公司，經美國航務間輪船的競爭，且宣告破產，這便可知非私人企業所能與他們抗衡。又看中國的紗業，因爲美國抬高生棉價格，明看着國內需要很多的棉貨，終不能不減少工作時間，以限制出品，這更可知一般企業與各國所採用商業政策亦很有關係。在現在談發達產業，以爲可以不問政治，是做不到的事。

第一，我們要發達實業以壓倒外資，必須注意國營的大生產事業，纔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中國一般人民的企業心薄弱，而集股合營的事業對國人尤無好的信用。若是我們靠私人來發達實業，以與人家動以幾萬萬大資本的生產相互爭競，其失敗自可以預卜。要求不失敗，必須靠國家集合大資本以從事經營。國家集合這種大資本的法子，一方面可靠不喪主權的外債，一方面可靠改良稅則，從人民不勞而獲的利得中間徵收不能轉嫁的直接稅。做這種事，自然先要一種好政府。但是有了好政府。最急要的還是靠他做這種事。這比靠私人資本家來發達中國爲有把握。

第二，我們要發達實業以消弭游民，必須於發達實業之中，帶有一種社會主義的精神。一般人只知道大的實業可以養許多人在裏面做工，不知道大的實業用了更進步更有效率的工具，

從前要一二十個人做的工，現在一兩個人便做了。我們在一個通商口岸看見一個紗廠裏容了三四千工人，我們却忘了周圍鄉村裏紡織的手工人因而失業的，總在萬數以上。所以我們要知道像今天這樣去發達實業，大工廠越多，因而失業的人將要越多。發達實業是不能消弭游民的。要發達實業以消弭游民，必須注意帶有一種社會主義的精神。那便是說發達實業是不能以利用勞工榨取利潤為目的，必須注意人人有工作的機會，工作的人有他相當的好生活。現在的實業家有了進步有效率的工具，不因為用了這種工具減少工人作工時間，或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反藉以要工人作從前一樣或更久的工作，而減少工人數目，以自己圖取剩餘價值。這是所以實業發達，而失業者越多的緣故。我們為消弭游民而發達實業，所以決不能這樣做。這亦可見發達實業是國家應辦的事情，不能希望只知為自己殖貨財的私人資本家。

第三，我們要使國內實業可以發達，必須利用政治的力量，收回關稅的完全主權。我們的國際貿易，自從金陵條約，天津條約，以協定關稅之權授之外人，課稅之率，乃至進口貨價均須以一定年限，得外人同意，乃能規定有效。因貨價之增長，稅則表之粗疏，於是外貨輸入，抽稅常至不敵百之二三。而他們復有於進口關稅外，再加半稅，其貨即可通行內地，縱貨包折開分作零件，亦不再加稅捐等的種種便利。至於本國的商人，每一貨物須經各處釐卡，平均計算，自內地輸送至海口，須納稅二十七成。我們試將兩者一加比較，可知華商貨物成本每易較外國高昂。這如何能在市場上爭得勝利？各國提倡本國產業，每於可與本國貨物競爭的入口貨，加以重稅。去年美國修改稅則，花邊入口值百抽七十五，地毯入口值百抽五十五。這所以能遏抑外貨，使無妨害本國產業的發展。我國關稅既因外人利用前清政府的愚弱，弄到這步田地，非藉政治力量爭回完全主權，將在商場上永讓外人立在上風，一切發達實業只是空談。

第四，我們要發達實業，須看清輕重緩急，立定進行的步驟。這尤其是在政治家的事情。我們許多人只知道說中國要發達實業。究竟以中國的能力，中國的機會，中國的需要，這發達實業的事應當從那一件事做起來，而且應當怎樣做，這豈是可以漫無計畫的事情？譬如我們說要蓋房子，磚頭亦要，木料亦要，土亦要，灰亦要，這都是眞的。但是不是任便的拿了土來，或者灰來，房子便可以蓋成的。亦不是把磚頭木料土灰一並都拿來，房子便可

以蓋成的。做房子的人要分出他建築的步驟。各種實業都是要發達的。但是這豈可以便不分出步驟來麽？由此可見中國要發達實業，不是靠幾個目光只知專注一方面的實業家所能有效的。必須要靠有眼光的政治家立定步驟去做，然後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

我們試想一想，凡說到發展一種實業，便牽連到別種實業上面，便牽連到政治上面，便牽連到國際貿易上面。舉個例說罷：要發展紗業，便會感到中國產棉不够用，不合用，便會感到中國產棉因運輸不便而運費太貴了，便會感到兵禍匪亂阻滯了棉或紗運輸的道路，便會感到美國棉業或日本紗業資本家操縱壓迫的苦。可知發展實業，不是局部的問題，不是一個技術家所能够單獨解決的。我們必須在政治上去求這個問題的總解決。一般人因爲看重了實業，反看輕了政治，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謬誤。

幾年以來，我們要矯正一般人浮夸的風氣，而極力推重技術學科。許多青年都以能學實業自矜高尚；而鄙夷政治，以爲不足研究。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種風氣還得大大矯正一番。技術人才只是一種機械，我們還須要運用這機械的人。中國有了運用機械的人，必須仍要機械，這是不錯的。但是眞有運用機械的人，中國沒有可用的機械，儘可在外國人中間去找可用的機械。倘若沒有運用機械的人，專養成一般機械，決不能救國。結果恐怕只好給外國運用機械的人去用罷了。民國八年六月字林西報載日本待遇高麗之法，有云：『高麗學生之求學日本者，亦只令其學工藝，而法律歷史政治經濟等不得學焉。』我們聽罷！日本所以待高麗，旁人看得代爲之不平的，我們反自矜以此爲可以免於浮夸的風氣。然則有一天日本人用這種法子待我們，豈非我們還要送他一塊『力挽頹風』的匾額麽？

我亦知道幾年以來，習法政經濟的多係庸愚而有官迷的青年。他們的腦筋不能學英算，他們的體力不能任農工，於是遁而入一種法政學堂。他們在校之時，受課自修，本是具文，考試卒業，亦只是時候到了的自然結果。而出校以後，結納奔競，無所不爲。以此大受一般社會詬病。但是綜括這一切理由，果可以證明法政經濟爲不應學習的學科了麽？

要說管理工業農業的技術人才要緊，那管理社會進行的政治家便更要緊。我們不能相信管理社會不需要曾經有研究的人才。所以我們要希望有實心有實力的青年，去投身這種研究。我們亦希望有研究的人，能引導中國的政治在正軌裏走，然後

實業有發達的希望。

七

我們有了政治界的技術人才，他可以引導中國的政治在軌道上走了，然而還是不够。中國的政治現在並未入軌道。政治家可以使已入軌的政治不出軌，然而還不一定能奈那未入軌的政治何。所以怎樣使未入軌的政治入軌，還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許多人說，要未入軌的政治入軌，少不了一番革命，這話在我想是不錯的。我們所說的要革命，便是說要打倒軍閥。軍閥不打倒，他們决不容好的政治家站得住；便令好的政治家站得住，因爲他們的專橫殘暴，決不讓這種政治家任何正當有益的計畫能夠實施出來。所以要打倒軍閥，好讓這種政治家實施他的計畫，這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不過許多人談到打倒軍閥，亦頗有許多錯誤。許多人以爲中國的患便是在軍閥。軍閥倒了，一切的事便完了。軍閥自然是不能不打倒的。但是所以要打倒軍閥，只是爲可以使好的政治家得勢，以便於發達實業的緣故。若軍閥縱能打倒，究竟沒有好的政治家，究竟不知道發達實業，結果那些餓肚子的流氓盜匪，爲他的生存的緣故，必然會擁戴出第二批第三批軍閥來。民國以來，被打倒的軍閥亦不少了。張勳，段祺瑞，王占元，龍濟光，不都打倒了麽？然而中國從此好了沒有？唐繼堯，陸榮廷，熊克武，呂超，不亦打倒了的麽？居然現在又爬起來了。我們可知沒有目的的打倒軍閥，結果只是徒勞無功。要長治久安，必需另要有一種人才，行一種計畫。打倒軍閥，只是除去進行障碍中的一個必要步驟而已。

從來破壞與建設，總被人看成兩撅，這是很不妥當的。譬如打倒軍閥是所謂破壞，組織良善政府，發達實業是所謂建設。不知道必須經過了破壞，纔可以談建設。而只知道在這種政治之下，做些條陳式的文章，或者發表些零碎片段的計畫，這是無意思的。但是不知道爲了建設所以纔要破壞，因爲進行破壞的事情，反妨害一切建設技術的研究，認爲是不急之務，這亦是很錯的。我國的革命黨，每只知道跟着他的領袖去革命。革命成功了，反轉懷疑那個領袖懷抱的所以要革命的主張，以爲是高遠而不可行。這實在是辛亥革命完全不生功效的一個主要緣故。我們須知道非把建設的事業看得一樣重要，便是破壞事業成功了，

亦是沒有益處。中國沒有好政治家，不能發達實業，想打倒幾個軍閥便可以得救，豈有這容易的事情？

再則我覺得現在我國人所謂打倒軍閥的法子，亦似乎太可笑了。現在所謂打倒軍閥，只是做幾篇咀咒的文章，發幾次詈罵的傳單，在旗幟上寫四個『打倒軍閥』的大字，再不然便是現在上海新發明的甚麼國民裁判院來缺席裁判這些軍閥的死刑。我要問大家，我們這樣辦了，這些軍閥便會頭昏，便會心痛，便會七竅流血的死了麼？有些人被我們越罵越高升了。有些人被我們越罵越有勢力了。再罵幾年，中國的歷史或者可以告一個總結束了。這便是中國光榮的結局麼？有人心的人想啊！自然我們奈何不了一個人的時候，只好給他一頓臭罵，但是我們眞到了奈何不了這些人的時候了麼？我們怎樣不想出個甚麼別的切實辦法來？

最令我不解的，是一般人甘於這樣無意義的亂罵，卻多半不肯大家組織起來，成爲一個有紀律的革命團體。我聽見許多人說，他們不願意聽紀律兩個字。他們爲中國做事，是順着他們的良心而做的。他們不要甚麼人的指揮，更討厭無論甚麼人的命令。不錯，這樣一個愛自由的人，是很可以敬重的。不過長此的辦

下去，究竟有甚麼自由可以誇人呢？是受逮捕，或者服從治安警察法，可以有選擇的自由麼？是餓死或者賣身子給賞飯吃的東家，可以有選擇的自由麼？一個大的運動，一個有力的計畫，少不了要很多人很齊整的步伐，向前進行，兵士在戰場上因爲這樣，所以能克敵致果。我們便是對軍閥作戰的兵士。我們這樣愛自由，能希望有很多人很齊整的步伐麼？要得自由，必須有代價。我們要把服從於我們所組織的團體的紀律，做我們求自由的代價纔好。

有人說，我們若是服從了團體的紀律，不有時候與我們本心不相合的事情，亦得因團體的意思而去做麼？我們不能完全都做與我們本心相合的事，我以爲在一定限度中，這是應當的。一個人的本心，與別一個人，總有些大同小異的地方。人人要求與他本心相合然後肯做事，我們可以希望有兩三個人協力的做事麼？我們必須捨小異以就大同，然後我們可以有團結，然後我們可以有勢力較大的活動。我們在大目的相互一致的團體中，有時把在比較無關的事，便做得與本心不甚相合，這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至於若說要服從團體，必須做很重大的不合本心的事，那是團體根本與我不一致了，我自然是退出團體，而另行

加入或組織與我比較一致的團體然總之團體總是不可不有的紀律總是應相當服從的只有這樣國民運動纔會有力量。

還有些人動輒罵人家有黨派受利用，這話實在太籠統了。黨派並不是壞名辭，魔鬼有黨派，打魔鬼的人仍是要有黨派。譬如說打仗要軍隊，黨派便是部勒嚴肅的軍隊。這豈可以反對麼？至於利用說寬泛一點，人爲人家做事都可以說是受了利用的。你從井裏救了一個人，你不是被那掉在井裏的人利用了麼？你得了薪俸爲人家作教師或辦事人，你不是受了那出薪俸的人利用了麼？人不彼此互相利用，那便人與人之間生不出關係來。人誰能不利用人？亦誰能不受人利用？我們只能看人家利用我們做甚麼。人家利用我們去自己升官發財，我們自然不答應，他若是利用我們去救國家，我們怎能以籠統的『利用』兩個字便罵倒人家呢？

我們必須不問黨派不黨派，利用不利用，亦不問是不是人家的命令，或者人家的命令與我們的本心相合不相合，我們只應問這樣一件事爲中國是不是當做。或者是不是絕對的不當做。我們總要盡量的犧牲自己可犧牲的意見，以與可聯合的人聯合起來，有組織的有計畫的向前進行，然後可以打倒軍閥。

八

亦不只是我們這些人聯合起來了，便可打倒軍閥的。這幾年軍閥所以終究不倒，固然因爲我們不聯合不組織沒有計畫的緣故。然而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人民的實力，敵不過他們。

有些熱心的社會運動家，他們說人民只要聯合起來，反抗軍閥，人民的眞力量不是鎗礮彈子所敵得過的。但是這是過於熱心了的話。人民有時候熱狂的憤怒，實在非武力所能壓服。但這只是一時的，不能希望他持久。朝鮮在一九一九年獨立大示威運動，各地民衆蠭起，不能說是他不壯烈的。然而結果被囚三萬二千人，重傷十萬人，仍爲日本武力之所鎮壓，不能彈動。今年法國強佔魯爾，德國人民實行消極抵抗，罷工，怠工，示威，暗殺，破壞交通，凡可以破壞法人的，無所不至。當時德國報紙說誓不使法國得一點的煤。然而佔領後本年三月雖只運往法國煤九九〇車箱，到了四月已運往九四九七車箱，五月運往之數又超過四月一倍，至於今日，德國仍只有取銷消極抵抗之一法。看這種趨勢，亦可知縱不明文取銷消極抵抗，亦不能爲法人的害了。由這看來，可知凡以赤手空拳欲勝過鎗礮子彈的，終只是一種空想。

我們鬧了幾年打倒軍閥而軍閥勢力反日益增大的，正坐這種空想的病。

我們如何能敵得過軍閥的鎗礮子彈，以打倒軍閥呢？在這一點我要請大家注意，軍閥的權威，都立根基於兵的身上。兵若是幫軍閥，我們自然無法可想。兵若是幫我們，軍閥還是無如我們何。可惜這樣淺顯的一件事情，許多人竟然忽略過去了。

一般人因爲恨軍閥便恨到兵的身上。甚至於有時候看見兵的橫暴還要想到兵是比他的官長還更可恨些。所以這些人他常想打倒軍閥，便是說以無鎗階級的平民，來打倒有鎗階級的官長士兵。咳！這眞是再錯沒有了的意見了。海內熱心談裁兵的，莫過於蔣百里，然而蔣百里便說前十年的兵防之惟恐其私逃，而今日的兵裁遣之惟恐其不去。大家想這是由於甚麼緣故呢？兵的生活豈有甚麼可以貪戀的？然而在今天除了兵又有何事可做？他既以無事可做而爲兵，自然他不願輕易被人裁遣。現今的兵人人都知常不免有欠餉，亦都知常不免有衝鋒陷陣的戰事，然而大家不能丟了不做。那便兵的生活境遇，可想而知。我們只知兵的橫暴爲可恨的事情，我們忘記了兵營殘酷枯燥的環境，處處養成他那種性格。你怎能怪他？總而言之，兵是一種可憐的被剝奪的人。他拿甚麼可以與那剝奪他的長官相提並論。從一方面說，他的長官剝奪他，亦剝奪人民。從別一方面說他始終與人民一樣是被剝奪者。他縱然橫暴，但是他可能因爲橫暴了有好一點的生活，或得着任何的利益？一般人民如何不憐憫他，反籠統把他看做與他的長官一樣。

嚴格的說，有鎗階級，是不成一句話的。兵應當與人民一樣感覺，有打倒軍閥的必要。兵並不能靠做今天的兵來解決生活，今天的兵，縱然爲長官做了許多違反良心的事情，仍然得不着稍好生活的，所以兵應當與人民聯合起來，以打倒軍閥。打倒了軍閥，然後可以建設善良政府，發達實業。到了這個時候，兵的生活纔可以解決得了。人民要打倒軍閥，不與同利害的兵相聯合，而反把兵作爲人民的仇敵看待，眞是再錯沒有了的事。

自然亦有些兵受了軍閥的剝奪，他自己並不知道，反覺得打倒軍閥是一種違法叛上的事情。但這種兵尤其可憐，我們試想這種兵生長於貧苦的家庭，從小沒有受過好的教育，到了軍隊裏面，只聽見人家宣傳大帥的功德與絕對服從的迷信教義，你怎能怪他有些冥頑不靈的地方？我們總當把一切憎惡兵的觀念完全改過來，縱然兵不是能完全與人民合作打倒軍閥的，但

是可以合作的兵，總要與之合作，或者誘導之以相合作。沒有隔絕了兵而談打倒軍閥的道理。

我們要有眼光與手腕的政治領袖，以引導全國的民衆。全國的民衆，亦要聯合起來，跟隨着這種領袖，以從事解決中國問題的戰爭。我們絕對不容許把民衆分為有鎗階級與無鎗階級。特別是有鎗階級的民衆，將要做革命軍的主幹，然後可以有把握的使我們的仇敵戰慄撲倒。

凱末爾將軍的軍隊，救了將亡國的土耳其。中國亦需要一個凱末爾將軍，亦需要一個凱末爾將軍的軍隊啊！中國若不是永遠走錯路，中國一定有得救的希望。

名人雋語（三）

雲譯

印度教固是一種在往昔許多年前的宗教，但一般印度人却因暴力的強迫而改宗回教了。印度教也是一種和平主義的宗教，而回教的教義，却把我們和平的印度人改變為躍躍欲戰的心情。就是現在，回教還在印度非常迅速地傳布着，使在般加利中回教徒的數目却比印度教徒尤多。

——印度詩人太戈爾

溯自歐洲大戰以後，美國的態度眞是卑劣，怯懦，不名譽得很。法蘭西意大利把凡爾賽和約反當作無用的廢紙。所以當茲休戰紀念日，我們美國要當蠲棄自己的一切私利，於國際政策高遠的理想之下，樹立其行動的政策，將眞正休戰紀念日的價值與趣旨，顯示中外。

——威爾遜美國休戰紀念演說辭

全美會議與門羅主義

潘公展

一　全美會議之歷史

美利堅合衆國之宣布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乃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今年適爲其誕生之百年紀念。此一百年間門羅主義爲美國固守不變之政策，不獨影響於美洲人民之生活及國家之發展者至重且大，卽歐洲列強對於美洲之關係，亦罔不直接間接爲此主義所陶鎔而支配；故門羅主義之於國際歷史，實有不可漠視之價値。吾所以持此主義與全美會議 (Pan-American Conference) 相提並論者，以今年第五次全美會議中對此主義曾有一度之討論，可見其關於全美各國前途之運命斷非淺鮮，敍述其已往演化之跡而推論其未來之趨勢，毋亦爲研究國際問題者所樂聞乎？

在未論及門羅主義之前，吾當先敍全美會議之歷史。全美會議之召集，今年已爲其第五次。第一次會議尙在三十三年以前，時當一八八九年，美國政府牒請全美各國政府派遣代表赴華盛頓參與會議。歷時七月，討論問題雖多，而大率關於商務，其惟一主要之結果卽由與會各國合組一執行機關，卽今日所稱爲全美聯合會 (Pan-American Union) 是也。全美聯合會設於華盛頓，以美國國務卿 (美國代表) 爲固定主席，美洲各國派駐華盛頓之公使爲會員。第二次會議在一九〇一年舉行於墨西哥城 (Mexico city)，歷時凡三月，議定兩種關於仲裁之條約，七種關於起草國際公法，引渡罪犯，承認學位，專賣商標版權，及其他外人權利之條約。第三次會議在一九〇六年開會於魯第熱內羅 (Rio de Janeiro)，六星期卽竣事。討論議題大率爲第二次會議所已提及者，因第二次會議後多數國家並未實行條約，故重加討論。一九一〇年舉行第四次會議於皮腦愛爾 (Buen-

os Aires)會議六星期，議決四種關於商務之條約，並擴充全美聯合會之範圍使其預備全美會議之議題供給討論議題時之必需的材料。故今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三日在智利國聖地安哥(Santiago, Chile)舉行之第五次會議，其議題之範圍，即由全美聯合會所預爲規定者也。

二　第五次全美會議之議題

已往之全美會議，其議題大率以商務爲主，而第五次則不然。舉其條項凡十有九，此爲前四次會議所未曾有者。以性質類別之，亦不限於國際間之商務，大要可別爲三類：(甲)商業教育衞生等等之合作問題；(乙)全美各國政治上之合作問題；(丙)裁減軍備問題。此三類議題之結果，其成功與失敗，姑待後論；茲請先將去年十二月六日全美聯合會所預備提出之議事項目，譯載於左，俾窺全豹。

(一)討論參與各國實施以前全美會議所定條約及決議之方法，其一九一〇年八月十日在皮腦愛爾所議定之商標條約及文學美術作品版權條約，尤須實行。

(二)依據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一日皮腦愛爾第四次全美會議之決議，重組全美聯合會。

(三)討論魯第熱內羅法律學家會議關於起草國際公法事宜之結果。

(四)參考萬國衞生會議之建議，計畫防止傳染病傳播之方法。

(五)全美一致採用法律或條例，共同促進海陸空交通之便利。

(甲)改良海上交通。(乙)全洲內鐵路與汽車道路之規畫。(丙)關於商業航空之政策，法律與條例；組織國際專家委員會，擬定航空站，航空路線，及航空關稅計畫。(丁)美洲各共和國對於各種無線電事業之合作；一致規定條例。

(六)關於管理國際貿易商品之合作。

(甲)統一關稅條例及徵收計畫。(乙)統一航運及保險文件。(丙)統一航運法律之原則及解釋。(丁)統一商品分類之名目。(戊)統一包裹郵件辦法，討論全美包裹郵件條約。(己)採用會議使一九二〇年正月華盛頓第二次全美經濟會議之第十七條決議發生效力。(第十七條決議案如下：爲各國利益計，當使原料品廣爲運銷，無論運入何國，不

應重征關稅遏止輸入)。

(七)採用旅行護照之標準格式。

(八)研究農業問題之合作。統一農業統計。減少牲畜疾病之合作。設法交換有用之植物及種子。

(九)討論一種計畫使美洲各共和國有更密切之聯合，以增進其公共利益。

(十)討論最善方法，使美洲各共和國間爭端之仲裁原則有更廣大之實施。

(十一)討論最善方法，促進各國國民間商務爭端之仲裁辦法。

(十二)討論依據公正而可以實行之原則裁減海陸軍備之費用。

(十三)討論大學學程之標準，及各國相互承認學位之效力。

(十四)討論美洲各共和國境內一切外籍居民之權利。

(十五)討論產生在美洲各共和國境內一切外籍兒童之地位。

(十六)討論因美洲以外列強侵犯一美洲國家之權利而引起之問題。

(十七)擬定一種計畫，經數國學者之贊同，使美洲各國政府共同保護古物及編著美洲歷史所必需之其他紀錄。

(十八)討論減少使用酒精之方法。

(十九)關於將來會議事項。

如上所述議題既有十九，性質復不相類，故三月二十五日會議開幕而後，即分組八委員會，從事精細之討論。(一)政治委員會，(二)法律委員會，(三)衛生委員會，(四)交通委員會，(五)商務委員會，(六)農業委員會，(七)軍備委員會，(八)教育委員會，此八委員會討論所得之結果有如下述。

三　第五次全美會議之結果

就一般的觀察，吾人要可斷言：第五次全美會議實爲美洲有史以來重要會議之一，其影響於美洲各國之本身，蓋較華盛頓裁減軍備會議猶有過之。特此次會議之結果，成功之事業雖多，而失敗之點亦復不少。美洲各國不能因此一會而產生一種更形密切之組織，使彼此相維相繫，協同對外，此爲全美計，誠不能無遺憾也。當會議籌備之際，拉丁亞美利加各國受戰後環境之刺激，亟思擴充會議之範圍，以討論諸國對歐陸對北美之關係

及諸國間之政治問題，此一派也。美國之態度，則欲竭力保守會議原來之範圍，以討論增進國際間之商務爲限，而不願牽及政治，此又一派也。此兩派之代表，在會議中互相爭持，雖拉丁亞美利加各國不能完全如願以償，而第九第十二第十六等議題之列入，已不可謂非會議範圍擴大之初步。將來國際之形勢漸變，全美會議未始不可成爲全美聯盟 (American League of Nations) 之基礎。今姑將第五次會議之經過，約略言之。

八委員會中商務，衛生，交通，農業，教育等五委員會，各有其具體計畫爲委員討論之資料，故其結果亦頗鮮明而迅速。(一)商務委員會之成績，爲各委員會冠。自一八八九年第一次會議以來，與會各國卽欲訂一商標約章，共同遵守，而直至今年始克告成。此外關稅文件貨品名目之統一，亦頗有利便於國際商業。(二)衛生委員會擬定美洲公衆衛生之完全計畫，而減用酒精問題亦爲拉丁亞美利加國家(委內瑞拉 Venezuela)所提重要議案之一。(三)交通委員會則詳細研究無線電及航空事業之促進。(四)農業委員會所討論之問題，乃此次會議所新加入者，對於農業智識之交換，植物及種子之交換，以及動植物疾病之預防，皆能悉心討論。(五)教育委員會建議於一九二五年開全美教育會議於聖地安哥，討論交換教授，互派學生，學科學分之標準，大學學位之頒給等種種問題。

較有成績之五委員會，其會議結果既如上述，今當一述法律，政治，軍備三委員會之經過。此三委員會中，法律委員會最有成績，政治委員會次之，而軍備委員會之所議則完全失敗。

法律委員會討論國際公法問題。自一九〇一年在墨西哥城舉行第二次會議後，卽決定推舉法律專家起草美洲國際公法。一九一二年，法律專家集會於魯第熱內羅，分六委員會從事起草。大戰以後停頓，故今年會議惟決定一九二五年再開專家會議於魯第熱內羅，以阿爾凡萊博士 (Dr. Alejandro Alvarez) 提案爲根據，起草美洲國際公法。

政治委員會所討論者二事，一爲擴大全美聯合會之計畫，一爲組織全美聯盟之提議。此二事焉關於美洲各國前途之運命者至大，故爭議亦最烈。擴大全美聯合會之計畫，乃科斯太里加 (Costa Rica) 所提出，主張各國對於出席全美聯合會執行部之代表，有自由選派之權，不必如曩日之限定由各國駐華盛頓之公使充任。拉丁亞美利加各國羣起贊助之，僉以爲各國代表果如向例之限定駐華盛頓公使充任，則有下列不良結果：第一，

美國所未經承認之國家(例如墨西哥)，並無派駐華盛頓之公使者，將無代表列席於全美會議，此實不足以昭示公允；第二各國派駐華盛頓之公使其職責僅代表各國與美國辦理交涉與全美事務無必然之關係，設必以公使充任出席全美聯合會之代表，則是各國選派代表之權隱操於美國之手。美國代表團對於此議，僅允容納其一部，以爲美國所未承認之國家，此後當有權選派代表列席，而其他各國仍宜以派駐華盛頓之公使兼任代表，使會議不致因各國之私見而破裂。最後調停結果，頗可稱許。其議決案如下：全美聯合會之執行部代表，以美洲各國駐華盛頓之公使團及美國國務卿組織之，其未經美國承認之國家可特派代表出席。又如有一國駐華盛頓公使方離職，該國亦可特派代表列席，至執行部之主席，向例限定以美國國務卿充任者，今改爲選舉制。至科斯太里加所提議各國自由選派代表之說，錄供各國政府參考。此項議決案如與組織美洲公判法庭(American Court of Justice)相互參證，則其精神尤顯。蓋全美聯盟至此幾已具其雛形，全美會議不啻爲其立法機關，全美聯合會不啻爲其行政機關，而美洲公判法庭又不啻爲其司法機關也。

組織全美聯盟之提議，乃發動於一九一九年烏拉圭總統李勒姆(Baltazar Brum)者，亦爲政治委員會重要議題之一。以美國之竭力反對，而仍不能不列入議題第九項，且於會議將了之際，仍與第十六項議題所謂防止非美洲列強侵犯美洲國家權利之問題相提並論，可見拉丁亞美利加各國所希望全美聯盟者至切，而對於百年來沿襲勿替之門羅主義尤望有具體的解釋也。顧美國之態度則何如？其代表團領袖傅蘭吉大使(Henry P. Fletche) 之言曰，門羅主義者，乃一片面的主義，惟美國曾經主持而亦惟美國始得主持於將來。觀此，可知美國蓋視門羅主義爲本身法寶，不惟歐洲列強不能問其短長，卽同在美洲同爲門羅主義所包含之國家，亦竟不能贊一辭矣。然組織全美聯盟之議案，居然加以保留，由全美聯合會提交下屆會議，則較之完全打消，固已差勝一籌，特不可謂爲業已成功耳。

軍備委員會之議無結果，說者認爲第五次全美會議之失敗，而實則此論亦殊不公允。第一，須知與會者十八國，而與減軍問題有關者僅阿根廷(Argentina)，巴西(Brazil)與智利(Chile)三國而已。蓋美國減軍之計畫，已於華盛頓會議時盡量表示，而其他美洲國家並無海軍，更無庸討論裁減。第二，卽以有關之阿

根廷，巴西，智利三國言，亦殊無裁減海軍之可能，蓋三國之海軍力並不厚也。阿根廷僅有舊式戰艦二，巴西所有者更舊，惟智利有一戰艦差可稱爲新式，假使再議裁減，豈非等於毀滅海軍？故會議所爭者，並不在於裁減與否，而在軍費限制之一點。阿根廷主張海軍軍費須加限制，以目前經費爲度。巴西則藉口國防，欲擴張海軍之噸數，智利調和於二者之間，而迄未就緒。由此可見軍備委員會之議無結果，初與會議全般之成敗無甚關係也。

四　拉丁亞美利加之發展

全美會議之由來及其最近成績，前既約略言之，今當推論有關全美運命之門羅主義矣。然在敍述門羅主義之前，不可不先一研究拉丁亞美利加各國之近況如何。蓋門羅主義既與諸國有關，則諸國之發展與否，未始無影響於門羅主義之色采也。

歐洲大戰以後，拉丁亞美利加之發展，大足驚人。國際聯盟之成立，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大率爲其會員，不但入會而且爲熱心之贊助者。觀於最近國際聯盟之會長，居然由智利前總理及外交總長而現爲駐英公使之愛德華氏(Austin Edwards)膺選，可見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在國際聯盟所負之聲譽矣。不寧惟是，一巴西名人則曾被舉爲國際聯盟議會議長；行政院中非常駐委員有六，而拉丁亞美利加佔其二席；聯盟會所設世界公斷法庭之法官僅十一人，而拉丁亞美利加亦佔其二席，北美及英法反僅各佔其一：凡此皆可見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之國際地位，歐戰以後迥非昔比也。

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之發展，乃多方面的，而並不限於政治，故社會經濟及工商業之進步亦頗可稱道。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土地肥沃，眞所謂天富之區。僅巴西一國，其有待開墾之土地已超過非洲全洲之所有；僅巴西一國中之一州，其土地面積已等於英法德奧瑞士諸國土地之總和。阿根廷現有戶口九百萬人，使其人口之密度一旦增至如紐約一州目前之狀況，則約可容納二億二千五百萬人，幾可增至二十倍有餘。委內瑞拉在拉丁亞美利加尚非大國，然其土地面積已三倍日本有奇，而日本目前之人口幾等於南美之全數。拉丁亞美利加既有如是廣大天富之區，而氣候酷熱之弊又不難運用近代科學方法以謀補救，則當此美國防遏移民入境之際，東亞及歐洲各國之過剩人口，勢必易其趨向以入拉丁亞美利加；而拉丁亞美利加在二十世紀之發展，或較北美在十九世紀之發展，收效更速而且大也。

拉丁亞美利加之商務狀況，有如下述。古巴(Cuba)一小國也，人口僅二百五十萬耳，但一九二〇年國外貿易之數額，與吾擁有四萬萬人之中國相埒。僅阿根廷一國，截至一九二〇年六月止，一年間之國外貿易其金額已達美金二十億元。墨西哥在革命時期中所購自美國之農業器具較之法國在恢復兵燹區域時期內所購者爲多。去歲亞洲及大洋洲各國所購自美國之貨品較之拉丁亞美利加各國所購者爲多。故以美國之對外貿易言，拉丁亞美利加實佔其重要之一部。且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今尙未臻其發達之止境，而工商事業方在發軔。拉丁亞美利加有三倍於美國之土地，而其人口今尙祇有八千萬人，與一九〇〇年時之美國相等；但其今日國外貿易之數額，則較之二十年前之美國已二倍之矣。美國舉行獨立百年紀念時，人口僅五千萬，國外貿易則爲十五億金元；拉丁亞美利加近方舉行其獨立百年紀念，人口達八千萬，國外貿易達五十億金元。然則以擁有三倍美國土地之拉丁亞美利加，而更濟之以進步的運輸方法工作機器，此後四十年間之發展，其速率有不等於美國自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間之成績乎？換言之，一九六〇年時之拉丁亞美利加，其人口豈不當爲一億六千萬而國外貿易豈不當爲四百億金元乎？然則拉丁亞美利加前途之發展，實不可以限量焉。

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在昔譬如兒童，而今則已魁梧成人矣。昔日諸國處於他國保護之下，財政則受操縱，富源則被侵略，而大戰以後，情形大變；若巴西，若智利，若阿根廷等皆已自覺其所處之地位與夫聯合之必要。拉丁亞美利加聯盟(Latin-American League)之說因是而起。須知拉丁亞美利加之言語，風俗，習慣，思想與其謂爲近於北美之美國，不如謂其近於歐洲，若西班牙，若法蘭西皆其血統文化之所從出。加以拉丁亞美利加之民族，富於理想，其熱心於國際法庭及國際聯盟等等之超國家機關者，較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人士，對於歐洲事務，往往有不願參與之偏見，而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則未嘗有此。因是之故，拉丁亞美利加發展之結果，顯有不甘再惟美國步趨是從之傾向，而將獨立爲國際的活動。惟其有志於獨立的活動，乃不得不有二種希望：一卽集合全美國家組織平等參與的全美聯盟，一卽由美國確切解釋門羅主義之定義，使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不致在曖昧的門羅主義下喪失其獨立地位。前者之希望卽最近第五次全美會議議程中第九條之所根據，而後者之希望亦卽議

程中第十六條之所從出。惜乎第五次全美會議之結果，對於組織全美聯盟之議案祇保留下屆再議，而對於解釋門羅主義之一舉美國竟予以堅決之拒絕，是則就拉丁亞美利加諸國言，固不得不稍稍表示缺望者矣。

五　門羅主義之演化及其將來

吾人觀於第五次全美會議時美國拒絕解釋門羅主義之態度，未免有所駭怪，然苟一探此主義演化之歷史，則今日美國之不願受命於拉丁亞美利加而使此主義有所增損，亦自有其必然的原因。今請述之如次。

自有門羅主義以來，已百年矣。此百年中，美國持此主義爲應付美洲一切事務之政策，固也；然試問今日門羅主義所包含之意義是否與當日門羅總統宣言之意義絕對相同，則未能一言決也。美國門羅主義之淵源，實遠在門羅總統宣言以前。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之告別演說詞中有云：吾人未嘗與他國發生糾葛，亦絕不願參與歐洲國家之嫉妬，聯結與爭論；反言之，即不願歐洲國家之干涉美洲事務也。門羅主義之起源，實由於十九世紀初葉歐洲帝國聯合鎮壓革命風潮之影響。當西班牙，葡萄牙，希臘諸國革命風潮初發動時，維也納會議之結果，普奧英法俄諸國締結同盟，鎮壓革命；一八一五年巴黎會議，神聖同盟仍守此旨而進行不懈。一八一八年各國會議西班牙屬美洲殖民地問題，同時通知美國，謂決不用兵於西班牙屬地以外之疆域。一八二〇年，西葡意發生革命，俄普奧三國決定聯合鎮壓，但英國表示反對。一八二二年各國又會議西班牙屬地革命問題，締訂密約，鎮壓一切傾向自由主義之革命風潮，西班牙之共和黨首當其衝。英國於此，對法國之干涉西班牙事又表示反對，謂法國苟助西班牙平定國內亂事，必更用兵以恢復西班牙在美洲之殖民地。一八二三年八月，英國請美國與英聯合，阻止西班牙對南美平民政治之壓迫，至此美國政府遂不得不表示其態度。門羅總統徵求前總統傑弗遜(Jefferson)與馬迭遜(Madison)之意見，彼等皆贊成英美聯合發表宣言，但以亞丹(John Quincy Adams)竭力反對之故，擱議對於英美聯合動作之舉卒未通過。且英國對於南美諸共和國遲迴審愼，未肯急遽加以承認，尤足使美國不願與英合作。於是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門羅總統遂有宣言，而舉世屬目之門羅主義即濫觴於此日。

門羅總統之宣言乃致國會者。其主要之成分，祇有二節。第一

節述俄國在美洲太平洋沿岸之發展計畫，而聲明美洲今後不當再爲歐人之殖民地。第二節則反對神聖同盟諸國以壓迫歐洲民治政府之法施諸美洲，其含義尤爲重要，茲節錄其詞如下：『現在美洲所有歐洲國家之殖民地或屬國，吾人未嘗加以干涉，亦將不願加以干涉。但已經宣布獨立之國家，而其獨立又爲美國幾經考慮根據公正原則而承認者，則歐洲國家如加以壓迫或控制，吾人祗有認爲向美國表示敵意。』此宣言中所含之要義，卽日後所傳說之門羅主義也。

門羅主義既宣布，其第一效果，卽同年俄法奧援助西班牙之會議毫無結果。一八二五年初，英國宣布承認墨西哥及哥侖比亞爲獨立國，他國亦繼起承認，遂致十年以後西班牙對南美諸共和國終不得不放棄其宗主權。嗣後門羅主義亦屢遭危機，然均賴美國歷屆當局之靈敏手腕，應付得當，故門羅主義得以維持不敝；不可謂非美國外交政策之成功也。

雖然，美國之門羅主義，亦自有其受人攻擊之點。美國藉此主義，以拉丁亞美利加之保護者自居，故對於南美各國之內政，往往加以干涉，如古巴(Cuba)及泡都里加 (Porto Rico) 之已事卽其最著之例證；而拉丁亞美利加近來之發展既如吾前文所述，則諸國之不滿意於美國也可知。一九一〇年，美國之保護權僅行使於古巴與巴拿馬 (Panama)，嗣後又漸及於加里皮恩 (Caribbean)，尼加拉瓜，海地 (Haiti)聖士陶明哥 (Santo Domingo) 等國。不寧惟是，美國且視此主義爲美國之獨斷政策，不容其他美洲諸國參加於其間，故雖宣言美洲爲美洲人之美洲，而在拉丁亞美利加諸國視之，無異曰，美洲爲北美合衆國之美洲，宜其憤不能平矣。

且美國之對於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嘗藉其承認權以爲操縱之具。第一時期爲十八世紀末葉，傑弗遜總統之主張盛行，以爲凡美洲新國之政府確根據人民意志而組織者，美國當承認之，換言之，卽承認事實上之政府而不問其法律的地位如何。第二時期爲十九世紀中葉，國務卿西華氏 (Seward) 另定主張，以爲美國對於各國新政府(卽革命政府)須先調查其實況如何，及其法律地位是否爲全國人民所公認，然後決定承認之態度。由是遞推，遂以新政府能否履行國際義務爲承認之惟一條件。迨二十世紀初葉而入於第三時期，威爾遜總統深知以美國自身利益爲承認新政府之前提，實不足以昭示大公，乃欲擴充門羅主義，以爲承認問題當於西華主張之外，更築其基礎於道德

信條之上。故其對於墨西哥之烏爾泰(Huerta)政府，不惟因其基礎未固，暫不承認，且派遣代表，提出積極整理國政之條件，以爲苟能如是，庶幾美國可以承認其爲政府。按威爾遜總統之意，以爲此非干涉墨西哥之內政，實欲借此促成墨西哥民治政府之建設，以爲民治主義普及美洲之一助，其用心未嘗不善。然美國單獨派遣代表，究無效力，而其所以不能得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之贊助，一致行動者，則仍以門羅主義爲之梗耳。

夫門羅主義之流弊，卽由於美國之把持。向使美國公此主義以爲全美各國對外政策之標準，則拉丁亞美利加諸國方且頌揚之不暇，而更何有於攻擊。然而美國不願也。觀於第五屆全美會議美代表之拒絕討論，從可知美國之深閉固拒，乃有牢不可拔之根性。威爾遜總統之所以失敗，卽坐於立志參加歐事，澄淸國際時局之故，蓋如是則美國之門羅主義將爲其破壞無遺也。美國人祇知此主義之可寶貴，而不知此主義不稍稍加以擴大，或適足以啓美洲分裂之漸。其理吾請得而言之。

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其言語，文字，風俗，習慣，旣非與美國相同，則其不能融而爲一，乃自然之趨勢。苟加以人力，互相提攜，互相扶持，如全美會議之所計畫，則數十百年之後或亦未始不可收契合無間之效。若美國對於諸國，一方努力於聯合之工作，而一方復本舊時之眼光，以門羅主義爲自畫之城堡，則諸國中不無翹楚，焉得不有反動，如ABC聯盟（卽阿根廷，巴西，智利三國聯盟取其國名首一字母名之）卽其見端也。近來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中，有所謂全西班牙主義(Pan-Hispanism)者，卽隱然與全美主義(Pan-Americanism)相對抗，以爲全美主義不過美國居心囊括美洲之一種口頭禪，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不可不脫美國之羈絆而有以自立。吾且介紹阿根廷有名著作家英競尼羅博士(Dr. Jose Ingenielos)之言論，以爲此說之代表。

其言曰：『吾人不願而且不能復爲全美主義者。有名之門羅主義，一百年來，似爲吾人抵禦歐洲壓迫維持政治獨立之惟一保證，而今則已漸漸露其眞相，蓋不啻美國干涉吾人事務之一種權利而已。此強鄰也，其資本主義之發展，大戰中已達其極度。其資本階級今且挾其經濟勢力，以政府爲工具，進而侵佔世界各國之富源，掠奪世界工人之所得。同時其政府亦蓄志擴張領土，日進無已，故「美洲乃美洲人之美洲」之一語，在今日之眞義，不啻曰「美洲——拉丁亞美利加——乃北美人之美洲」矣。顧吾人須知今所抨擊者乃事實，而非與北美人之情感有傷。美國

之危機，不在其逐於人，而實在其勝於人。惟其富強，人乃畏之。吾人今日之所有事，乃在研究如何可以使美國之權力與吾人之獨立與主權可以並行而不悖。』

讀者至此，當可明瞭拉丁亞美利加智識階級對美國之態度為何如矣。夫美國與拉丁亞美利加之間，其勢力之衝突，既如上述，然則將終不可以調和乎，全美主義果不可以實現乎？曰，是又不然。英競尼羅博士所謂今日當研究如何可以使雙方主權兩無妨碍，誠為切中要害之談。歷屆所開之全美會議與夫華盛頓之全美聯合，其旨趣與職務，要無非盡力於全美主義之實現。然而竊以為徒恃此形式之會議無益也。美國對於拉丁亞美利加之心理與態度，有不得不澈底改革者在焉。謂予不信，請摘取祕魯國里麥大學 (University of Lima, Peru) 裴朗台教授 (Prof. Victor Andres Belaunde) 之言論，以殿吾篇。

裴朗台教授之言曰：『門羅主義當得一新主義而完成之，此新主義者，卽民治結合 (Solidarity for Democracy) 之謂也。



美洲諸國，休戚相關，要不能不相聞問。獨立與主權乃完成民治所必不可少之工具，此固無待煩言。門羅主義僅足以保障諸國對外（美洲以外）之自由，換言之，僅足以保障諸國對外之獨立，而尚不足以維護諸國內部之自由。使美洲諸國但有門羅主義，而無民治政府，則內部之自由仍不可得。故諸國今日之急務，端在遵守門羅主義以外，為民治之結合。所謂民治結合者，非神聖同盟之謂，絕不干涉他國之內政。其與門羅主義（卽主權結合 Solidarity for Sovereignty）之異點有三。以對象言，門羅主義之對象為國家，而民治結合之對象為政府。以性質言，門羅主義乃政治的，而民治結合乃道德的。以方法言，門羅主義有賴於條約之締訂，而民治結合乃惟恃輿論之督促。使全美主義而非徒託空言，則必須從事於實際的努力，根據絕對平等之原則，促成全美民治政府之結合。苟能如是，則拉丁亞美利加國家之迪克推多勢必逐漸絕跡，而美國與拉丁亞美利加之間，將不復見有猜疑，其為福於全美，寧有涯涘哉？』

被反動勢力支配着的歐洲

意大利尼蒂著

化魯譯

目前歐洲時局已鬧得不堪收拾，幾乎可說和我國政局一樣的糟。英法兩國爲了賠償問題，已把誠信條約的假面具揭下，並將大家反目。德國的內閣屢經更迭，皇黨和共和黨都蠢蠢思動，究竟是那一派勝利，雖不得而知，但革命大概是不能免了。巴爾幹諸國有大半已被白恐怖主義的黑衫黨所包圍，政府正在向人類社會進化的旅途上，用加速度開着倒車。意大利是要想趁火打刼，擴張帝國主義的野心，但慕沙里尼一個立足不穩，就會把意國變成第二俄羅斯了。至在中歐洲依然天天在那裏屠殺猶太人。我們以前總不會想到大戰終止五年後的歐洲，竟弄成這般模樣。我們本來想趁着這休戰紀念日做一篇文字，詳述最近歐洲紛擾的情形，適從新到雜誌上見了意國尼蒂所作論文，對於最近大陸內政外交情勢，批評得非常痛快，所以就譯了出來。尼蒂(Francesco Nitti)是前意國首相，歐洲有數的政論家，爲反對凡爾賽條約最力的一人。讀者在本誌中見過他的論調大概不止一次，這一篇更非常簡明切當，希望讀者加以注意。

一九二三，一〇，二〇・譯者

全個歐洲大陸現在都被籠罩在反動勢力之下。現在歐洲所有的武裝的軍隊比大戰前還多。各種復古的法律制度，到處都在提議施行。舊式的保護貿易主義成爲一時的流行品。有幾個老實把國會廢除了。到處通行的只是强權和暴力；卽使在法律上沒有採行狄克推多制，但實際上和狄克推多制已沒什麼兩樣了。在中歐洲許多人正在夢想着帝政復活；法國的國家主義者本也就是皇黨和復辟黨。許多論調，好像在幾世紀前已討論過的，現在重又變成歐洲人的口頭禪了。

這種危急的狀態不但擾亂和平，而且經濟關係因此也不易回復。前次歐洲大戰是因巴爾幹問題而起。戰後的和議，却又從新引出許多巴爾幹問題來。克萊孟沙曾說：平和條約不過是繼續戰爭的一種方法。這話眞說的不錯。現在戰事是正在繼續着呢。戰敗國不用說是已經屈伏了，但是誰能說戰勝國從此便高

枕無憂啊。

從大戰開始到終了，協約國曾鄭重宣言，說他們的戰爭目的，是爲了促進文化的最高理想是爲了保障自由保障民族自決及民族獨立主義。當時他們更再三宣言，說這次戰爭是人類末次的大戰爭了。這些話並不是幾個不負責任的思想家和著作家隨便瞎說說的，却是從那些大國的政府領袖嘴裏說出來的。白里安代表了全體協約國曾經這樣的說過，後來威爾遜的著名的十四條，又重新把這些戰爭目的加以肯定。誰料克萊孟沙就因這十四條大生了氣。克萊孟沙竟向人這樣地打趣着說：好一個威爾遜總統，他竟想比摩西還多立下四誡啦！

全部平和條約是用仇恨和猜忌寫成的。被征服民族的領土，都被隨意分配。最沒理的是一邊把德意志匈加利，土耳其的人民平白地逐出本國籍，一邊在歐洲硬立起幾個非民族國家來，叫這些國家招募了大批軍隊，以防國內異民族的叛變。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便是最顯著的幾個例證。

當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開會時，法國人存心要堵住俄國，使不能和德國交通。結果便建立了一個波蘭新國，這新國並不照威爾遜的人種領域劃定疆界，不過是用以分隔俄，德兩國，擴張法國軍事範圍罷了。這便鑄成了一個大錯。德國既被奪去了海外殖民地，被割去了西境的一片富饒領土，又把她的對外貿易機關她的大部分的工業原料，她的全部商船，都奪了去。那末列強即使爲了他們自己也應該准許德國在俄活動才好，因爲德國只有這一條生路，總不該也把他堵住，把德國分成兩截，在中間硬劃出一個『丹齊走廊』幷立起一個有二千三百萬人口的波蘭新國來，這實是永久的禍祟。波蘭人口中，純粹波蘭人不到三分之二，而這三分之二的波蘭人中又包含四百萬的猶太人，猶太人是被波蘭人當作異種看待的。爲維持國內的安全計，於是波蘭不能不養着大批的軍隊，現在波蘭是歐洲最大陸軍國之一，這些陸軍都是用以對內的，這是何等不自然的事！

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分子固然是優異的，可是捷克只佔了人口的少數，而且捷克人和斯洛伐克感情就不大好。在全人口中，捷克人只有六百三十萬，此外三百四十萬的日耳曼人，一百九十萬的斯洛伐克人，一百萬的匈加利人，四十五萬的魯點尼亞人 (Ruthenians)，十萬波蘭人，二十萬的猶太羅馬尼亞人及其他民族，都是和捷克民族立於敵對地位的。此等民族人種，宗教，情感都絕對不同。捷克人只佔了人口中的少數，爲維持現

在政府的地位起見，自然非擁有強大軍隊不可。若按照人口比例計算，現在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算是世界最大陸軍國之一了。

羅馬尼亞，希臘，南斯拉夫雖然比較的緩和些，但是國內民族的混亂也和上述諸國差的不多。比利時戰後產出新軍國主義的政府，因此國內的華龍(Walloons)與佛蘭敏(Flemings)的傾軋比從前更甚。代表華龍民族的政府擁有強大軍隊，以壓抑佛蘭敏民族的獨立。最近關於干德大學(University of Ghent)的爭鬨，便是一個明白的例證。佛蘭敏代表人口的大多數，華龍民族却只佔少數，但因政權在華龍民族的手裏，華龍民族有了許多大學，而佛蘭敏民族只有一個干德大學。最近政府竟想連這用佛蘭敏語的唯一的大學也一併廢除，因此兩民族間便引起了重大的爭執。

德國已經解除軍備，奧匈帝國也已崩裂，俄國又被堵絕了。一九一四年代表歐洲軍國主義的三大帝國，現在已不能像十年前那樣的活動了。可是現在歐洲的武裝軍備仍比大戰前還多，這不是可怪的事情嗎？

最值得注目的是法國的行動，法國在來因省佔領軍的軍費比被指為武力主義的戰前德國的海陸軍擴張費還多。要是法政府拿了這些軍事費用，以及德國被佔領地毀損的費用，以修復法境的兵燹區域，恐怕歐戰後的兵燹區域早已經修復好了。

大戰後的法國政策眞令人驚駭不已。德國已完全解除軍備了，除非德國甘心自殺，總不會再用了武力來抵抗法國。可是法國直到現在還繼續擴張軍備，雖然財政困難，預算支絀，却都不管。法國現在擁有世界最大的陸軍，而且竟可說在平和時期，沒有比法國擁更大的軍隊的了。她所企圖的究是什麼？在華盛頓會議中法國對於潛艇問題的態度就很使人注意。去年基諾亞會議提出裁減軍備問題時，魯德喬治代表不列顛宣言對該案表示同情，法國代表巴都(Bathou)却說該案在目前時機未至，如提出討論，法國便當退出議席。當我草本文的時候，把巴都宣言重讀一過，覺得這宣言把法國的野心赤裸地宣示出來了。

德國本來沒有航空隊，現在更不許他有。但是法國却用了全力，用了她的所能有的財富建造成世界最強大的航空軍隊。法國一九二三與一九二四年分的軍事飛機建造程序規模的宏大，眞使人驚心駭目。德國現在連一艘潛艇，一架飛機都沒有了，

那末法國建造了許多潛艇飛機究竟是爲了誰？難道是爲了對付英國和意國嗎？總之，法國的政策非詳細說明不可，因其中有關係的不單是德國，而是全部歐洲。

政策是有模倣的傳染性的。一國添設了軍備，一切的國家便都非添設不可，便是本來不需要軍備的國家，其勢也不能不增設。我曾經從國際聯盟的公告中搜得許多事實，把各國軍備，按照土地，人口，及財政狀況列成比較表。我將來想把這些比較表刊布出來。在這些表中最可注意的是許多國家的軍備，和她的國情比較起來，實在太不勻稱了。

軍備一天擴張似一天，他們勢必有一個目的。差不多各國都有民族主義的衝突，民族主義者感情又往往是過分膨脹。結果是怎樣？這自然難說，但這是很容易看得到的，在許多國家，反動精神和武力主義，一定是在一條路上走。

軍國主義，保護貿易主義，非國會主義，反動精神，還有猶太人排斥，這些其實只是一件東西。現在歐洲到處都講貿易保護；在大國和小國都是一樣。軍械製造商又從中搗亂。歐洲許多大報紙幾乎都是軍械製造商佔有着。

一切的無窮的紛糾都和兩件事情有關！一是賠償問題的啞謎，一是德國領土的佔領。領土佔領是近代歷史中新發明的事實，不幸這種新發明竟是不祥的。按照凡爾賽和約，戰勝國得佔領德屬三區領土至十五年之久。第一區於五年後撤兵，第二區於十年後撤兵，第三區於十五年後撤兵。但是，照樸蔭凱賚和巴都的宣言，德國的軍事佔領，到現在在法律上還不能算是已經開始，因爲德國未履行付欵義務，和約當然不生效力。而且現在佔領區域也並不限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地帶，因爲按照和約經濟條款解釋起來，在德國未照付賠款的時候，戰勝國得自由佔領德國土地，並無一定的限制。這種解釋是極不公允的，可是法比兩國却根據了這種解釋實行佔領魯爾了。不但如此，凡爾賽條約明白規定禁止薩爾流域駐兵，但法國軍隊却仍在那裏駐守。要是樸蔭凱賚的這種理論繼續維持下去，在二三十年時期內，恐怕不會有安全的希望，武裝佔領，軍事管理，以及疆域爭執的狀態，也要永遠保持下去。而各國更不知又要添設多少軍備呢？

法國軍事委員會和法國下院財政審查委員長達力克的報告，已把法人重大的陰謀揭露於全世界了。這陰謀是這樣的：法國幷吞薩爾，使萊因省和德國分離，成爲一自治邦，永遠佔領魯

爾——這就是佔領歐洲大陸的全部煤鐵生產，使法國以武力稱霸大陸——鼓動巴威略使離德獨立。自然法國的民治分子是反對這種陰謀的，但是從法政府的行動看來——雖然樸蔭凱賚表面也竭力否認——却確已有了採行這種計畫的決心了。

我們已把現在歐洲內面的紊亂情形，大概說明白了。因有這種紊亂的內情，所以歐洲各國，無論是舊國或新國，在這大風浪的時期內，要想謀本國的安全和發展，都把擴張軍備當作急務。一時的人心都傾向於民族主義，使連那最沒理，最胡鬧的民族主義者，也博得一時的擁護。在歐洲大陸，大家關自己的生存要緊，便也顧不得自由和正義了。在別一方面各國國內，因向來的歷史關係，黨派意見都不能一致，又在各國國內，往往有異民族的衝突。政府維爲持自己地位起見，不能不用了武力壓抑敵黨及異民族，因此更不能不擴張陸軍，採行反動政策。自由主義及憲法政治當然和這情勢不大適合，國會便也常常被丟在九霄雲外了。結果是歐洲人民全用了惡罵毒打，自相摧殘，無所謂公理，也無所謂自由。



所以歐洲大陸各國所流行的那種反動政治，其實不過是國際局勢所產生的結果：內政往往是外交政策所促成的結果，這在各國幾乎是一律的。

歐洲人民生活上與文化上的根本問題，現今有關民治的重大的問題是什麼呢？一言蔽之，就是怎樣解決賠償問題的謎，怎樣停止軍事佔領，這兩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要是這個啞謎一日不解決，無論何國的國內要是仍被外兵佔領着，那末在全個大陸上無論何國，不但對外國不能獲得和平，便是在國內民治的文化也決不能順遂發展。在屋子外面整日夜的爭吵着，却想在屋子裏面過着平和安適友善的日子，這是不可能的事啊。

那末，用了什麼方法解答這賠償問題的謎呢？

資本主義的浪費（續）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現代產業制度觀——

郭夢良

產業革命以後，確實增加了不少的失業者。應用一部機器，至少有五十人以上，因之賦閒，而因同業競爭必然的結果，一家工廠採用了，凡是同業的工廠一定也都採用了；失業的勞動者，實際總在千萬人以上。產業革命以後，機器的發明與改良，日進無已；失業的勞動者，便也日增無已。資本家以贏利爲第一條件，自然與其多用工人，不如乞靈於發明家。歐美的資本家一年津貼技術機關的費累百十萬而不惜，其故可得而知了。據英國調查的結果，卽在工商業最爲興盛的年份，失業的勞動者也在百分之三·六以上，合之實數爲六十萬人，以每個勞動者平均擔負四個人的生活費計算，便是二百四十萬人，這何等重大的事實！若在產業革命以前，則失業者爲數極微，幾於無有，我們只看產業革命以前失業差不多不成問題，卽在現在的農業界也幾乎沒有失業者，便可以知道了。不特此也，過此以往，商業不興盛的年份，一定比商業興盛的年份少。其原因，因爲商業發達由於銷路之大，銷路所以大；由於尙還有不會採用機器生產的國家。可是現在這些國家也漸漸開始採用了。這些國家一天一天的採用，結果以工業立國的國家，商業銷路便一天一天的加壞，依天然的趨勢，非至國外商務完全沒有了不可；而同時機器日益改良，同量的生產品可以少用許多勞動者，表裏夾攻，過此以往，失業者非銳增不可。所以失業的問題，可以說是於今爲烈，也可以說是方興未艾，非特別加以重視不可。

不過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者很是樂觀，他以爲這些數十百萬

因採用機器而暫時失業的勞動者情形固然可憫；然而我們不要忘却勞動的『轉動性』。這些勞動者在一方面因採用機器失了本來的職業，而他方面採用了機器，這個機器的生產便也需人，則失業於此者，不難得業於彼。可是我們請這班經濟學家不要臉皮太厚了，難道製造一部機器的勞動者其數目會等於因一部機器而失業的嗎？若使相等，則資本家本來是爲贏利而採用機器的，寧不多此一舉？至於此刻數目之所以能够勉强相抵，或相差無多，乃是國外需要機械的地方尚多的結果，然而誰敢說，以後還是如今一樣的多呢？等到那個時候，諸位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者又將何恃而無恐？

這班個人主義的經濟學家，似乎也費了一點心，曾經對於這個事實加以實地的考察，結果他們發現出失業者有兩種：(一)有技術而暫時失業者，與(二)沒有技術而無從工作的工人。同時他們尚發現失業的情形也有兩種，(一)季候的失業，與(二)永久的失業。他們對於這個問題既經得到所謂完滿的解釋，便更進一步，覺得解決的方法也很是容易，對於沒有技術而失業的人，他們主張建工藝傳習所以教之。這不是很容易嗎？至於因季候而失業的人，更是簡單，只要於他們本來職業之外，再學習一種補助的職業便够了。

這兩種以外的其他的失業者，可以用轉移勞動的方法來補助，由政府規定一種交換勞動的方法，幷且設法借與盤川，便足够了。這不過幾個小小機關，幾十個熱心的辦事員便可了事，也不是很容易的嗎？

領教了，只是不相干！試問那一個工廠肯加用不需要的勞動者？教以技術，有何用處？現在的失業情形差不多各地是共同的，在工業發達的國家，那一塊地方不有失業的常備軍，更運到那裏去？

可是讀者不要誤會，以爲我追源失業之所以加增，由於機器之採用，便以爲我是不贊成採用機器的，是主張要回歸於古代手工業的。我以爲失業的原因雖由於機器的採用，而責任却應歸於現在產業制度身上。機器採用的眞正效果，照理不出於下列兩途：(一)勞動者去生產比從前更多的商品，使人生的享用增加些，或(二)平均每一個人每日可以少做若干工作，勻出時間從事精神的享受。其結果絕不是(一)多生產了，却給少數人享受，(二)一部分還是照舊的工作，而一部分人失業，致使從業與失業者均得不到精神的享受。使人類多得精神或物質的

享受，誰也不能說他壞，可是用之於爲贏利的產業制度底下却是壞了。我們對此只有替機器呼冤那能够更抱怨他！

所以上述個人主義的經濟學家所想的辦法，因爲先肯定了爲贏利而生產，結果都不是辦法。眞正的辦法只有根本將現代產業制度推翻。現代產業制度推翻了，我們幷無需去想解決失業；却是想如何將此刻一部分勞動者失業的時間分作全體人們的享受！

我們實在太傻，資本家那裏有誠心解決失業的問題，他的命脈全靠於失業者身上。他們不特不想解決失業問題，幷還想法來維持這失業的常備軍呢！這怎麽講？商業的銷路有伸縮，出產的額量隨着也有伸縮，因而工作的人便不能不有伸縮。若使社會上每業的工人都只够用，則一旦發生臨時的需要，他們從那裏找人作工去，所以在生產伸縮方面說，不能不有失業者。這是第一。資本家所以能够操縱工人，是由於握有用否之權，去了這用否之權，資本家還不惟勞動者之命是聽嗎？關於這一點，Mr. Arthur Chamber 就很坦白的承認了去，他說，『我們必須維持那常有的失業勞動者，否則無告的資本家，勢將不得了。』你看，沒有了常備的失業的勞動者，資本家便是無告，其情形可想而知了。這是第二。資本家所得的贏利都是勞動的剩餘價值；勞動者所以肯將剩餘價值乖乖的付諸資本家，就是因爲賃銀制度的結果。但是假使沒有一個失業的工人，則勞動者要資本家多少工資，資本家便須給他多少工資；極致而言之，即使勞動者要求極高的工資，幾乎使資本家沒有贏利可賺，資本家也只得沒有法子。這個情形，我們可以拿最近新勞動組合的政策來證明。當勞動者罷工的時候，最怕的是 Blackleg（譯爲黑腿）與 Scab（譯爲贅疣）。什麽是贅疣，就是當一部分勞動者罷工的時候，其他一部分的勞動者，因生計或其他關係，不肯罷工。仍舊替資本家做事，因而把團體的進行破壞了。什麽是黑腿，就是當一批的勞動者罷工的時候，另外跑出一批勞動者，情願照罷工那一批勞動者未能工以前的條件，或稍爲優越一點的條件，替資本家做工。他是乘人之危的人，其根本原因雖然由於沒有階級的自覺，然而直接的原因，也是生計的壓迫。新勞動組合爲着對付此等事實而發生，想出了一個『團體契約』(Collective Bargain) 的辦法。這一個辦法，第一步先擴充勞動組合的範圍，將所有從事同一工業的勞動者，都包含在一個勞動組合裏面；同時又開放門戶，凡從事同一工業，而不一定現在正在從業

——就是失業的勞動者也許之加入。因此他們便可以將勞動組合與資本家站在對立的地位，替勞動者立下出賣勞動力的條件，而且代表勞動者與資本家接洽。資本家要用工人，只有同他接洽，他反對替這個工廠工作，資本家便無從得工人。這一種辦法，實行以後，我敢斷定一定非常收效。然而話歸本題，這還只是設法使失業者不至為資本家所利用，以害同業的人；若使根本上就沒有失業者，資本家不更要受苦嗎？這是第三。（請參看去年時事新報附刊的社會主義研究旬刊第十六期拙著對於罷工勞動者的一個建議與十五期的拙著基爾特社會主義方法略說兩篇。）

不過勞動者們雖然一時失業，而他們和他們妻子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總是要過的。他們的生活既總要過，那末出路又在那裏呢？這件事要分兩層講，假使失業勞動者的數目非常之大，足以激起不平或暴動，則他的出路一定是革命或暴舉。可是在事實上，失業勞動者的數目多半不會頂大，總在百分之三四至百分之五六左右，其原因一半由於現在產業組織的破綻還不至如是暴露，一半也由於一二百年來以來的勞動組合無意中替他彌縫了。說到這一層，事情非常奇怪，勞動組合這個東西，自他發生的歷史上看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種管理勞動力的供給，且替勞動者們與雇主接洽工資價格的機關。自從勞動者有了勞動組合以後，勞動者的工資，便確實增加了多少，照勞動組合的本來意思，這個增加的工資，是用來增進勞動者精神上和物質的幸福。可是湊巧得很，失業者數目的增加，也就在這一二百年之內，因此所增加的工資便不照原來的計劃，拿來作增進勞動者幸福之用，卻輕輕地，自然而然地，移作失業時的費用。那末由此看來，豈不是勞動組合替資本家盡了這許多年維持失業勞動者生計的職務，便是替資本家盡了這許多維持產業界必不可缺的餘剩勞動力的職務，便是替資本家彌縫了這許多年的破綻了。你說奇怪不奇怪？

既然知道失業的勞動者是因勞動組合的組織而得維持，我們請再進一步研究這個維持失業勞動者的擔負，究竟歸在誰的身上呢？換一句話說，就是這個因勞動組合而增加的工資，究竟出自誰的荷包呢？淺見者流以為一定是出自資本家了，因為這個錢明明由資本家拿出，而且勞動工資的增加，便是企業家的利益的減少。只看資本家當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時候，總是極力反對，若使不是與他們的利益衝突，他們又何苦如此吝嗇

呢？這個話驟聽似很有理由，可是又忘記了現在的產業組織根本上是根據於賃銀制度上面與物品的價格是依生產價格與活動價格而定的兩點。賃銀制度的精義是說：勞動者必須自己將自己當做商品加入所生產的貨物裏面，讓地租，利息，贏利，來分他的餘剩價值。資本家既可以利用貨銀制度，將地租，利息，贏利等等重擔加在勞動者身上，自也不難再將維持失業的重擔，加之產業上面，因而加之勞動者身上了。資本家榨取地租，贏利的方法，是先將工資歸入生產價格裏面，然後於生產價格以外賺取活動價格，——便是餘剩價值。生產價格中包含地租建築物的費用，機械，機械耗損的費用，購買原料的費用，雇用管理人的費用，購買勞動力的費用等等。在這許多部分裏頭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波動的。勞動這個商品他的價格本來是屬於波動的一種，而維持失業的費用，實際雖作爲維持失業之用，而形式上究是歸納在工作的工資裏面。則增加維持失業費用的工資，事實上只是生產價格中的一個波動要素價格高了一點罷了。資本家所賺的是餘剩價值，而非生產價格。維持失業所加的工資既歸在勞動的價格裏，自然只是勞動者自己擔負失業工資罷了，與資本家有什麼相干？眞正與資本家有損害的，是勞動者的工資占了資本家贏利的部分。工資先要能够侵入贏利的部分，資本家的利益才會減少。有了賃銀制度，又因爲資本家所賺的是餘剩價值，資本家所應得的地租，利息，贏利，便不能有所損傷。至於這個擔負是由勞動者自負；就各個說，是各個勞動者作業的時候，擔負了失業的費用，就全體說，是作業的勞動者擔負了失業勞動者的費用。却是非常明白的事實。所以非等到賃銀與爲贏利而生產的制度根本推翻以後，失業因爲與資本家有利的緣故總是免不了；而失業的擔負，無論如何，總是由勞動者擔負，那些求解決失業問題於失業問題者，眞是可憐而且可笑！

因失業而生的浪費，事實非常明白，差不多可以不必說明。將許多失業勞動者的勞動力拿來應用，可以造出許多有益於社會的工作，這是不消說的了；而在他一方面社會因失業之故，無端擔負了許多可以不必擔負的重擔，也是不經濟之至！你想以本來可以福利社會之人，只因組織不善之故變爲社會之蠹，來往計算，社會的損失爲何如？以通常失業者占全體勞動者百分之五計算，社會失却這百分之五的貢獻，反又增加了百分之五的擔負，約略說來，社會的損失總在全部生產力百分之十，便是

十分之一，這是如何重大的數目！這就物質方面而言，再說到精神方面，則資本主義精神上的罪惡大大因失業而增加。勞動者日惴惴於失業之虞，結果便養成彼此偏狹與患得患失的心理，非設法陷害他人，不能得到自己的工作；非蠅營狗苟以奉承資本家，不能得到工作。於是同爲生產者，而事實上儼同仇人了；於是本來係社會的主人翁，而事實上完全是個奴隸了。賃銀制度底下之缺乏協助精神與自動力，失業實其大因！

* * * *

說完了社會上最大多數的勞働階級無盡藏的生產力，因產業組織不良之故，舉皆放棄，或是蹧蹋的消極浪費以後，我們請再進討論他的積極的浪費。說到積極的浪費，最先就要首推現在產業組織的分配方法。按理，分配機關的職務在於完成生產機關的效用，所以他只是生產機關的一部分，所加於社會的負擔，也只生產所加於社會的擔負的一部分。可是現在的分配機關呢，他絕不是生產機關的一部分；所加於社會的擔負，也絕不是生產機關所加於社會擔負的一部分。現在的分配方法是將物品的所有權，由生產者的手裏，移到分配者的手裏；由製造家的手裏，移到商人的手裏，然後再由分配者移到消費者的手裏。當所有權由生產者的手裏移到分配者的手裏的時候，生產者對於貨物加以一度的掠奪，與分配者算清了關係；然後再由分配者加以第二度的掠奪，移到消費者的手裏。所以在現在產業組織底下，生產與分配完全是兩個機關，分配所加於社會的擔負是另一種的擔負，而不是生產所加於社會的擔負的一部分。

在分配機關爲生產機關的一部分而所加於社會的擔負只是生產機關的一部分的時候，縱使在現在爲贏利而生產的產業組織底下，社會要擔負生產者的地租利息，贏利也只是一重的地租，一重的利息，一重的贏利。在生產機關與分配機關分離了，分配機關的擔負構成了另一種的擔負的時候，社會除擔負生產機關的地租利息贏利以外，又須擔負分配機關的地租，利息，贏利，便是擔負二重的地租，二重的利息，二重的贏利了。讀者或是對於這些話不很明瞭，待我舉例說明。在手工業盛行的時代，差不多生產者就是分配者，（現在中國的工店便是如此）他一方面生產貨物，一方面便出賣貨物，他的資本只是一份，他的機關也只是一個，他的主人也只是同一人，自然消費者所擔負的地租，利息，贏利也只是一重。那末他們出賣貨物的價格只加這

一重的地租利息和贏利便足夠了。譬如一件東西他的生產價格爲一元加上二毛的一重地租一重利息一重贏利，只要賣一元二毛錢便足夠了。若在現在生產者與分配者爲兩個人，生產者不是分配者，分配者不是生產者。生產要一份資本，一個機關，一個主人；分配又要一份資本一個機關，一個主人。則每件東西賣到消費者手裏的時候，就要加上生產與分配的二重地租，利息，與贏利了。譬如一件東西，他的生產價格仍爲一元，生產者加上一重的地租，一重的利息，一重的贏利二毛賣給分配者；分配又加上一重的地租，一重的利息，一重的贏利，又是二毛，這個貨物便要賣一元四毛錢了。而況生產機關只有一個，而依現在分配的方法，分配機關可以有許多個，有躉批的，有零售的，又有行販的，一件東西由躉批的分配者的手裏，移到零售的手裏，加了一重的地租，利息，贏利；由零售的分配者手裏移到行販的分配者的手裏，又加了一重的地租，利息，贏利；類推下去，經過的手越多，便社會所擔負的地租，利息，贏利也越多。生產者的地租，利息贏利只有一重，而分配者的地租利息，贏利可以有好幾重，結果社會動不動就要擔負三四重乃至五六重的地租，利息，和贏利了。

Mr. Binney Dibblee 說：『英國 Oldham 城爲供給全歐紡織物的消費的出產地。可是所需要的資本，還比 Manchester 和 Liverpool 的商人爲着經營幷販賣他的紡織物所用的資本少過許多。因此我們可以見得現在買賣東西的費用，比製造東西的費用爲大。就是世界上組織最完備而分業最發達的產業也是如此。』何培遜先生說：『倫敦只是一個商業的城市，無甚實際生產之可言，然而倫敦的財富比起英國全國二十個大工業城市所有的財富的總計還多得多。』大家試想這是有道理的嗎？這不是極大的浪費嗎？

只可憐一般勞働者，因爲一方面他到底是個生產者的緣故，他要擔負企業家們的地租，利息，和贏利；一方面又是消費者的緣故，又須擔負分配者的地租，利息，和贏利。他們現在的擔負實在太重，而擔當不了了，我們產業制度的浪費增加了我們民族上的罪惡，實在不少呵！

Mr. Binney Dibblee 又計算倫敦每年廣告品的印刷費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一千萬鎊——他推測倫敦每年全部的廣告費用，至少要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左右——一萬萬鎊——美國和加拿大的廣告費用至少在二五〇、

〇〇〇、〇〇〇鎊─二萬五千萬萬鎊─歐美兩洲每年的廣告費用，統計不下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六萬萬鎊─這一筆款自然也是歸消費者擔負了。大家試想六萬萬磅是何等重大的數目，却是爲什麼而用？這只是一例，其餘也可想而知了。分配擔負擴大的結果，勞働者地租，利息，和贏利之擔負日增，賃銀便相對的日下。據英國的調查，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十年之間賃銀的比例，只增加百分之一·二而物品價格的比例差不多貴到百分之十，所得稅增加的比例進到百分之二十六。這都是實在的數目，絕不是用幾句空話所能搪塞得過，個人主義的經濟學家尙有何言？

估計現代產業制度的浪費，只就這六萬萬鎊的廣告費，已自可觀。第一，增加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負擔；第二，錯用了社會上的勞動力，不然便可以生產多少有用的物品；第三腦力不用於福利社會的事業，却浪費了廣告術上面，第四報館全靠廣告才能發達，因此他所給與社會的智識上和精神上的惡影響也是不少。唉！現在產業制度的分配方法的浪費與罪過，眞是計算不盡，罄竹難書呵！

解決的方法，在於推翻現在的分配方法，由有組織的消費者與有組織的生產者直接交易，將分配機關還他生產機關的一部分；如是則不特消費者省却分配機關一重地租，利息，贏利，的擔負，而一切例外分配的費用，如廣告費之類也都可以省得了。可是有組織的消費者與有組織的生產者直接交易，雖然可以免却現在分配機關的浪費；却是在爲贏利而生產與應用賃銀制度的產業組織底下，有組織的消費者與有組織的生產者直接交易的事根本上不可能。因爲若使仍舊有賃銀制度，依舊是爲出售而生產，便依舊有餘剩價値。餘剩價値便是生產資本家與分配資本家必爭的一塊肥肉。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除非根本上去了這一塊肥肉。你有什麼法子能夠叫貪得無厭的資本家見利而不圖呢！現在的消費合作，便是想使有組織的消費者與有組織的生產者直接交易，以免第二第三度仲介人的掠奪，而同時又不要推翻現在的產業組織。這種分配方法，在資本家不受重大影響的某種限度以內，或許有多少的效果，但是他的效果也只能到某種限度爲止。否則一旦觸犯分配資本家之忌，非立刻身首異處不可。所以這種事實視爲彌縫政策，爲藉以稍蘇民生之困則可；若視爲蠶食政策，要藉以逐漸排出分配的資本家，使之絕種，却是完全不可能。因爲他是與全部產業組織有關

連的，要解決分配問題於分配領域以內，無異於求解決失業問題於失業問題裏，同是可憐而且可笑的事業！

此外，現在的分配方法尚有許多『豈有此理』的浪費，遠在廣告費用之上。據我所知，略舉一二。我是最不熟世情的一個，居然見到，則此類事業事實上大約也不少了。福建以各銀號的鈔票爲標準貨幣，一切市面的物品價格都用鈔票計算，而這個鈔票却比現洋的價格少約十分之一，就是一元鈔票約合大洋九毛左右。因此有好幾家公司的貨品，因爲在各地是按大洋計算，在福州則按鈔票計算的緣故，譬如總公司不在福建，該公司在福建市面的價格比在總公司或其他分公司所在地的價格爲廉，亦約便宜十分之一，批發自然也是一樣的了。這是有利可圖的地方，因此就有許多人將總公司運到福建消售的貨品買了來，回頭運到總公司所在地出買，只要所加的運費少於物品因貨幣不同而便宜的價格，便有多少利錢可賺。所以一時之間，廣生行的貨呀，馬玉山的貨呀，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的貨物呀，都紛紛往回頭運。你想這是如何的浪費，那些貨物一來一往的運送，豈不是白蹧蹋了？有什麼道理？還不是由於現代的產業組織根本上是爲贏利而經營的緣故？

總結上文，現在的產業制度所加於民族生命上的經濟擔負如下：

(一)現在的產業制度使得社會上五分之四國民的經濟權利全被掠奪，所有生產機關和剩餘富力，都歸爲地租，利息，和贏利之所有。

(二)縱使勞動者的工資，因勞動者的技術精巧與組織完密，而升至超於生活費以上的地位，然而因爲他們事實上要維持失業的費用的緣故，結果有等於無。

(三)現在的分配方法容許不經濟的仲介階級存在，這種仲介階級把剩餘價值擴充到非常不健全的地步，使得分配不成爲生產機關的一部分，致民衆多擔負了一重的地租，利息和贏利。

(四)以上幾種情形的結果，使得全世界的經濟組織變成虛僞的，且對於社會的經濟健全發生極大的危險。

至於他的浪費，則：

(一)因爲缺乏協助精神與自動力之故，使得生產效率大見減少。

(二)現在的產業組織免不了有失業的情事，這無異於貨棄

於地。尤其已甚者，竟替社會添了本可以不必爲社會蠹的社會蠹。

(三)因爲分配與生產分離的結果，致使分配所需的資本，等於或且多於生產的資本，而這些分配的資本却是可以不必要的。

(四)同一的結果，浪費了許多不必費的財力與勞動力

(五)增加了不少附於資本的寄生蟲的擔負。

(六)民族的獨立，根本依賴於個人的獨立；現在的產業組織使得社會上五分之四之民衆都不能獨立。

(七)現在的產業組織，必然的產生階級的區別；階級的區別，必然的產生階級的仇隙。因而使得社會增加了因彼此的仇隙而起的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浪費。

總之，現在產業的生命，幷不是從他自己的根上發生出來的，乃是依賴外界和人造的刺激，從上面來刺激他使活動的。那般不親自作工，只管資本的數目的人，對於所出產的東西，完全沒有自然的滿足和興趣。他們所以從事工業，完全爲人造的贏利的刺激所驅。實際從事工作的人，可以有自然的滿足與興趣了，現在的產業組織又加以摧殘。潘悌說：『若使將現在產業社會中人造的贏利慾的刺激除去，其結果必生工業的停頓；因爲除贏利以外，我們的工業活動就沒有穩固性了。』照他的話，現在的產業社會只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其崩壞眞是所謂『可計日而待也。』

不過尙有許多人以爲這種人爲的贏利的刺激必不可少，否則發明與複雜和美麗的生產一定完全停止。這個話很動聽，然而絕不是實在的情形。先說發明：發明幷不是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無中生有的發見，而是既往的發明和建設事業的天然產物。大多數的發明，常常只是已知要素的綜合，與已知要素的新應用，至於發明人眞正的發明，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這個一小部分的發明，有的由於特殊的經驗，有的由於偶然的湊巧，絕不是一個人關起門來，立意發明，就能够發明的。所以也絕不是專利或特許贏利等等所能促進；也非沒有專利或特許贏利等等所可減退。醫生就是一個好例；醫生明明沒有某種新治療法的專用權，也不許有私存某種化學藥品配合方式的事實；然而醫藥上的發明幷不見得完全沒有，甚且絕不在其他之下。這是什麼緣故呢？第一因爲醫生是一種自由的職業，他們受一種精神的鼓舞，覺得醫生當置自身的利益於不顧，盡力從事救治病人的

義務，所以他們以忠於眞理，爲羣衆而服務爲第一義，而自身的利益倘是第二義。第二醫生之所以能盡他的使命，全靠彼此經驗的互相交換；醫生的學識本來是由醫生的團體中得來，自然他有什麼特別的發見便應當歸到醫生的團體去。而且醫生所得的經驗，是由於社會公衆的犧牲，社會不只籌款開設醫院，而且把自己的肉體給他們做經驗的材料，所以醫生實在沒有理由去專他所得的學識和發明的利。

其他的事業也何嘗不是如此？那一個專門家，他的學識不是由各該專門的團體中得來？那一個專門家的經驗，不是由公衆的犧牲得來？只不過在現在產業制度底下，他們不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不能灌注爲羣衆而服務的眞神精罷了。等到我們的理想社會底下，他們的地位完全一樣，安見醫生發明之必專美於前，而其他的發明不能追蹤於後呢？

而況與發明有幫助的，是快活的空氣，而不是贏利。發明家之得贏利，差不多都在發明成功以後，所以發明成功所得的贏利，謂爲社會對於發明家的酬勞則可，謂爲促進發明的原力則不可。發明幷不像別的企圖一樣，效果是可以預期的。所以若使眞有一個人立意要藉發明來取贏利，他還不如另打主意，所得旣豐而且較有把握之爲愈。發明家之於發明，實在與藝術家之於藝術，著作家之於著作品一樣，他對於發明的自身覺得有自然無窮的興趣，對於人家之歡迎與讚美他的發明，有說不出的快活。試問一個藝術家或是一個著作家他對於藝術或作品自身的興趣大呢？還是對於出賣的幾塊錢的興趣大？他還是對於人家之讚賞他的作品的快活多呢？還是對於出賣幾塊錢的快活多呢？我敢斷定其在前而不在後。旣然在於興趣，而不在贏利，則對於發明有幫助的是快活的空氣，而不在贏利，可昭然若揭了。至於對於發明以後的報酬，則是很公道的一件事情，我想便是在我們的理想的社會底下也是可以有的，幷不一定要讓現在的產業制度專有。此外在將來的理想社會底下，發明家精力之結果，可以得到較好的持攜保護與發揚光大，一定比現在爲優。我只怕發明家對於現在資本家之掠奪，與掠奪他的精力的結果（發明家所發明的東西的利益多半被資本家非常刻薄的掠奪了去）還覺得十分不高興呢！

說到現在產業能够生產美麗和複雜的東西，我更不服氣。現在的所謂美麗與複雜，都因爲是站在錯誤的標準上面的緣故，結果都不美麗都不複雜。現在所謂美麗，以費用多量金錢與否

爲斷，並不以美爲斷。所以美而不費，與美而不貴的東西，都不受人家的重視。不美而費，與不美而貴的東西，反受人家的重視。美之一字蒙羞數百年，皆因爲金錢化了的緣故。即以實例觀之，藝術的進步，在中世紀時候，曾經登峯造極，現在何曾趕得上？若使現在眞正能够出產美的東西，則鑑賞美術之力，人皆有之，何必每年費六萬萬鎊的廣告費，來運動人們鑑賞他們所謂美麗的藝術品呢？可見其不是了！

粗製物品與爲贏利而生產有極關切的關係。製造得越快，生產價格便愈便宜，所得的贏利便也越大，所以生產之遲速是與贏利之多寡成正比例的。可是貨物之精良與否，却是剛剛相反，製造越快，貨物便越不精，所以生產的遲速與貨物之精美成反比例。推而言之，便是貨物之良否與贏利成反比例。那末在爲贏利而生產的產業制度，還要大言不慚的說能出產美的東西，這眞是『弗要面孔哉！』

消極方面既經約略將資本主義的產業組織批評過了，照理我們應該進而提出我們所認爲不浪費與有效率的產業組織。我們所信爲不浪費而且有效率的產業組織是基爾特的制度，大家已經知道了。不過基爾特的制度根據何原理而能有效率，與基爾特的制度用何種方法組織，而能毫無浪費，却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我們此刻還當提供出來，以供讀者的比較；否則我們一方面儘管批評人家如何，如何的不好，而他方面又不說出我們主張的所以好，殊不足以使讀者滿意，更不足以使反對者心服。

只是這個問題太大了，簡單的說明，讀者未必明瞭；詳細的說明，又爲篇幅所不許，實在是一宗困難的事。無已請將我們的出發點與我們的態度告訴讀者，或者不難於取信。第一我們的理想并不是關起大門，幻想出來的，而是考察現在產業制度之弊害而提供出來的。我們考察現在產業制度的結果，覺得現在的產業制度根本的破綻，在於不能使人們『得所，』因此決定我們將來理想社會一定要使大家各得其所。各得其所的社會，只有不容易辦到之一點或有可慮；至於其在道德上，效率上必有好效果，則是毫無疑義的。想必大家都可以相信。第二我們既已決定未來社會的目標爲使大家各得其所，我們所擬的辦法自亦向如何使大家各得其所的方面進行。凡如何可以使大家各得其所，我們便如何做去。我們雖擬出了辦法，我們的最後的目的，只在於使大家各得其所，所以我們對於我們的辦法毫無成見，

若使將來發現出有其他的辦法，更可以實現各得其所的理想，或此時所擬的辦法實行起來有發生窒礙的情事我們儘願意舍此從彼。我們既無成見於前，自亦無成見於後，絕不至有護短之虞；我們覺得為社會謀幸福，而結果竟至於護短，竟至於以社會的福利遷就自己的主張，殊失區區福利社會的本旨。此外，我們此時所擬的辦法，只就大體着手，至於詳細的計劃則付之闕如，這也是預先避免臨時護短之一道。有的人以為遺憾，以為缺點，我們則剛剛相反，認為此正是我們的優點。

為着提出我們的大體辦法，我過些時還打算做一篇『基爾特的組織』就教大家。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稿竟

一九二二年世界各地黃金產額的百分比

非洲產	五三·三%
北美產	二九·三%

（共計值金九〇、〇四三、〇〇〇元，內美國四九、〇九六、〇〇〇元，加拿大二五、四四七、〇〇〇元，墨西哥一五、五〇〇、〇〇〇元。）

南美產	三·六%
澳洲產	六·五%
亞洲產	六·四%
中美產	〇·七%
歐洲產	〇·二%

（蘇俄所產，因他們不視為黃金，故不計在內）。（梵）

園城芻議

陳萱

序論

予嘗遊歐美之巨邑矣，見其層樓之高，道路之闊，車軌之輻輳，人聲之喧闐，未嘗不歎麗乎其大，郁乎其盛也！然而遝雜無序，塵穢不潔，營營衆生，爭衣奪食，孳孳惟利，羣情滅絕，休養不得其宜，奚取乎大盛爲哉。予又嘗居中國之村野矣，雞犬相聞，居民團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詐虞不生，熙然安逸，又未嘗不歎民風之淳，居處之洽也。然而交通不利，民智何闢，織耕之外，未有物質，奄奄不振，氣象如息，利用不得其所，又非今世物競所可僅存也。竊思併兩者之美，以求適人生之境，則有英之園城焉。

英國園城創議人何華氏與其「明日」之影響

英國園城之創，何華氏(Ebenezer Howard)明日(Tomorrow)一書實爲之先聲，時一八九八年也。凡社會改造之說源於社會之有病，柏拉圖(Plato)之理想國(Republic)，慕爾(Thomas More)之烏託邦(Utopia)培根(Sir Francis Bacon)之新亞的郎的(New Atlantis)康伯紐拉(Campenella)之日城(The City of Sun)，哈靈頓(Harrinton)之阿西寨納(Oceana)，毛立詩(William Morris)之無是地消息(News from Nowhere)，卡培(Cabet)之意加利亞旅行記(Voyage in Icaria)，以及吾國陶靖節之桃花源記與美國白立梅(Bellamy)之回顧錄(Looking Backward)，均感於當時社會組織之不完美而玄構一理想社會以爲藥正，究其持論之異，率以其時情形之反動力而各別。何華氏鑒於倫敦生活之不適人生，乃作明日一書，於『鄉村之都市化』『都市之鄉村化』推闡詳

盡并有圖說若干以實行其心目中所謂理想地者蓋非『烏託邦』(Utopia)而實『有託邦』(Eutopia)也。其書出後頗引羣衆注意，氏之計畫卒實行於蘭芝華斯(Letchworth)距明日出後未五年也。蘭芝華斯園城建設之後，成效卓著，未幾即有華爾雲(Welwyn)第二園城之繼起。今德美亦聞風仿效。成效如何？姑勿預論。然而工業發達之國，居民集中於大城，人滿之患，各弊亦因之而生；欲正其弊，似以園城較爲具體而實際也。

蘭芝華斯園城之經驗與其特質

英國園城有二。——蘭芝華斯與華爾雲。華爾雲後起，今尚在試驗期中。蘭芝華斯建設及今將二十年，各事具備，今略述其梗概如下，倘亦足資吾人借鏡乎？

(一)園城之命意及其性質　園城，何華氏原著中稱爲鄉市(Country-Town)。今稱爲園城者：園，吾人游息之所，城，市廛之區，人性有羣(Gregariousness)，勢自趨於繁盛；且大城之中，謀生之機多，交際之術廣，故雖惡塵囂，而人乃樂就之；在鄉村則覺索然無味，於青年爲尤甚。據歐美各國統計，居民由鄉村遷移入城市，年多一年。美國居民，百分之五十二在城市，法國百分之四十，英德諸國亦猶然。蓋自十八世紀以後，交通便達，工業發展，農業衰墜，人民乃集中於大城；趨其極，各大城中乃有人滿之患，(如紐約居民六百萬，倫敦七百萬，其擁擠概可想見。)小村間幾闃無其人，流弊所及，乃至耕種乏人，而大城中人浮於事。我國雖無統計可稽，近來亦有同樣之趨勢。是曷以故？夫亦城市與鄉村設施不得其宜也。蘭芝華斯建設之初，於社會、經濟、美術、三者尤特加注意。於社會也：以發展個性達羣生合作之精神。初購地三千八百十八畝，後增購七百五十畝，合得四千五百六十八畝，僅容三萬五千人居，平均每畝蓋八人耳。其分地之利，則以三分之二爲耕種區，三分之一爲營業工業與居民區等。如是則人之居處適宜，而謀事之機亦易分配，村乃無閑人矣。且三萬五千人爲數不過衆，易於聯集而羣情(Social solidarity)乃生。三萬五千人爲數又不過少，交游徵逐，生活亦不厭其枯寂，熙熙攘攘，人樂其業焉。於經濟也：以私人企業不受政府掣肘，首創園城有限公司，資本計二萬金鎊，爲其地居民投資者。當時購地時，每畝地價計四十五鎊，建築費每畝計二十五鎊。公司組織一如通常營業公司，股東年得利息若干外，盈餘均供增進園城之用。如電氣自來水廢料溝等因其緊要而先後爲之置備，亦以其年之收

入而得以有所設施。計自一九一二年，公司已有盈裕可獲矣。其於美術也：簡而不華，潔而有序。公園隙地特多，存其天然，加以人工，使民得休養生息之宜；非大城中之以寬廣宏麗為美術惟一特質者所可相提並論也。

(二)園城發達史　園城之議雖創於何華氏，而施諸實行之第一工人則為恩溫氏(Unwin)。氏首創園城於黑姆斯底笛(Hampsted)，頗有成效。今恩溫猶家於此焉。蘭芝華斯之建設，出恩溫氏之心裁為多。至今將垂二十年，其發達史可略言之：一九〇三年居民僅得四百五十人，一九二〇年乃增至一萬人，——此一萬人大多數蓋由他處遷入者，其目的三萬五千人不難不久達到也。地價年增，就一九一九年估計，已值六十萬金鎊，較初創時增五倍有奇矣。地價增漲之原因，半為工業發達。蓋二十年經營中，各種工業已應有盡有，今英之他城市且仰供給於蘭芝華斯。其他如學校，公園，圖書館，博物院等，均臻完備。凡此善果，遂引起華爾雲第二園城之創設。聞華爾雲設備尤全。然至今英人稱模範城市，猶推蘭芝華斯云。

(三)園城之優點　據以上所述，園城之優點，已可概見。今分述數點於後，蓋就其試驗後證據言，非苟為泛論也。

(甲)工業生活與農業生活之互合　就經濟原理言，生產與分配並重。生產自以農工為主源，然而分配不均，工有餘器而不能得粟，農有餘粟而不能得器。故分配者，不僅貨物交易，而人之從事於各業者，亦不可略視之也。一國然，一邑亦猶然。或謂近世交通便利，不第邑與邑可通有無，國與國亦可通焉。此誠是也。然就社會學的論之，則此等分配，多損而少益。最顯而易見者，工人得職業之機難是矣。如美國地曲洛寒(Detroit)多汽車廠，抃芝婆格(Pittsburg)多鋼鐵廠等，一旦汽車與鋼鐵銷路停滯，失業者不能勝計，而其餘各貨，均仰給於鄰邑。若農工分配得宜，即一業停滯，而其餘各業仍可進行，失業者乃不至過鉅。觀蘭芝華斯報告，謂絕無失業之人，是其明證。且農工各安其業，生活不致枯寂。又蘭芝華斯之工業，不專於一種，應有盡有，人有取舍任意之樂。此為園城第一特色，非固有之舊邑所可幾及也。

(乙)土地公有　在蘭芝華斯園城中，人民不得私有土地。今日言社會主義者，主土地國有，然亦曾踐其理想乎？今蘭芝華斯不藉社會主義之鼓吹，而踐社會主義之實，無他，蘭芝華斯為新建之城，立法得引用新意而無所阻礙。至蘭芝華

斯何故而必欲土地公有者？因新建之城，未能一時卽臻完美，必逐年增置若屬私有，未來之發展爲難。然吾人就其果論之，免後來無家之流弊，是又非固有之舊邑所可一蹴而至也。

(丙)民生生計　蘭芝華斯中地曠人稀，閒靜頗適，得休養生息之宜，故少疾病。據英國統計，蘭芝華斯之死亡率，較其餘各城爲低，蓋有由也。工廠內狀況，亦較他處爲優。如作工日八小時，廠內衞生淸潔，最低工資之規定等，雖各廠各有其制，大抵均以工人幸福爲前提，非若大城中之大資本家孳孳爲利，以牛馬畜其工人也。失業者絕無僅有，故無窮困之家，而殘廢之人則由地方政府負其責云。凡此者雖可期於固有之舊邑，究不若新城之易於舉行也。

(丁)地方自治　吾國今日競言自治矣，歐美諸國亦猶然。然其主動力各有不同：歐美諸國因近世交通便利，羣體日大，羣情乃渙漫而不團結，挽救之術，厥惟縮小其羣位(Social Unit)。至吾國則全爲對腐敗政府之反動。就吾國今日情形言，地方自治似將趨於拘隅主義(Localism)；蓋交通不便，民風不啓，與以自治，適足以錮之。雖然，欲齊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立其身；羣體之立，以一身始，以天下終，而羣位則以一鄉一邑爲歸。因人情莫不有私，以其私也，乃有競爭；（此競爭屬於善的而言，如學生思得冠軍而勉力於學問是。）有競爭社會乃有進步焉。蘭芝華斯初創，各事待舉，勢不得不有地方自治，及事之既舉，而地方自治乃爲固有矣。

蘭芝華斯地方自治，首見於園城公司。蓋各事首由園城公司董事會定之，董事者，由握公司股票者所舉也。厥後園城垂成，任事者爲邑之公民推舉。當時曾得英政府允准，並於建設時期得免一切稅捐，至今猶治舊制云。此制也，實爲共和精神，尤非如舊邑之難獲實踐也。

就以上四者觀之，已去吾人心目中之理想地不遠；理想易事，理想而能見諸實行斯難耳。且有此四優點，而其餘之惡點亦去。如娼妓，賭博，盜偸之風，無因而生；傳染症不易發生。蓋人安其業，斯無妄邪行爲思想，居處安適淸潔，自少疾病矣。吾人原有諺曰：『與一利不如剔一弊』，園城新建，無弊之可剔，惟利之足興，是又其一大優點也。

(四)蘭芝華斯經驗之弱點　蘭芝華斯今稱英國之模範城。

然亦知創設之初，費若干經營，經幾許困難乎？故其弱點，非園城之過，非創辦人之咎，破題兒第一遭，實所不能免者也。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吾人不欲試辦園城則已，如其欲之，於其弱點不可不一加研究焉。其第一弱點，則爲創辦時資本不足。資本不足，各事多掣肘，故其發達遲緩。使當時資本豐足，蘭芝華斯進步，不待十餘年而後見也。第二則爲其組織之弱。蓋初創時，各事未能如其所期，必有強有力之組織乃足直前而無畏。今蘭芝華斯初創時，園城公司與人民不能絡聯一致，遂多窒礙。今雖滓渣盡去，清光漸來，然其進步之遲緩，未始非當日未得人民同情有以階之厲也。斯犖犖大者，創辦諸人亦曾想及。然無術解之，亦徒呼荷荷耳。

中國創建園城計劃

(一)今日中國創建園城之必要　園城之優點既如以上所述，然亦適用於今日中國否乎？記者非謂凡一制一政適用於甲國者，亦即適用於乙國。就吾人今日社會情形言，園城之曾實現於蘭芝華斯者，絕對的適用於吾國。請言其故：

(甲)鄉村與都市生活之不適人生也　說見序論。

(乙)市政之不易修也　吾國向無所謂市政也。前清末造，城鄉自治始稍稍從事於清理街道等事，今則有由警察兼職者。近者方有市政之萌芽，然而道路不闢，水源不潔，廢料無溝，均非根本改造不能有所設施。於舊城中而根本改造之，蓋難言焉。

(丙)城與鄉之交相隔膜也　城鄉之交相隔膜，爲民風簡陋之一大原因。園城創則城與鄉之交通便捷。蓋園城新建，宜擇城鄉之間；城市之民厭稠密，乃移居於園城；鄉市之民厭岑寂，亦移居於園城：互相和換，民風乃發展矣。

(丁)地方自治之易於實行也　不觀美國之往史乎？英人移植美土，有樸芝冒斯與莫塞邱塞芝之條約，地方自治乃實現。又不見蘭芝華斯之經驗乎？自治規範超越各城。吾國之南通州雖經張季直先生革新後，而自治猶不能完全發展；無他，破除陳規之爲難也。新建之城，百凡俱新，樂吾者就，不樂吾者去，既無窒礙，發展自易矣。

(二)今日中國創建園城之步驟

(甲)中國之風俗人情須知　吾國鄉邑各有其風尚習慣焉。風尚習慣，破除極難，凡營一社會事業，不得不於此特加注意。否則羣衆不能爲我所利用，而我之計劃，反因之生許多

窒礙。吾國鄉村人少進取心，故安舊慣新非不樂新也，以爲能安斯已耳，何必多事更動？且一新事業之建設，未來成敗，要不可知；一旦以建園城之說進，未有不以爲河漢者。然亦惟其如此也，而動之亦易。動之之術，是在一二鄉村領袖素取信於人者，有以鼓吹之耳。不特此也，其鄉邑之社會與經濟狀況，又不得不首加研究焉。凡此皆事實上之理論。然則如何使此理論得見諸事實乎？下列具體之條陳，蓋取蘭芝華斯經驗爲藍本，復就吾國風尙人情之不同處而加以改正者也。

(乙)組織園城公司　糾集有心社會事業者若干人，組織一園城公司，宣言其日的，宗旨，規模種種，以照示大衆。凡今日舉一事，不得不以羣意爲取舍，又不能過從羣意，因吾國教育猶未普及，盲從者多耳。

一、預備　所謂預備者，在園城公司未成立以前之應有佈置也，在預備時期之應有佈置，厥有四端。

甲　議定園城規模。

乙　與工業家接洽有意在園城設廠否，或有意由他城遷入園城否。

丙　與工程師商酌建設園城辦法。

丁　尋覓一適當地基。

二、籌備　所謂籌備者，自預備時期應有佈置之四端詳細酌定後，園城之組織有望，乃設種種具體之計劃也。

甲　資本　至少華金六十萬元。

乙　股額　六萬股，每股計華金十元。

丙　股利　百分之十。（附註，百分之十，利率似乎太高，然此類新企業，欲引羣衆投股，不得不設重利以爲餌。）

丁　個人不得握股本全額十分之一以上；換言之，每一人不得握六千股以上。

戊　園城成立之十年內，所有盈餘，應供增進地方之用，握股者不得分派。

三、組織　組織限於公司之內容言；組織完美，則事半而功倍矣。

甲　職員　職員之多寡，以範圍之大小而定，此處不爲具體之建議。惟職員須有魄力，有信用，有責任心，精幹而明世務者爲合格。

乙　分工　公司宜分五部，部有專職，則治事有條而不紊。

（一）財政部　掌度支出入。

（二）建築部　掌興築改修房屋及美術上之佈置。

（三）工程部　掌修築道路，開闢水利，及事之關於工程者。

（四）社會服務部　掌社會利樂之事，如衞生等。

（五）行政部　管轄園城一切事宜。

以上五部，在園城初創時，已可謂應有盡有。若他日發達，自當更事增設。此五部雖各有專職，而實互通聲氣。凡事以互相磋商為佳，不可行制遏與均勢之制（Check and Balance），是制多弊而少利也。

（丙）量地　地為創建園城惟一重大問題，不可不慎之於先。今略舉必要之點如下：

一、選擇地基　園城雖多賴人工，於天然形勝亦不可忽視之，所謂地利也。如水陸交通之便捷，工商發達之機會，人民之移動，氣候之流變，均當於選地時特加注意。

二、園城之要件　園城最小面積不得在五千英畝以下。每英畝以十人計，可容五萬人。如人口繁殖，當另拓地以處新增人民，惟面積至大不可過一萬英畝，人數至多不可過十萬人。逾此定額，當建一新園城於附近之鄰邑。園城當在大邑（有居民二十五萬人以上者）十英里以內之距離，有鐵道可通。水利宜求四達，土壤須擇肥沃，氣候以溫和為適。

三、公民學校　公民學校當與園城同時進行。一則造就機械科人才以應建設園城之需；二則以廣告羣衆，使知園城之利益。故予之所謂公民學校，非僅養成公民人格起見而已也。其教員則由所聘之工程顧問等充任之。

四、經營之具體設議　由本節（一）與（二）之所述，具見選地之重要。然完美之理想地頗不易得，則當因地而經營之，不可因便於經營而以人工的改其地利；否則必至勞而無功。

甲　道路　道路宜達，自不待言。然廣狹亦宜有制也：

（一）通衢（Main thoroughfare）廣約九十英尺；旁路（sideways）廣約十英尺。

（二）居住區之街道廣約四十五英尺；通常馬路（driveways）廣亦如之。

(三)道路或曲或直，以地形而定，然不可失美術的觀念；植樹尤當注意。

(四)房屋不得太高，至高不可在四層以上。

乙　地基之分配　劃園城為四區，地基之廣狹，以社會之需要為斷。

(一)居民區　散居園城四隅，面積合計廣約一千五百英畝，離市廛不過遠，而有清幽之趣。

(二)耕種區　圍合園城，廣約二千五百英畝，約全園城面積二分之一。

(三)工業區　處園城之邊隅，廣約三百英畝，煤汽聲浪，不使與居民區相接觸。

(四)市廛區　在園城之中心，廣約三百英畝。

尚餘四百英畝，則供公園廣場及公事局（如市政，警察，郵政，檢察，審判廳等）之用，散處園城四方，以便居民。

丙　美術　固有建築之有美術價值者，當留存勿毀；而小邱支流，宜利用之以飾美園城。

(丁)購地

一、價值　價值以地之性質而定高下，大抵以華金八十元至一百五十元為率。

二、辦法　地產為私有品，必得主有者之同意而後可購買。然私人或婪索無厭，或不願割讓以礙園城進行——如拆毀坟墓，勢不得不用強制手段。故不得不向政府得有強買地產權 (Eminent domain) 之認可，否則可行下列三種辦法：

甲　以公道之價值向主有者購得。

乙　為經營園城之必要，而主有者不願失其地基，則以地基相交換。然不勞而獲之產 (Unearned increment) 須為增益園城之用，而地基之處用，主有者須得園城公司之同意。

丙　如主有者不願割讓地基，而此地基無關於園城經營之不便，則園城公司得以重稅徵之。

三、優先權　在建設時期，園城公司可要求政府蠲免稅捐，以護新企業；及園城發達，優先權即當廢止。

四、展覽　園城將從事建築，必先得羣體同情，庶無辦事掣肘之虞。然普通人民，或茫然不知園城為何物，雖有文字

鼓吹，未能若展覽會之易於觸目驚心。展覽之益，在爲過去現在及將來之比較：如言過去之如何不適時勢，現在之宜如何進行，將來之如何有利益。不僅能啓迪民智，且以獲民意之贊助。展覽之術，或以圖畫，或以模型，或以統計表，或以照相，或以文件，或以電影，加以說明，附以演講，要宜以引起人民之趣味爲前提。

(戊)建築次序　建築勢不能同時一致進行，故宜擇要而分先後，園城完全發達，期以六年，試分三期言之。

一、第一期　此二年之應建築者爲(一)居民區三分之一，(二)緊要製造廠，(三)鋪設道路，(四)興築水利，(五)廢料溝，(六)火車站，(七)電氣供給廠，(八)市政廳，（耕種區無所建築，僅加劃界已耳。）

二、第二期　此二年之應增築者爲：(一)居民區之擴張，(二)工廠之發展，(三)道路之推廣，(四)電車之駛行，(五)市廛區之一部，(六)國民學校，(七)廣場。

三、第三期　此二年之應完成者爲：(一)居民區，(二)工廠，(三)道路，(四)市廛；所宜增設者爲：(一)碼頭，(二)公園及馬路，(三)公事廳，(四)遊藝園，(五)俱樂部，（六）戲館，(七)高等學校，(八)體育場。

(己)行政　實行地方自治，首立市政廳，按地方憲法行事。委員由人民推舉，憲法由委員草議，而得人民之表決。訂定憲法時所應注意之點有二：一爲限制人數，二爲實行優生學原理。限制人數問題已略述及，至實行優生學原理——如禁止殘廢之人結婚，限制幼年結婚等，其說繁夥，非此篇範圍，不敢瑣述。

結論

就此篇所述，園城爲吾國今日良改社會之良方，似無疑義。而園城之實現於吾國，亦屬可能之事。要在有志社會改造事業者，相與提倡而試行之耳。著者旅外有年，國內社會情形變遷，未能周知，鄙見所及，爰不揣其譾陋，以草是篇。國內同志有是吾說而願與商榷者，竊望匡正！

行為派之心理學觀及其批判

湯澄波

一　引言

粗淺說句，心理學歷史中有兩次的革命。第一次在十九世紀中葉，是心理學革哲學之命，脫離哲學而獨立。當時一般的人便以為此後哲學沒有存在之餘地，而其結果却大不然。第二次在十年前，是行為派革心理學之命。在這次革命時期內一般的人又以為此後心理學沒有存在之餘地，而其結果却又是大不然。第一個『不然』我想國人多已知道。至於第二個『不然』則我國現在當行為主義輸入之際，恐怕會因有所蔽而不見。故為此篇以說明之。

二　現代心理學之派別

想明白行為主義的產生及其內容如何，我們要先知道現代心理學派別之梗概才行。

現在的心理學可分四派：構造派，機能派，自我心理學及行為主義（其實行為主義不能稱為『行為主義心理學』或『行為派心理學』，因為這個名辭是自相矛盾的；行為主義邏輯上不能稱為心理學，理由見下文）。構造派與機能派在心理學中常常都是對峙的，是心理學的兩個中堅派別。自我心理學與行為主義則又恰與此二派相反，前者成立在二派之前，後者成立在二派之後。我們現在可以把此四派分為兩類如下：

A ｛構造派
　　機能派｝　（參看下表）

B（自我心理學
（行為主義

構造派與機能派的學說內容我想讀者總知道其大略。用不着我詳述。不過我們要記着二派根本上的差別，不在於其研究的對象——二者都同是以心為研究對象的——而在於其所取的觀點。在所有的經驗中我們都可以分辨出『經驗動作』(The act of experiencing) 與『經驗對象』之差異——換言之，就是『經驗程序』(Process)及其『內容』(Content)之差異。經驗兩字的本身是含義糊塗的，可以包含這兩種不同的意義。而此二者之別則是：經驗對象或內容可以是（或者常常都是）極端複雜而能分析為許多較簡單的成分——例如我對於一幅畫或一個橙的經驗是很複雜的，可以分析為顏色氣味，味道，壓力聲音等種種感覺經驗動作或程序則時常都是意識的一種簡單的動作，一種簡單而不可分析的事情——例如對於橙之認識的經驗不能分析為一種見顏色的經驗『加』一種覺得壓力的經驗等。

可是我們不能因這種內容與程序之差異而以為這是經驗之兩種不同的種類，其實他們不過是經驗之兩個不同的方面，事實上完全可以分辨的罷了。內容與程序這兩個辭所指的不是兩種不同的經驗而是同一經驗之兩面由不同觀點立論。鐵青納 (Titchener) 說得好：『心之內容一辭是指經驗之「性質的」方面而言指出是一種什麼的經驗，是一種顏色的經驗或一種聲音的經驗，一種情緒或一種觀念；而心的動作或程序一辭則指經驗之「瞬息的」方面而言，指出那種存個人的心的生活中為一種瞬息的模樣的經驗』(見所著思想程序之實驗心理學頁六十。)

構造心理學和機能心理學對於心的研究所採取的觀點就是與經驗之這兩方面相當的。心理學家喜歡研究心的內容的就屬構造派，研究心的構造；喜歡研究心的程序的就屬機能派，研究心的機能。

構造心理學完全由構造的立脚點觀察心的狀況，完全由『靜』的方面以研究之，視心為一種固定的東西好像身體一樣。所以其正派定義說心理學是研究心的『狀態』或心的內容的科學。此派的方法在於取出某種一時的心狀(Psychosis)或意識狀態，分析他為種種基本的內容，然後乃指出這種元素怎樣混合而做成種種經驗平常所關及的較複雜的內容。現在此派

的健將是鐵青納教授，此外的重要代表則有馮德沃赫斯(Yerkes)及閔斯托保(Münsteriberg)。

機能心理學則完全由機能的立脚點觀察心的狀況，完全由『動』的方面以研究之，視心爲一種不住地動作着而永不是固定的東西，好像一條永永變更其程序的河流一樣。故其正派定義說，心理學是研究心的種種程序或機能的科學。所謂心的機能就是心體對付環境的意思。現在的健將安格爾(Angell)說，『我們所有的感覺情緒，及意志動作必定要視爲祇是種種對於環境的有機的應付的表現』(見所著心理學頁七)。此派普通不認程序與內容的分辨爲有價値，故亦不承認任何結構的分析爲有用。他們說，每個程序必要全體敍述，不可析爲種種成分。所以機能派對於心的程序不視爲較簡單的元素的綜合而視爲一種單獨的心的活動的種種模樣。

機能派旣認心自身爲一種對付環境的活動主體，故多不承認心理學祇不過是生物學的一支。他們以爲心的有機體不單是一種物理的有機體，心對於行爲實是有所影響的。所以心理學家的工夫就在於指出個人對於環境之種種反動怎麼不同於祇是有身而無心所發出的反動。可是有些隸屬此派的心理學者則視心理學與生物學有重要的密切關係。於是他們便爲此派的激烈分子（如皮司百里 Pillsbury 及麥獨居 McDou-gall）安格爾在其近著心理學導言中也立於同一的地位，廢除一切心的或主觀的名辭而簡單地說心理學是『行爲』的科學。關於此點，麥獨居說除非我們深究下去把『心』及『意識』的定義弄淸楚則『心的科學』『意識的科學』等定義是沒有意思的。他又說，採取他的定義不是把心理學的題料改變，祇是變更其敍述而已。以他自己的課本而論，這句話是眞的。但是一採取他的定義則心理學的範圍卽隨之而變了。眞正符合他的定義的祇有後起的行爲派罷。

上述構造派與機能派差異之梗概，現在請說與此二派相反而自己又相反的自我心理學及行爲主義（自我心理學不是本篇範圍不暇詳論）。

實際上，自我心理學與行爲主義都是與構造派無甚關係而聯屬於機能派。但因爲什麼組成『心理學之根本事實』的理論不同而偏於兩極。自我心理學承認自我及意識二者之概念爲心理考察的適當材料，認自我爲根本而意識爲次要。行爲主義

則二者都不承認。現在且將四派關係列表於下：

承認意識		擯斥意識
承認自我	擯斥自我	
	構造派	
自我心理學←——機能派——→行為主義		

兩箭號表出自我心理學及行為主義同由機能派產生而向着相反的方面。

三 行為主義總說

行為主義之產生在一九一三年。在各派中他的心理學概念是最激烈的。他的理論是由機能派演進到極端而成，完全合於邏輯，而其進行之一致遠勝於上述皮司百里及麥獨居的『激烈機能派』：他不特理論上採取此二人的定義，並且還要把這個定義極力施諸實行。行為派的運動始於渦生教授（John B. Watson）其學理之建設在於他發表於心理學評論及哲學雜誌的論文（後來合成他所著行為論一書的第一章，近又於所著行為派觀點的心理學——一九一九——把所擬定的進行推之於人類心理）。其他幫助做成此說或具有同樣論調的，則有佛露斯脫（Frost）桑達克布特(Bode)亞波脫（Abbot）及霍爾脫(Holt)等。

其實心理學的行為派系統之公布是始於佛露斯脫教授。其系統之發現事實上乃該派之先驅。他的論文發表於一九一二年五月的心理學評論，渦生的則發表於該雜誌的一九一三年三月。佛露斯脫系統中的名辭很麻煩費解。他與渦生不同之處在於他仍應用『意識』及『覺』(Awareness)的名辭，這是他的系統的特色。他把每種在神經系中由感官到筋肉的『簡單機官動作途徑』(Sensorimotor Path)名為一種『原始派』(Alph-are 此「派」字含有作用之意）：這個派常常都是由外邊的激刺所激動而變為活動，復發為某種動作或行為（渦生名之為『直接反應』）。當一種『原始派』發生作用而包含有種種特殊的表皮組織之時，便引起種種神經細胞的活動，而這種由原始

派而非自外邊激刺所引而繼起的派則稱爲一種『後起派』(Reta-arc)(渦生名之爲『延遲反應』)。簡言之，當一種激刺陷於一種感覺神經機體之時平常是會引起一種原始派，而這種原始派隨着『可以』引起一種『後起派』。『覺』這個名辭是加於一種原始派或後起派的作用之上，其意義純粹是屬於生理方面。我們可以說一種原始派是『覺得外邊的激刺』，一種後起派是『覺得一種原始派』。但是沒有派是可以覺得『自己』的，所以這里之所謂『覺』不含有心理上『意識』的意義。

依據佛露斯脫行爲分爲三類：『先意識作用的行爲』(Pre-consciousizing behavoir ——此不得譯爲『前意識』，不可混，此是先於意識而動作之意，故譯『先意識作用』)『意識作用的行爲』，及『意識化了的行爲』(Consciousizing and consciousized behavoir)。先意識作用的行爲是屬反射作用，機械作用一類；意識作用的程序是關涉及某種在前的神經程序 (而不是某種外邊激刺) 的神經程序；而意識化了的行爲則是已經變了機械的而爲許多種『意識作用的程序』的結果。『後起派的程序』常常都是一種意識作用的程序；『原始派的程序』則或者是先意識作用的程序 (就是種種反射作用，永不會聯繫於後起派的原始派)，或者是意識化了的程序 (就是種種習慣的機械作用原本是含有後起派的但現在已不然了)。

以上說佛露斯脫的行爲主義的系統，現在說到正宗派的行爲主義(簡稱行爲主義)。

行爲主義之特色根本上在乎兩條原理，一條是關於心理學的『題料』，一條是關於該科的『方法』的性質的：第一，行爲主義者的主張好像激烈的機能派一樣，他們說心理學的眞正題料不是『心』或『意識』而是『行爲』。他們以爲意識是不能够用科學方法研究的，意識一概念實含有形上學臭味而不是心理的概念，所以關於心或意識的一切問題應屬哲學範圍，應爲哲學家所解決，而不應屬心理學範圍，不應爲心理學家所解決。第二，關於方法問題，行爲主義者則異乎激烈的機能派，而擯斥內省法，縱不認之爲不能，亦視之爲不科學的。他所採取以作心理探考的方法祇是『行爲的實驗』和『行爲的觀察』。現在我們且較詳細地討論這兩點。

四　行爲主義的題料

渦生教授說：『從行爲派的眼光觀之，心理學純粹是自然科學的物觀的實驗的支派』(見行爲論頁一)『其理論上的目的在於預知及駕馭行爲』。他以爲向來視心理學爲研究心或意識的科學的舊見解是完全無結果的，對於將來絕對無補益並且全無希望。『心理學在存在的五十年中已經表示不能爲一種實驗的訓練以取得其在世間爲一種無可辯難的自然科學的地位』(前書頁六)舊派的心理學家就斤斤於互相爭論，對於有些該科最根本的問題仍極端相反。所以現在的方法一日存在，則我們一日沒有較大的一致的希望。將來關於這些問題的意見斷不能獲得較大的一致。現在時機到了，『心理學必要拋棄一切關於意識的意見』(前書頁七)而專心致意於行爲之純粹物觀的研究，研究個人的主觀現象的意識可以是哲學家的好材料，但是其問題是玄想的問題而非科學所應染指的。由此看來，行爲派不一定就是要否認心或意識之存在，或斷定意識的程序完全是同於生理的程序，他們不過說意識不如用科學方法研究，反對謂意識可以用科學方法來研究的論調罷了。這一層我們應該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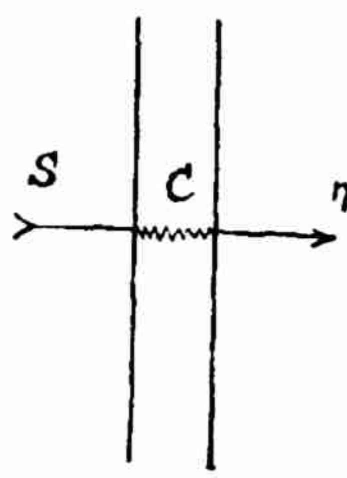
渦生對於皮司百里的位置認爲是構造觀及生物學觀間的一種不合邏輯的調和，這一層是很對的。他說，『作一本心理學，採取皮司百里的定義(行爲的心理學)而永不出乎定義範圍之外——永不用「意識」「心的狀態」「心」「內容」「意志」「影像」等名辭——是可能的』(前書頁九)。這就是異乎半途而止的澈底的『行爲主義進行』。創設家的渦生在他的課本中已把這個進行實施到動物心理(行爲論)及人類心理(行爲派觀點的心理學)去了。

現在請進而說及行爲之種類。爲利便起見，我們且用『唯心派』一辭來代表那派以心或意識爲心理學的眞正題料的心理學者，以與根本上反對此原理之行爲派相對(此處的『唯心派』與英文的 Mentalism 相當，是心理學上的名辭不是哲學上的名辭，讀者幸勿混亂)。依據唯心派，行爲或動作種類之最重要的區別是在於無意識或機械行爲與意識駕馭或心機動作之間。唯心派之所以關心於機械行爲完全是因爲他可以演進到心機動作或可以是由心機動作所演繹出來；而其所以關心於心機動作則又完全是因爲他是意識之表現。從外邊的觀察者的眼光觀之，這兩種行爲之分別祇是在於他們之相對

的複雜而已。倘若動作的，祇有一種激刺，或一羣激刺而同是引起同一的反動，則反應本身是『直接的』而我們乃有機械的或無意識的行為。但是倘若有一羣互相抵觸而當獨自發現之時各引起不同的反應的激刺，則為着和解各種可能的反應之緣故，遂要經過一個『延遲』的時間然後動作可以發出，在這個例中我們乃有意識的或心機的動作——若用唯心派的名辭說則為『經過考慮』的行為。所以從外邊觀察者所見的祇是一種多少是不可說明的延遲時間，而發出動作的人的本身則認之為一種考慮的時間。

我們可以畫兩個圖來表明這個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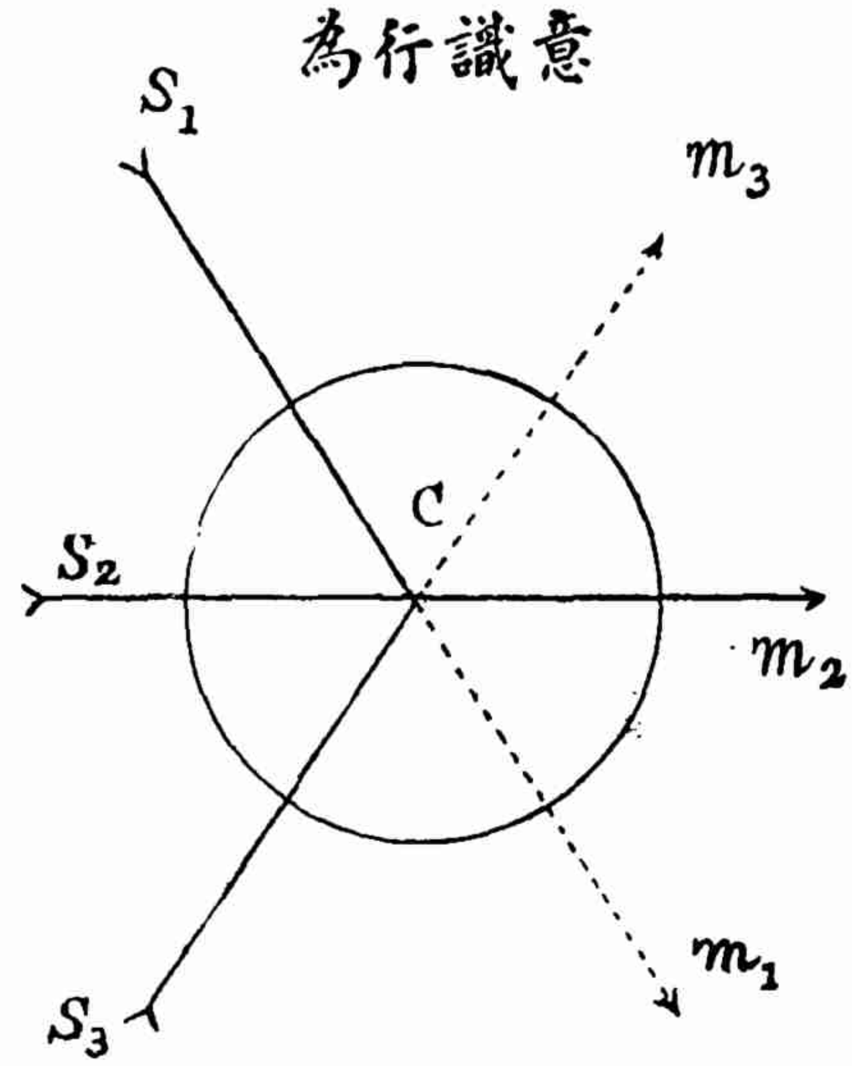
第一圖 無意識行為



第一圖箭號代表直接神經程序，由激刺S透過神經系的中心C而達到反動M，經過C中的浪形線，表示神經程序的表皮部分的可能的迂曲。

第二圖中有三種互相抵觸的激刺S_1 S_2 S_3各種，倘若任他繼續進程不加阻礙，則會自由產生一種反應M_1 M_2 M_3。現在為簡單起見，我們假定S_1及S_3被阻止了而祇有S_2得繼續通過。

第二圖 意識行為



這就是唯心派的解釋。然則行為派又怎樣說呢?我斷不能說延遲的時間是意識的考慮，他必要用物觀的名辭來解說。所以他說延遲的時間祇是各種抵觸激刺的一種整理或調和，——而不能效法唯心派以說並且是一種意識的考慮。故依行為派的眼光，這兩種反應M與M_2，是沒有區別的，同是屬直接的一類。——渦生之為外表行為。至於第二圖的兩種不表出的反應的行為M_1與M_3，則名為內蘊行為。(前書頁一九以下)外表行為含於身體中較大的筋肉的可見的活動中。他們是明白顯現，可供直接觀察的，而可以是屬於直接一類，或延遲內蘊行為，祇當反

應是被延遲外着的時候，才有存在的，則包含於某種不可知的，至少是對於外邊的觀察者爲然。身內的筋肉及舌，他說當外行爲被延遲着之時，就是考慮趨到之時。其在激刺與反應的時間便授與內蘊行爲，就是思想程序了。現在可以把渦生教授的行爲，以種類的分區表列於下。並隨以唯心派的分區與之比對。表中之直線指出唯心派的無意識的行爲純粹屬外表類，但其意識行爲，則並外表及內蘊行爲而有之。

行爲之種類

唯心派的分區		行爲派的分區
無意識的或機械的	直接的	外表的
意識的或心機的	延遲的	內蘊的

五　行爲主義之方法論

我們常常說心理學和別的科學都是應用同一的方法以探究他的特種事實——這就是『觀察法』。但是心理學的觀察因爲心的事實的特殊性質就分爲兩種，一種是特別屬於心理學的名爲『內省法』，別一種同於別的物觀的科學名爲『行爲之觀察』（或外觀法）用以推論意識中的潛在事實。我們常常又說這兩種觀察（內省與外觀）都可以應用於實驗情形或應用於非實驗情形下，所以又有第三種方法名爲『實驗』。但是這三種方法中行爲主義則謂內省法是不科學的，故擯斥之而祗承認其餘二者爲眞正的心理學方法。行爲主義之反對唯心派之心理學觀實在是反對內省法之結果而非反對此法原因，所以我們想知道牠的方法論怎樣只消知道內省法之是否應爲心理學所採用便行了。他們何以稱內省法爲不科學的呢？則是因爲內省法有種種之困難在。現在請論及之。

可是我們先要問什麼是內省法呢？其性質是怎樣的呢？最簡單的回答就是內省法是對於自己心的程序的『直接觀察』（安格爾說）這句話或者有人覺得不清楚，我且將他用術語較明晰地表出來：

內省法是對於思想或判斷形式的一個認識的程序（Cognitive Proces）——對於經驗的反想（reflection）。

然則內省法有什麼困難處而致令行爲派擯斥他呢？這大約可分三種而論。

（1）內省法的主要困難就是他既然自身是一種心的程序則當他施用之時必和所內省的心的程序（其對象）相衝突或

變更了對象。我觀察天文現象之時這種現象的程序是完全離我而獨立的我不和他抵觸，也不變更了他。如果是觀察生理或化學現象其情形亦是一樣。但是內省一種心的程序則不然了。比方當我內省我的記憶之時我的心便同時有兩種程序，一種是內省的自身，一種是內省的對象(記憶本身)。這麽一來此兩種程序必互相衝突，要是我確是內省着則記憶已不是記憶而是『想及的記憶』(Memory thought-about)了。如果不說記憶而說及一種情緒則困難更爲顯著。比方我忽見一隻老虎經過，我便會立即有一種驚慌的情緒，那時候我大約必定發足飛跑呼吸緊張而不會有空來說『我是一個心理學者！我所關心的不是驚慌的對象而是驚慌的經驗本身。我現在要內省了！』的話。然而倘若眞是這樣說這樣做，(人會笑我是傻的且不管)則此時我的驚慌已立即死亡而不復是驚慌了。

所以孔德在實證哲學第一章中說，『在內省之時，心的能力不是集中而是分散，分散爲兩種不同的方向。被觀察的心的狀態，與觀察着的心的狀態恰成一個相反的比例率；各自有趨於把其他滅絕之之勢。』他又說『想觀察之時，你的知能必要停止動作；可是這正是你所觀察的動作。倘若你不能實行停止他，你就不能觀察，倘若果然停止了他，你又沒有東西以供觀察了。』孔德之言眞可謂開近世行爲派對於內省法批評之先河矣！詹姆士又曾用比喩說過，『想獲得內省的分析好像是捉着旋轉之輪以取其動，或想快快捻着電燈以看一看黑暗之形狀。』

(2)第二種困難從表面上觀察是最利害而似足以爲內省法之致命傷的。這個困難依照渦生教授及行爲主義者所說，就是『內省法根本上是個人的方法。』每個心理學家所能內省的祇是他自己的心的程序。這個困難聯屬於內省法的性質本身，而是種種矛盾結果所以常常由此法發生的主要原因。渦生教授說『依照平常見解的心理學常有些祕傳的』(Esoteric) 東西在其方法中。倘若你不能再發出我所發現的情形，這不是由於你的儀器或你對於激刺之駕駛有些欠缺或不妥所致，而是由於你的內省沒有訓練所致。所攻擊的是在於觀察者而不是在於實驗的佈置』。既然是這樣，依行爲派的眼光，則內省法是要經過許多精深的訓練得到師傅之祕傳然後可以施用。那就他自然不是科學方法而應爲心理學者所屛除不用了。

(3)第三種困難就是內省法常常引起種種矛盾的結果。你對於心的程序內省所得的每每會和我所得的不同。這個困難

之發見已經很久，但祇不過是很薄弱的，我們用不着詳細討論他。

六 行爲派方法論之批判

行爲主義之發生於美國，我以爲是實驗主義精神的影響。我們大約總知道美國是實驗主義的發祥地，是實驗思想盛行之處。所以講到心理學，詹姆士，安格爾，桑達克一流人便要取機能主義而擯斥構造派爲無用，爲不符合於人生之經驗。今行爲主義亦復如是，不過更澈底一步而以爲機能派的心理學也是無補於實際的人生，充滿玄渺不合科學的思想，所以他要脫離一切已往的心理學，要獨樹一幟去打出一條新門徑。這種精神是極可欽敬的，而其成績亦燦然可觀。但是究竟他所指斥的心理學本身是否應屬玄學範圍而不是科學的呢？他的罵責心理學是否盡合呢？換言之，我們雖然承認行爲主義爲一種極合邏輯極合科學的東西，但是心理學是否好像他所說，爲不科學的呢？心理學的題料和其主要方法是否都不對呢？這就是本篇所要解答的重要問題，而亦即是行爲主義（此處所說非指其本身而是指其心理學觀注意）之批評。現爲行文利便起見，請先評其方法論，然後進而詳其進行。

唯心派是主張心理學應該應用內省法，甚或以此爲心理學之最主要方法的。但是此法既如上述有這麼多的困難，我們又怎樣辯護他呢？內省法而可以爲科學的的話怎講呢？

上文已說過反對內省法之三種理由中，末一種是比較薄弱的。自然內省法是每每會引起許多矛盾不一致的結果。但這種事情不特是於心理學的內省爲然，對於種種外觀也是一樣。『沒有科學方法是沒有錯誤的，』不過內省法比之別的外觀法較爲厲害，因而心理學家的互相爭辯便較物理學家的爭辯爲常見罷了。所以拿此理由以反對內省法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話，不足以制內省法之死命的。

內省法之第一種困難（她自身是一種心的程序故必要變更他所觀察的事實）亦不是此法所特有的困難，在外觀中也有同樣的結果。司格列布柱（Scripture）關於此點說得很好：『內省法固然變更事實而引到種種錯誤的結果，但是一切的觀察也是一樣。反對內省法之論完全可以施之於物理學的或植物學的觀察，像其施之於心理學一樣』（見所著新心理學頁十至十二）『無論我注意於什麼事物，他都變了一種較之我們

經驗中其他部分爲較顯著的對象。我觀察電機中的火星或田野中的花朵，便究竟忽略了電機的本身或田野中別的植物——倘若我想小心觀察電機的構造，我便必定忽略了火星；倘若我想研究樹木的自身，我便忽略了他的花朵。同樣，倘若我觀察一種記憶，我便忽略了一種情緒。所以這些困難不是祇爲內省法所獨有，而是觀察法的必然結果，爲任何科學所必有的。

然而這種困難既爲內省法所獨多有所獨易於發現，則心理學者應該怎樣處置內省法呢？據摩爾 (G. S. Moore) 的折衷主張，則以爲祇可能的對付法，就是把內省法的應用範圍縮小——縮小到『初級記憶』(Primary memory) 範圍內，而不用眞正記憶中的內省。或者有人會說這便是以記憶替代直接觀察或等內省於反觀，而陷心理學知識於記憶的一切浮泛處及欠缺中。其實是不然的。倘若我們認淸『初級記憶』一辭的意義。『初級記憶』這個辭本身是不很妥當的，好像『餘像』一辭之名不符實一樣。餘像完全不是實在的「像」(Image) 而是一種在原本的激刺已除去之後仍然存在的「感覺」，所以與其說他是『餘像』無寧說他是『餘感覺』(或後感覺 After sensation)。這里的『初級記憶』也是一樣，完全不是實在的記憶而含有『餘像』或『餘感覺』的性質。

摩爾之所以持此說者，是以爲我們的意識有可以保持此說之情形。我們的意識之進行與其說是好像一串念珠，一個繼續一個的一樣（詹姆士在後期的著作中持此說）無寧說是好像一串互相『疊連着』平放在地上的錢一樣，每片意識之起正在前一片『滅亡着』(不是滅亡了) 之時。那麼內省的程序（意識片B）可以在內省對象（意識片A）未完全過了之時觀察他了。

而我則卻好像斯多特 (Stout) 一樣，以爲雖然內省常常都要用眞正的記憶，我們也可以應用他，因爲我們所提起的，雖然是很久以前的記憶，我們也常常可以知道許多爲當時事情經過之際所不覺得的東西。『同樣天文家可以在記憶中提起一個像而知道許多爲當時所不覺的詳情』見所著心理學手本頁四十四以下。

內省法之第二種困難亦非此法之致命傷。我們可以由考驗渦生教授之話而知，純粹是實驗家的渦生教授假定說心理學家所祇有的『儀器』就是實驗儀器，而不知從正派的心理學家說，則實驗實不過供『補助』觀察之用，眞正的試驗室則他自己

的心，而內省便就是他的『儀器』。如是，則他所說『倘若你不能再發生我所發見的情形，這不是由於你的儀器：有些不妥』一句話是錯誤而自駁的。因爲實際上這『正是』由於你的儀器(就是你的內省)有不妥之處呵！那麼，他末一句所謂『所攻擊的是在於觀察者』正就是攻擊實驗的中心部分(無論是否一並攻擊其『佈置』)了。

至於他所謂祕傳性一辭則實混亂了什麼是祕傳或秘密與什麼不過是『個人的』之分別。所謂祕傳是限於少數的人而言，但內省法是人人都可以應用的：內省之『材料』(不是方法自身)雖是個人的，但這些材料之應用則可以是普遍的。自然，祇是由一個人對於一己的內省會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但是我們可以由『同作』(Collaboration)而把我們所發見的互相補足。斯多特說得好：『內省法想對於科學之進步發生效力，必要像其他各種觀察一樣，由一班能手的合作而施用之。各人必要把自己的種種結果與別人相比較以肯定或否定之』(同前)。

以上是對於行爲派的內省觀的根本批判，如要說較好辯較滑稽的話，我們可以照史托拉頓(Stratton)所講：許多人已經指出了我們許多心的狀況之不定性以證明內省法之不可能。其實則是我們祇有應用內省法才可以知道我們的心的程序是易變難持的。當批評家做着一種心理學方法的自己觀察(Self observation)的短期工作之時，他們竟不知道他們所提出以爲此法根本上不適用的實證之種種事實正是由應用這種自己觀察法而來，這眞奇怪了』(見所著實驗心理學及文化頁三註)。(杜里舒亦有是意見，心理學之變遷末兩段)

七 行爲派進行的批判

唯心派對於行爲派通常都承認其進行爲合理的並且是積極的。就是我們人人——包括所有的科學家哲學家——都應該這樣承認。但是爲補足我們人類的學問好奇心或爲着求眞理的緣故，我們又不能不承認此外還應該有一種專研究心或意識的科學。——這就是對於行爲派的總批判了。

行爲派或者可以瞭解種種潛在於人類及動物行爲之下而影響之的神經程序，而自視此爲滿足，但是心理學家則不然。他必要再勇力前進更從事於探究及追問動物是否『知道』他這樣做和其所以這樣做的原故？他是否『記得』他曾行過這條路？人類的情緒『祇是』有機的感覺麼，還是此外尚有別物在呢？

『我』(此不是我身內具有原始派及後起派的神經)能夠同時覺得多過兩種或三種的對象麼？進一步說則唯心派是主張認識及敍述愛情憎惡忿怒驚慌等之『外在的表現』之別於這種種激蕩的情緒之實際經驗及我們對於他們所直接覺得的正像考驗嘉穀之別於取而食之一樣。所以安格爾在心理學評論曾說，『有些與常說所含有暗昧意義的意識確然是存在的』(卷二十，一九一三頁二六七至二六九)。

杜里舒對於行爲派的批評，亦有同一的意思，他用譬如說，『行爲派因棄內省法而並不認心之存在，則世有不愛用顯微鏡之人，并纖微與細胞之精微的組織而亦否認之，殆類是矣。』(見前，關於杜里舒柏格森羅素等的學說我將另爲近世身心問題一文以評之。)

是故我們對於行爲派進行的第一種反對就是他以『行爲概念』——雖至『內蘊行爲』的概念——未解釋激刺與反應間的一切及以此滿足人類的學問好奇心是『不妥當』的。我們一反想便可以證出意識是與行爲不同的，心的程序與其所伴着的生理表現及他在物質界的效果是判然不可混爲一談的。這種純粹唯物的進行之不爲適當，更可於亞波脫之論『內容』(指心的內容)對於行爲的重要見之。他說，『內容動的走進到感覺至行爲的反動的原因系中』(Content entero dynamically into the causal series of reactions that lead from sensation to behavoir 哲學雜誌卷十四，頁四一以下，一九一七)。比方對於一種視覺的激刺，例如當他覺得白光線的討厭因而起身滅熄之之時，是隨其感覺內容而不同的。在這個行爲進程中感覺(強度的白光)的內容決定其知覺(對於白光之痛苦而不必需要的閃動的知覺)，其知覺內容決定其情感(討厭的情感)其情感內容決定其起而熄之的衝動，而其衝動內容乃決定其所發出以滿足之的動作。

即就生物學而論，也是如黑勒克(Herrick)教授所說，不能捨意識而爲完全的科學，則其對於心理學之重要，奚復待言？『新心理學或者曉得會脫離意識而獨立，但生物學則不能了。下等動物及人類行爲之分析都是異口同聲地贊助視意識爲動物進化中一種積極的生物學的要素之說的。』

還有一點，由這個立足點觀之，機能派及行爲派都是爲所謂『意識之機體說』(Motor theory of consciousness)的自然產兒。意識之機體說的中心原理就是一切意識都爲機體活動

所限制——意識不特依靠由感官所得的激刺的接受及所產生的神經衝動之指導直到腦而已，並且也要依靠這種衝動的更遠的指導直到筋肉及其繼着的反應B止。所以依此說法，一條完全的『感覺機體路線』(Sensorimotor Current) 對於意識的表現是必要的路線；一塞則斷不能復有意識。如是，則意識實不啻爲神經活動之一種附帶產品，而『心』的現象之特別研究爲膚淺無用。但是這種論調已被麥甘馬士 (McComas) 所反駁了。他指出說實在實驗的根據，而甚至常說謂一切意識程序都『表現』於機體活動之斷辭亦去確證甚遠。『沒有人會反對入來的印象實有一種表現於機體而發出的趨勢；但祇不過是「趨勢」能了』(心理學評論卷二十三，頁三九七以下，一九一六)。

八　行爲主義與身心問題

我們對於行爲主義最後的批評就是他的身心觀。持這種論調以爲行爲主義辯護的就是亞波脫。亞波脫一方面如上述辯護意識之構造的方面而別一方面則非難意識，不認爲個人生活的一種獨立的要素(此是他較前一年在心理學評論卷二十三頁一一七以下，一九一六發表的)。此論不過是五十年前唯物主義的新模樣罷。

依照亞波脫，心不過是腦作用的一個名辭。心之於腦好像是呼吸之於肺，行動之於腳：肺之作用爲呼吸，腳之作用爲行動，腦之作用則爲意識。人之用腦思想正猶其用肺呼吸，用腳行動一樣。『我們不視呼吸行動與肺，腳或身體爲相反或相對：我們也不應視心與腦或身爲相反或相對(二元論)；又不應說心與腦是相同，爲同一實體之兩面(一元論)。簡言之，心與身之關係正像作用與活動之於構造一樣。』如是，則構造心理學與機能心理學實都是神經學之作用方面，而神經學則爲心理學的構造方面。

這種論調稱之爲唯物論大約是不很嚴格的，但其含義則實是唯物無疑。簡單說，其謬點是在於其類推其比如之不當。呼吸是可見的，可聞的，甚至是可捫觸的活動，呼吸之氣是物質的東西，二者同是『物質的事實』；然而思想則與此相反，純粹是個人的私有的，『主觀的』現象——完全不是物質而是心靈的。依神經學研究的腦臟的作用實有不是思想或意識或『心』而祇是種種來往於神經系統各部之神經衝動的同格者(Coordina-

tion)及中心駕馭，其性質是『物觀的』。

這條問題很大，此處不能詳解，容異日有暇再爲『現世身心問題』詳說之。

九　結論——行爲主義與心理學

在本篇之始我曾說過行爲主義不能稱爲心理學，這話怎講呢？請看下文便知。

我們由上述的討論，便可以知道行爲主義自身雖然是積極的，其成績雖然粲然可觀，但他對於心理學則完全是消極的攻擊。他們因爲內省法不很可靠之故，而取消之，又因取消此法而並取消心之研究。這實是他們的失敗。他們想打倒已往心理學而佔取其地，結果反被屏於心理學之外。因爲心理學，卽於其名辭本身便可見，根本上是以心爲研究對象的。所以當渦生對我們說『除非廢棄內省法，則二百年之後，心理學將仍然是各分派別以爭辯聽覺是否有「廣袤」性，強度之表德可否施於顏色，像及感覺在「組織上」是否有分別；及其他千百條性質相類的問題』（見行爲論頁八）之時，我們可以答道：或者真正是會如先生所言，但是我們總希望遠在那個時候未到之前可以解決這類問題的許多種，倘若不能盡地解決，心理學是很新近的，可是在他的存在這幾十年中內省法便已成績很昭著了。

行爲主義既不能佔領心理學的領土，則將來（其實現在已是）必是獨樹一幟，自起爐灶，另建新國。今且把他在生物學的諸科中所應佔的位置及與他科之關係列表於下，以終吾篇。

（表本摩爾心理學之基礎頁六二一中所作）

生物學的諸科學

心靈生物學

	生物學		人類學	社會學
	植物學	動物學		
生原學	種類發生學	有機體發生學	人類發生學	社會發生學
形相學	植物形相學	動物形相學	人類形相學	社會靜相學
生理學	植物生理學	動物生理學	人類生理學	社會動相學
行爲學	植物行爲學	動物行爲學	人類行爲學	
心理學	？	動物心理學	人類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

雙線行內是正宗生物學的範圍，三線行內則爲心靈生物學(Psychobiology)的範圍。人類學及社會學則以心靈學生物學之擴張地位爲範圍，而同其分區。若祇視人爲動物之一類，則括於生物學及心靈生物學範圍；若視人是離動物而獨立的，則人類學及社會學爲獨立之科學矣。

參考書籍

Moore,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logy Ch. I. II.

(此書我初全譯中文，本文大都根據於是，然主張有不同之處。)

構造派與機能派心理學之關係

Titchener, Philosophical Rev. VII. 449 ff

Angell Philosophical Rev. XII. 243 ff

行爲主義

Watson, Behavoir Ch. I

" Psychological Rev XXIV, 329 ff

Frost Psychological Rev. XIX, 246 ff

" Tour. of Philosophy X 716 ff

" Psychological Rev. XXI. 204 ff

Bode Psychological Rev. XXI. 46 ff

" Tour. of Philosophy XIV. 288 ff

Abbot Psychological Rev. XXIII, 117 ff, 353 ff

其批評

Yerkes, Tour. of Philosophy VII, 113 ff

Angell, Psychological Rev. XX, 255 ff

Herrick, Tour of Philosophy XII, 543 ff

McComas, Psychological Rev. XXIII, 397 ff

內省問題批評

Watson, Behavoir

Bode, Tour of Philosophy X 85 ff

其辯護

Scripture, The New Psychology Ch I

Pillsbury, Tour of Philosophy I, 225 ff

Titchener, Amer. Tour of Psychology XXIII, 427 ff, 485 ff.

行爲學書籍及論文

Parmelee, The Science of Human Behavoir

Meyer, Fundamental Laws of Human Behavoir

Watson, 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Behavoirist.

Paton, Human Behavoir

Yerkes, Science XXXIX 625 ff

Carr, Psychological Rev. XXIV, 181 ff

Kantor, Psychological Rev. XXVI, 1 ff

工業生理學

健孟

用機器製造物品，必須知道機器的構造和作用，這是人人所知道的；工人在工廠內作工，他的構造和官能也有研究的必要，這便是『工業生理學』範圍內的事。

工業生理學所屬的，本是自來很重要的問題，即使什麼制度和主義都丟開不說，用人體機器以製造物品的時候，如要使出產不減少，而工人的健康又得保全，便非研究不可了。但這項學問的研究，在歐美也是近年的事；結果是說，如工作能愈合於人體生理，則工人的勞力少，而廠主反多有利益，這是雙方都有利益的事。

中國人對於這些問題，向來少人注意，這也許因工業還未發達的緣故；惟我以為若有這知識時，譬如上海絲廠女工的減工問題，就不致於鬧了年餘尚未解決了。現在將人體機器的疲勞現象和減少工作為何能使出產不減，或反增加的道理大略說明於後；材料則以取自弗萊特立克黎的工業中的生理學家一文為多。

原來人的身體，本是工業上最古的機器。從無論古代的人民用了燧石片做的刀子鑽子之類去工作；或古代埃及人鑿了巨大的石，運去造那高塔，這些人體機器，也都須以蛋白，脂肪，炭水化物為食品，並且工作時的能力，也必須從這些東西裏取來的，完全和今人一樣。他們也必須如今人的吸收養氣和吐出二養化炭，也須以威達敏為榮養，只是他們自己不知道罷了。此外如脈搏，血壓，腺的分泌，腦的主宰力，以及愛憎，病死，也和今人一樣，不特他們的生理和我們一樣，而且他們也如我們的從事於工作。

只是今人和古人的生理和心理學上的過程雖然相同，可是對於人體器官的構造和他們的單獨的或聯合的動作，則今人

已得了許多知識，個人或公衆衞生的方法，也大大進步了。因知識的進步，我們遂製造出工廠的機器來，用他來製造舊物品或新物品，試觀歐美的統計，每年差不多化百萬元的費用，去修改舊機器以適於新的用途。但製造工廠機器是須人體機器的，幷且也全賴他的管理，人工停息，工廠機器也停止了。

可是人體機器和工業機器顯然不同，大概爲多數人所知道。第一，人工能作多種工作，幷有受各種訓練的容量。這雖是單就表面而言，詳細說，則各人又自有內蘊的才能，有人性質近於某種工作，有人則宜於他種。因此人體機器也各有分工，而且也不能不分工；但畢究上面所說不失爲眞理。第二種分別是人體機器要疲勞，既感覺到疲勞，如再繼續工作，便愈覺疲倦，工作的願望也愈減少了。疲倦是叫人體機器休息的預告，如果不聽他的指導，當然可以支持若干時候。但長久不聽他的命令，却於身體很有損害的。所以疲倦可以說是報告人體機器將招損壞的一個記號，這爲鋼鐵機械所沒有的。

生理學家研究疲倦的現象由來已久。前幾年有一個德國的學者，說他已經窺破這個祕密了，發見疲倦的毒素(Toxin)，說這毒素是和細菌分泌出來的毒素相似。然而至今，疲倦終於是一個待討論的問題，有過一次解釋，這問題却增一次複雜。現在生理學家相信，疲勞不是由某一個原因而生，他的原因是很複雜的。疲倦的身體，化學上或物理上，都和健康時不同，回復到健康狀態，似非經過化學上或幷物理上的變化不可。

對於疲勞的發生和他的存在的情形，近來雖還不能詳細知道，但在試驗室中，試驗筋肉組織等，知道筋肉是很容易疲倦的，神經也是如此；只是人身全體的疲勞情形，却比較不容易查考。在靜的時候和在作工的時候，身體中的化學作動確有不同；可是作怎樣工作時，則身體發生怎樣的化學變化，却查不出相當的比例來。

直接考查人體疲勞雖然很難，但用間接的方法來比較，却大概可以知道。譬如鐵機器一經開機以後，工作的速度是前後一律的，一日間的產出額，也不會因時間早晚而生差異，換一句話，便是將工作的進行畫成曲線，曲線是平的，從頭到尾，沒有高低。人的工作，也可以畫曲線以資比較。如人所做的工作，並非看管機器之類，快慢可變化的，那麼，工作的力量，必隨時有變化了。例如作一種細巧的銅工，每天作十時，上下午各五時，中間隔一點鐘作休息和喫飯的時間。那麼，工作的曲線當是這樣：在上午第

三時最高，第四時漸減退，入第五時則極快的減退了。飯後曲線和早晨開手時相彷但不能昇高如上午第三時間的樣子。在一天的工作中，第三時的曲線最高，以後都降低了。曲線昇高的時候是表工作力強，下降是指工作疲勞的狀態。中間有一點鐘的休息和進食，固然很有好處，飯後再工作時，曲線也先昇進而後降，但其工作力除却第一時間以外，總不及上午相當的時間了。到第十時，則降到最低度，產品也最少。我們從這考察，可以看出疲倦增加的情形；並且在下午比上午更倦的情形。

這就是人體機器和鐵製機器的不同了，一度休息能使產品增多，這是人體機器的特徵。不特如前節所說，中間一小時的休息和進食有用，平常若加以休息時間，也決是不空費時間。如果作工中間予以休息的時間，統計全日的產品，決不會減少，這是已由試驗證明的。所以休息不特於學校兒童有利益，在大人也是一樣。又人體機器是極惡單調的；立了要坐，坐了又要立；並且好雜以談笑，跳舞，喫食，或讀新聞等。因為動作變換，能使血液的循環和神經的工作，也跟着一變換，疲倦的細胞可以休息，讓不動的細胞來活動。休息既這樣重要，但應當隔若干時給予休息，和休息的時間的長短，這却須看所做的工作的性質而定，不能一概而論。就大概而言，無論那種工作，或任何一個人，連續五小時不休息，而還能做出好工作來的是沒有的。

人體機器一方面又與環境中物理的原因極有關係。第一是空氣。空氣不潔是能損壞人體的。極端的例，如空氣中雜有有毒化學成分，工人呼吸了自然要受害；即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並不雜有化學物質，只要多人羣集在一室裏面，空氣隨即變壞：溫度增高，溼度增多。空氣必須流動，因為人體機器和人造機器一樣工作時不絕有熱放出，所以週圍冷空氣的流通很是需要；如果空氣熱度和溫度增高，這是很有害的。黎氏（F. S. Lee）和斯各脫教授（Prof. Scott）試驗牲畜在華氏寒暑表，九十一度，百分之九十的溼度之下，經過六點時之久，他作工能力僅有在六十九度溫度，百分之五十二溼度下的牲畜的百分之七十六了。黎又試過叫一個健全的少年坐在一間房內，房很舒暢，空氣也極充足，只是不流動，並且溼度很高，溫度在華氏表一百零二度，那人在二點鐘之內，體溫便昇到一百零四度又十分之四之高了！體溫一經這樣增高，作工能力自然衰退；偉爾虛有幾個鉛皮廠，出產隨季候不同，冬季出品多，夏季減少，也是這緣故；但在換氣設備完美的幾廠，出品却比較的多。所以人體機器必須環境優

良纔能做出好工作，這是和鋼鐵機器的不同處。

又人體機器最不經濟的事是將能力無端的耗費，不能用在有益的工作上。作工的時候如果坐着，比立着省力工作便可多做，所以在生理上是很經濟的；不特有安適的坐位可免力氣作無益的消耗，有時如果能變換身體的位置，也很有益的。

以上的原理，是在節省人體無端消耗的能力，使用在工作上，出產加多，但有時因製造材料等的不順手，使能力空費在搬取材料上，致減少在生產上的動作。又有時排列雖未常不順手，也會得因無益的運動減少工作；因此遂有所謂『時間與動作的研究』發生，研究怎樣可以使各種動作變爲簡單，和可以怎樣訓練工人，動作變爲便捷。有時做一件事情的動作，可以減省到非常簡單，於是作事自然而然的加快。例如泥水匠疊一塊磚，多則可到十八動作，如果用最便捷和動作拼用的方法，則安放一磚只要一動作零四分之三就行。因此一點鐘本只能疊一百二十塊磚的，可以疊到三百五十塊。此外如折疊布匹，包裹物件，都可用省動作的方法增加工作；這類事例很多，現在可以不必多舉。只是也須留意，將不需要的動作盡行除去，做事固然加快，但容易覺得疲勞，所以這其間又有研究的餘地。

人體機器更有一種和平常機器不同的地方，便是人有本能作用和情緒，因這等心理作用的影響，能使產品增多或減少；在大戰的時候，美國軍械廠的牆上，每週貼一張榜，表明前一週間軍用品產出的多少；又有演說者，用激烈的話，對工人作五分鐘的講演，用了這種方法，他們的工作就大大增加。本能在工作之中關係尤重要，本能雖有佔有，模擬，玩耍，合羣等等，但工作本身也是本能之一。照例如果將本能引導得當，他便向成功的方面走；引導不得當，則便是破壞紊亂的基礎。所以研究勞工問題，又須研究工人的生理和心理。這些不是專家的專門學問，只在自己求知一種事理，這是關於多數人的事。譬如我們問每日作工時間長短應該怎樣？這照生理和心理兩方面說起來，一日的工作時間，自然不宜過多。但僱主，不用說，當然希望物品產出得多的；但減少時間，——在某範圍內——不特不致產品減少，反可以比工作長時增多。例如德國著名的製光學器具的宰司廠(Zeiss)於一九〇〇年，每日工作從九時減到八時，工作並不減少，反而增多。依理諾地方的煤礦工作時間從十小時減爲八小時後，每人每日的工作反增，增到二·七二到三·一六噸。比利時的安吉斯化學工業廠，同是這班工人，同是這爐灶器具及原料，

一天從十小時的工作改爲七小時半出產物品竟並不減少。英國某皮鞋廠每週工作時間改爲四十八小時後工作也並不比從前做五十五小時半的時候減少。並且鐘點如果仍然加長時，產出額仍然又跌落。辛司工廠便是這樣；不列顛鉛皮製作工人的作工時間從八小時減到六小時，每時工作增加很顯著，次後時間又復加多，工作依舊跌落，回復到從前的狀態。

從以上幾個例，已可看出人體機器和無生命的鋼鐵機器不同，鋼鐵機器時間減少，產品也減少，人體機器時間減少，在某範圍內，出產反而增多。當初一看似乎有點難解，其實工作時間太長，總不出兩個結果，不是工作遲緩，定是人體過於疲勞。工作遲緩出品稀少，是僱主的損失，身體過勞是工人的損害。從實驗上說起來，倦是不與工作的增加作算術比例的增加的，即並不是兩倍工作，即有兩倍的倦，但如已倦的身體上，再加上工作，則倦便極大的加增，乃非休息不可了。

看了以上的例，人工勞作宜短不宜長，是已很明顯了，但每天究竟以幾點鐘最適宜，却是很難對答的問題。大概每日作十二小時的工作無論如何是太長，作六小時工作則又太短，這是人人所知道的。但在這範圍內，尚有六小時的伸縮，究以幾時間最爲適宜，不能不用精密的考察了。佛農（Vernon）是英國的生理學家，對於工業生理學（Industrial physiology）深有研究的。據他就出產量的多寡爲斷說起來，管理機械的工人，每天可以作工九時或十時，運轉機械時須用技藝和力氣的工作，則每天八小時，如開礦一類的工作，則每天只能作七小時。

工作時間的研究，在出產方面固然應當計算，但在工人生理方面也當顧全。約翰生博士（Dr. Johnson）說，違背本性便是離開快樂。但在工業中，在在是違背本性的工作。人在夜間，是應當休息的，試看夜間的看守者，一點快活也沒有的。但社會上實有許多工作是在夜間做，可是人們雖然常常利用夜間，然而終不能習慣，不能變成夜出的動物，因此他的生理依然是晝間動物的生理。如就體溫而言，人的體溫入夜漸低，將到天明的時候則最低，夜間的看守者，雖然服務多年的，然終於不能改變他的體溫的變遷，體溫昇降的變化，依舊和常人一樣。所以人不宜在夜間作工，夜間作和日間同樣的工，出品常要減少百分之二六，十，或竟多至百分之十七。如輪班更換，夜工十四天後，改作日工十四天，則第一星期的工作還好，第二星期便壞了。並且十四天後改作日工時，也要連帶受着工作減少的影響，所以夜工是不合

生理的，又能够使筋肉力衰退的，雖然人的意志不反對和人體的裝置卻是不相合的。

工業生理學上的問題，發生很古，可是這研究卻和大戰一同開始的。因為戰時人力很缺乏，於是纔注意到節省能力的研究。早在一九一五年，由路得喬治(Lloyd George)組織軍需品工人衛生會(Health of Munition Workers Committee)，集合許多科學者，工業界中領袖，及僱主僱傭者和公共役等作精密的研究。於是有許多急要的問題，遂開始作統系的研究了。到戰爭終了，這會改為工業疲勞考查部(Industrial Fatigue Research Board)。仍由政府贊助，作業也和前相同。由英國牛津的著名生理學者虛林頓教授(Prof. Sherrington)主理這事。他以研究神經系統著名，近來已得到勳爵，並做了皇家學會的會長。

到一九二一年，英國又組織一個團體，名國民工業心理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主任即劍橋心理學試驗所多年的主任買奕爾博士(Dr. Myers)。這些團體以不列顛的科學界代表人物，和集工界優秀分子而成，並聘請研究者專門考察，現在已得到許多結論了。

美國和法國戰後對於工業生理也很有研究。一九一七年美國公衆衛生部(Public Health Service)得科學家之助，作實地研究；目的地為兩大著名工廠，研究的結果甚佳。這類團體在法國巴黎和西班牙的巴西羅納都有。此外如意大利，瑞典，加拿大，和地震前的日本，對於這事，都有一種考察的計劃。

弗萊特立克黎說：在一切生物中，人體為最難研究，然而總能找出工人正當的工作方法來，那時工廠制度應當改變了，並且又可以看出，如從前已幾次看出過一樣，那『科學是偉大的解放者』呵！



編製中文書籍目錄的幾個方法

查修

（民國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六月的經驗）

現在辦圖書館事業的人，在理論上，雖然知道西法是很有採擇的餘地；但在方法上，却還是不能不常常鬧饑荒。我現在將一年來辦事的經驗，忠實的寫出來，給大家參考和批評。我不敢說我的『一得之愚』就是『金科玉律』；但很希望一般同志，也因此起了興趣，將所心得的，公布出來給大家共同研究，使這種促進文化的事業，能在最短期間收最大的效果。則豈不『懿歟盛哉』了麼？著者識

一　初辦事時候的情形

民國十一年六月，我在武昌文華大學文科同圖書科畢業後，因清華學校同該校圖書館主任戴志騫先生的請，就於七月一號進了該館的辦公室。恰巧這時候，戴先生要往濟南去赴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年會，在未去之前，他就同我說到我這回來的主要工作，是編製中文書籍的目錄。在他不在這裏的時候，就要仔細將館內中文書籍的情形研究一番，定出計畫，俟他回來，再裁奪進行。

我一聽說我的主要工作，是編製中文書籍的目錄，我心裏就不禁得『小鹿撞胸』起來了。何以呢？我國舊式編目，除一太簡單的四庫分類法外，簡直說不上有甚麼現在我們觀念裏的目錄。現在我們雖然知道老辦法是無濟於事的，但是新辦法還沒有創造天才發明出來，所以我心裏很躊躇。但是人是已經來了，事又是不能不做的。所以我就憑着『鐵棒磨成繡花針』的勇氣，不管事情難不難，橫直都要達到我目的才放手。這個主意一定，我

登時就覺得前途的阻攔，全部『冰消瓦解』了。

在當時，館內的書曾經登錄在簿子上的，已有了二千一百五十部，共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五册。尙未登錄的，也有幾百部的樣子，書籍雖然不多，但一編目起來，却很費時間。戴先生是覺得圖書館若是沒有目錄，是等於有鎖而無鑰匙一樣。所以在我未來之前，他已聘有人專管其事。可惜那時方針沒有定好，以致我來以後，還不能不有一番更換。現在爲要給讀者一個歷史的背景起見，我想將我未來以前的辦法，略寫一點出來，也不能算爲嚕囌；况且前車之鑑，是最能給我們教訓的。

編目手續複雜非常，我不能請讀者『囫圇吞棗』，所以我祇能分作幾層說說：

(1)他們對於分類中文書籍的辦法：是將所有的書籍分爲『舊』『新』二種。舊書用四庫全書原法，稍有一點更動，新書就用杜威書目十類法，而略爲變換幾類。(我爲何要換一個別的法子，詳下)

(2)他們對於著者號碼的辦法：是將每書著者的姓，及其所在的朝代找出；就將那朝代的字，寫在前面，著者姓的筆畫數就寫在後面。無名氏的著作，就將書名第一字的畫數寫下。機關出版書的辦法，也是如此。(我爲何要換一個別的法子，詳下)

(3)編製目錄片的辦法：是不分書架目錄(Shelf-list)和正式目錄(Main Catalog)，而製成一種混合的類別目錄(Classified Catalog)。目片的排法，也自然是不能按着字的本身了。(我爲何要將他根本推翻，另編一種字典式目錄(Dictionary Catalog)，詳下)

(4)書籍裝訂法：是由本館裝訂處將幾本訂成一册；但大多數的書，還是用藍布套包着直立放在架上。(中文書籍亟待裝訂之必要，以及我所想出一個稍爲較好的裝訂法，詳下)

(5)雜誌的問題：當時可說沒有辦法。舉凡已經裝訂的，都是放在書庫的下層，凌亂無序的排着。

(6)其他種種：閱覽室內，盡是排着參考書和大套不能借出之叢書。書庫裏，全是能借出的普通書籍。此外儲藏室裏，還放有一部無價之寶雍正年手抄的圖書集成，并其他幾種善本。至於我的辦公室裏，也是書如山積。當時雖然已經有了一個副手，但他的事情很多，也沒忙得過來。

以上所寫的，不過是當時大略情形，照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可以叫我們滿意了。然而仔細研究起來，這卻不然。那些方法，不但是於事實無濟，簡直是白費了數年光陰同金錢。我要改良他們，除必實用我的方法外，還要我花精神來將他們推翻。改類號，換目片，在在都是費功夫的。鬧了幾年下來，利益看不見有多少。這是我不能不扼腕痛惜的。但這也不能怪誰的錯。前人弄了錯，後人可學乖。所以我對我的前任編目員是極其感謝的。

現在我已經將清華學校圖書館在我未來已前的編目問題寫完了。得失恐怕都有了歷史的背景。至於我的辦法是如何，我就誠摯的寫在下面，希望大家批評指導。

二　對於分類問題的辦法

現有辦圖書館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杜威書目十類法對於西書是最實用最完善的分類法。但一應用到中文書籍來，他就罣漏孔多了。國內同志有鑒於此，都鈎心鬭角，想出仿杜威的分類法來。在廣東有杜定友的『世界圖書分類法』。他取了杜威所用的號碼辦法，另外加上中文書籍的各類，就標上一個『世界』的名字，硬要人家來用他的法分類西書。但西書已經有了杜威原本，比較上實用得多。所以我沒有採取他的法子。至於清華學校圖書館本身，也曾出了一種分類法。我以上曾說過，是將中文書籍分為兩大類。(一)舊書，(二)新書。舊書用四庫方法，稍為有一點兒更動。新書用杜威原法，也更動了幾類。但舊和新的分別，在那兒可以劃定？今日為新，明日為舊。況今人所著講解及研究古代學問的書，也不知其多少。要說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放在諸子裏的舊書，已有幾分道理，要放在新書中中國哲學史裏，也未始不可。所以舊新的問題，不能有『黃河為界』，各樣的麻煩，就自然容易發生了。再一個圖書館之內，同時有三種分類法：(一)西書的杜威書目十類法(二)中文舊書分類法(三)中文新書分類法。管理員要熟悉三種，才容易找書，未免有點累贅。中文書籍分類法的內容，既然根本動搖，所以我同戴志騫先生商量，就很容易的將他推翻了。至於我的代替法是什麼？我所用的是就武昌文華大學公書林(即圖書館)所出版的一種仿杜威書目十類法。我現將其法的大綱錄下：

000　經部，(杜威書目十類法為普通圖書)

100　哲學，宗教。(同上哲學)

200　社會學，教育學。(同上宗教)

300 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同上社會，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等學）

400 醫學（同上語言學）

500 科學，（與杜威原法同，但其中竄改了好幾處）

600 工藝（同上）

700 美術（同上）

800 文學，語言學，（杜威原法爲文學）

900 歷史，（與杜威原法同，但其中竄改了好幾處）

自從去年（民國十一年）七月起到今年一月，這仿杜威書目十類法就是我分類的工具。我在用的那幾月之中，覺得其中很有好多不妥的地方，因此自今年一月起，我就立意將他拿來修正增補。對於政治學方面，我請了本校政治學教授余日宣先生；經濟學方面請了經濟學教授蔡競平先生；教育學方面，請了註冊部主任王維周先生；醫學方面請了校醫李岡先生幫同斟酌。我繙譯編輯，費了兩個月的苦工，差不多大功告成了。這時候，我們圖書館職員會議，大家覺得分類法問題的重要，仔細討論了一番。後來戴志騫先生又同我磋商了幾次，總覺得一個圖書館裏，西書有杜威原法，中書有仿杜威法，只二個法子並駕齊驅於實用上不無麻煩。在杜威原法裏，教育學是 370．仿在杜威法裏，則爲 230．其他等等類似的地方也不在少數。管理員找書，實在太不方便。所以我終至於不能不掉轉舵來向杜威原法尋覓解決。杜威的法子在邏輯上，自然有許多不合的地方，然而他的適用，却是別的方法所不可及。我於是就決意不更改，祇擴張他的類數，把杜威所未用的號碼，拿來湊中文書籍的分類。既不牽動杜威原法的全體，並且可以應用來對付中文書籍。豈不『一舉兩得』『事半功倍』的麼？至於我苦心經營將近增訂成功的仿杜威書目十類法，我也情願扔在一旁宂去了。

我們中國人對於四庫全書分類法，差不多是根深蒂固，誰也說得出來『經』『史』『子』『集』四個大字。那末我現在要將這四大類完完全全拆開，恐怕就有人很難找書了。所以我同戴志騫先生經過很久的商量，承他提醒了不少的意思，就立意將經書除樂類可以放入美術，小學類可以放入語言學外，因爲他的性質是我國二千年來各種思想的總源泉，範圍異常廣大，就放在杜威原法的第一大類普通圖書 (General Works) 裏。現在我將我的辦法寫下：

（1）杜威原法的 000-009，是留給我們去放那些不要放

在杜威十類法裏特別搜羅的書籍，同個人用的日記，謄寫本，等等。我想對於前一項，我們可以用一個字樣在那些書籍上，就自然有分別了。（參見杜威原法的080下面的註解）對於後一項，我們可放在個人傳記裏面。這幾大類在實際上，既然可以省儉出來；那末用來對付中國的經部，也自然是沒有甚麼不可的了。況且經類仍然大部可以不至拆散。既不衝突，且能利用。豈非一舉兩得的事情麼？我的經書分類表是；

000　經部

001　易類

002　書類

003　詩類

004　禮類

　.1　周禮

　.2　儀禮

　.3　禮記

005　春秋類

　.1　春秋

　.2　左氏傳

　.3　公羊傳

　.4　穀梁傳

006　孝經類

007　四書類

　.1　大學

　.2　中庸

　.3　論語

　.4　孟子

註：樂類見780音樂；小學類見495.1中國語言學，

（2）史部的問題，也容易解決。因爲純粹歷史可以入951其餘如傳記，可入920；地理類可入915.1等等，都可按性質插入杜威原法裏。至於本國的歷史和地理，我也製了兩個表如下：

中國歷史分類法

951　中國史

951.01　古史　B. C. 2100(?)-206

.011　神祕時代　B. C. 2100(?)-2206

.012	夏	B. C. 2205-1766
.013	商	B. C. 1783-1122
.014	周	B. C. 1134-249
1	周之初期迄東遷	B. C. 1134-771
2	周之中期春秋之世	B. C. 770-376
3	周之末期戰國之時	B. C. 375-249
.015	秦	B. C. 246-206
951.02	漢三國	B. C. 206-A. D. 280
.021	西漢	B. C. 206-A. D. 24
.022	東漢	A. D. 25-220
.223	三	A. D. 190-280
1	魏	A. D. 220-265
2	蜀	A. D. 221-263
3	吳	A. D. 229-280
951.03	晉，南北朝	A. D. 265-589
031	晉	A. D. 265-420
1	西晉	A. D. 265-316
2	東晉	A. D. 317-420
.032	南北朝	A. D. 386-589
.0321	南朝	A. D. 420-589
1	劉宋	A. D. 420-478
2	齊	A. D. 479-501
3	梁	A. D. 502-556
4	陳	A. D. 557-589
.0322	北朝	A. D. 386-580
1	北魏—拓跋氏	A. D. 386-534
2	東魏	A. D. 534-550
3	西魏	A. D. 535-557
4	北齊	A. D. 550-577
5	北周	A. D. 557-581
951.04	隋，唐，五代	A. D. 581-960
.041	隋	A. D. 581-618
.042	唐	A. D. 618-907
.043	五代	A. D. 907-960
1	後梁	A. D. 907-923
2	後唐	A. D. 923-935

3	後晉	A. D. 936-946
4	後漢	A. D. 947-950
5	後周	A. D. 951-960
951.05	宋	A. D. 960-1279
1	北宋	A. D. 960-1126
2	南宋	A. D. 1127-1279
951.06	遼，金，夏	A. D. 916-1234
1	遼	A. D. 916-1201
11	遼—契丹	A. D. 916-1125
12	西遼	A. D. 1125-120
2	金	A. D. 1115-1234
3	夏	A. D. 1034-1227
951.07	元，明	A. D. 1206-1644
1	元	A. D. 1206-1370
2	明	A. D. 1368-1644
951.08	清	A. D. 1644-1911
.081	開創時期	A. D. 1644-1683
1	勘定中原	A. D. 1644-1661
2	三藩之亂	A. D. 1673-1682
3	收服台灣	A. D. 1660-1683
.082	全盛時期	A. D. 1684-1795
1	朔漠及中亞之蕩平	A. D. 1690-1792
2	其他各部之征定	A. D. 1721-1795
.083	浸衰時期	A. D. 1796-1911
1	鴉片之爭	A. D. 1839-1842
2	太平天國	A. D. 1850
3	英法聯軍	A. D. 1856-1860
4	中法之戰	A. D. 1884-1194
5	中日之戰	A. D. 1894-1895
6	拳匪之亂	A. D. 1900-1901
7	日俄之戰	A. D. 1904-1905
8	辛亥革命	A. D. 1911
951.09	民國	A. D. 1912
.091	創始時期	A. D. 1912—
1	臨時政府	A. D. 1912-1913
2	袁世凱總統期	A. D. 1913-1916

21 二次革命 A. D. 1913

22 洪憲帝制 A. D. 1916

3 黎元洪總統期 A. D. 1916-1917

4 復辟 A. D. 1917

5 馮國璋總統期 A. D. 1917-1918

6 徐世昌總統期 A. D. 1918-1922

7 黎元洪總統期 A. D. 1922-1923

8 混亂時期 A. D. 1923-

中國地理分類法

950 亞細亞

951 中國

縣之位置，可參看內務部職方司第一科之全國行政區畫表民七；及全國行政區畫表刪補民九。

951.1 北部

951.11 京兆；直隸.

951.111 京兆

951.112 直隸

1 津海道

2 保定道

3 大名道

4 口北道

951.12 山東

1 濟南道

2 濟寧道

3 東臨道

4 膠東道

951.13 山西

1 冀寧道

2 雁門道

3 河東道

951.14 河南

1 開封道

2 河北道

3 河洛道

4 汝陽道

951.15 陝西

1 關中道

2 漢中道

3 榆林道

951.16 甘肅

1 蘭山道

2 渭川道

3 涇原道

4 寧夏道

5 西寧道

6 甘涼道

7 安肅道

951.2 中部

951.21 江蘇

1 金陵道

2 滬海道

3 蘇常道

4 淮揚道

5 徐海道

951.22 浙江

1 錢塘道

2 會稽道

3 金華道

4 甌海道

951.23 安徽

1 安慶道

2 蕪湖道

3 淮泗道

951.24 江西

1 豫章道

2 廬陵道

3 贛南道

4 潯陽道

951.25 湖北

1 江漢道

2 襄陽道

3 荊南道

951.26 湖南

1 湘江道
2 衡陽道
3 武陵道
4 辰沅道

951.27 四川

1 西川道
2 東川道
3 建昌道
4 永寧道
5 嘉陵道

951.3 南部

951.31 福建

1 閩海道
2 廈門道
3 汀漳道
4 建安道

951.32 廣東

1 粵海道
2 嶺南道
3 潮循道
4 高雷道
5 瓊崖道
6 欽廉道

951.33 廣西

1 南寧道
2 蒼梧道
3 桂林道
4 柳江道
5 田南道
6 鎮南道

951.34 雲南

1 滇中道
2 蒙自道
3 普洱道
4 騰越道

951.35 貴州
1 黔中道
2 鎮遠道
3 貴西道

951.4 滿洲

951.41 奉天
1 遼瀋道
2 東邊道
3 洮昌道

951.42 吉林
1 吉長道
2 濱海道
3 延吉道
4 依蘭道

951.43 黑龍江
1 龍江道
2 綏蘭道
3 黑河道

957.5 特別區域

951.51 熱河
1 熱河道
2 其他旗屬

951.52 察哈爾
1 興和道
2 其他旗屬

951.53 綏遠
1 綏遠道
2 其他旗屬

951.54 川邊
1 川邊道

951.6 邊疆

951.61 新疆
1 迪化道
2 伊犂道
3 塔城道
4 阿克蘇道

5 喀什噶爾道
6 阿山道
7 焉耆道
8 和闐道

951.62 青海
1 和碩特部
2 綽羅斯部
3 土爾扈特部
4 輝特部
5 喀爾喀部
6 住木土司

951.63 西藏
1 前藏
2 中藏
3 後藏
4 阿里

951.64 外蒙古
1 土謝圖汗
2 三音諾顏汗
3 車臣汗
4 扎薩克圖汗
5 科布多
6 唐努烏梁海

(3)子部所包括的甚廣，有哲學，有科學，有宗教，簡直是雜貨攤。現在我將哲學從裏面提出，放入181.1中國哲學家裏。其餘別的，都按性質分類。但中國哲學書籍，有彙刊同個人的分別。所以我就仿外國圖書館對於傳記的辦法——集傳用920單傳則用『傳』字來代替——將彙刊用920個人者則用『哲』字代替。但中國哲學繁多，所以我在『哲』字以後加上各哲學家所在的朝代類數，以作區別的標誌。我的辦法如下：

『中國哲學分類總集用181.1及其歷史分類，個人者則用「哲」一字代替，并加以歷史分類。例「莊子」為哲.014而非181.1014. .014即周代歷史分類數。其序次總集先於個人著作。』

(4)我對於集部，也有相似的辦法：

『中國文學分類總集用 895.1 及其歷史分類，個人者則用『集』一字代替幷加以歷史分類。例：韓愈文集爲集 .042 而非 895.1042 .042 卽唐代歷史分類數。其序次總集先於個人著作。』

註：爲免除麻煩起見，凡個人所著的，不管是詩，詞，歌，賦，都算爲個人的文集，彙刊文集者爲詩則在 895.1 後加上數碼 1；戲劇加上 2；部按照 820 底下的小類加上。

(5)我們中國叢書很多，平常也算一部。所以我也立了一條規則管轄他。

『中國叢書入 080』

以上所舉，不過是解決中國書籍分類問題的犖犖大端。至於對付那些困難書籍所得的類數對與不對，還在乎各人去運用腦子了。

三　對於著者號碼問題的辦法

凡知道 Cutter amborn-Table (卽西文著者姓氏號碼表)的，恐怕都覺得他的好處。他的字母和數碼的統系，是能叫隨便甚麼人，都容易用的，卽普通一個僕役，也會按那統系去排書。我們這裏從前所用的是按照朝代的辦法，後面再加著者姓氏筆畫數碼。在這個統系之內，又有字又有數碼，法子亦算不錯。但去年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又出了一種純用數碼的數碼，人人會用，所以我當時就採用了，做我們著者號碼的辦法。現在我將這著者號碼編製法的第一面抄下來給大家看看。

數畫	筆起	氏　　姓	數號
2	一	丁	2
	𠃌	刁	3
	ㄱ	乜	4
	丨	卜	5
3	一	下*干,三*;	6
		于	7
		大*俟,万	8
	ㄱ	尸*弓,	8
	一	車　子	8
	丨·	官　上	8
		川*久 小*;山,	9
4	丶	卞	10
		方	11
		文	13
		亢	14
	一	王	15

數畫	筆起	氏　　姓	數號
4	一	亓	20
		天*亢,	21
		井	22
		木*支,五*;	23
		尤	24
		叔 太　太*;	25
		戈	25
	𠃌	尹	26
		巴	27
	ㄱ	孔	28
	丨	中*	28
		內*	29
	亅	水	29
	丿	牛	29
		勾	30
		仉	30
		仇	31
		公	32

*都是我的副手余若僖東同我斟酌添補的。

無論甚麼書，只要知道著者是誰，就可在這法內依着他姓氏筆畫數及其起筆找出號數來。然後就將這號數寫在那書分類數的底下。至於機關所編著的及無名氏著作，情形有與普通者不同，原書內就有規則兩條，解明辦法。現在我將他們抄錄如下：

『凡以書局或機關爲編著者，則以該第一字之筆畫數爲數，但數目之前須冠以8字，如廣字則爲(815)，商爲(811)，如筆畫數較十數少者則其間加一圈，如大爲(803)，天爲(804)等。

『凡姓氏及書局或機關之外，有以別號，或因無名氏而以書名代著者者，則以其第一字之筆畫數而冠以9字，仿前例編定，如六爲(904)，痛爲(912)。』

有了這兩條規則，我們實用上就方便得多。但要說有了他們，辦事就易如反掌，却又不然。這是因爲書籍中困難情形隨處皆在。我在我的已往經驗中，所以不能不同我的副手略爲絞點腦汁，定出幾條規則來解決困難。現在我將這些規則，寫在下面。

(1)同類同著者，則第二部書的著者號數須加書名第一字或第二字(第一字相同時)筆畫之數而以短畫隔開。

例：周維城實用管理法講義 371.5/180

周維城新制學校管理法 371.5/180-13

註：同類書籍，其編著機關相同，適用此條。

例：清華政治學研究會現下之中國內政與外交 323/811

清華政治學研究會政治書報指南 323/811-10 (這本書的性質，是屬乎參考用的。清華圖書館對於參考書概不借出。區別之法，就是在檢查號碼上——(Call nu-mber——加上一個R——Reference books之意。所以 323/811-10 就變成 R 323/811-10 了。

(2)同類之書籍，其著者姓氏第一字相同而名相異者，則第二部書的著者號後，須加該書著者第二字筆畫之數而中隔以小點。

例；蔣拙誠道德教育論 170/553

蔣維喬長壽哲學 170/553.14

註：同類之書籍，其編著機關的第一字相同時，亦適用此條。

：同類之書籍，其著者號係用書名，而書名的第一字又相同時，亦適用此條。

(3)同類同著者板本相異，或批評者或譯者又有不同，則除原本外其他各書的著者號右端下部，均須依次附以1,2,3等數碼以標明之。同一書譯者選材有不同的，亦適用此條。

例：馬君武編譯盧梭民約論　$^{320.1}_{605}$

中江篤介譯民約論　$^{320.1}_{605_1}$

(4)同類之書籍，其編著機關第一字的筆畫數相同而字不同，則除原本外，其他各書的著者號後，均須依次附以1,2,3等數碼而以括弧圈進。

註：同類之書著者係用書名，而書名第一字的筆畫數相同，字不同，亦適用此條。

例：進步雜誌　R^{050}_{911}

婦女雜誌　$\mathrm{R}^{050}_{911(1)}$

(5)同類同著者之書，其分類有地理上之區別者，則除原本外，其他各書的著者號後，均須依拙編中國地理分類法的次序，附以1,2,3等數碼而以『十』隔開。



例：內務統計：京師人口之部　$\mathrm{R}^{312.51}_{804}$

內務統計：京兆人口之部　$\mathrm{R}^{312.51}_{804+1}$

(6)同類之書，其著者號均取自書名。設書名之首數字相同，而以後之字字樣異，畫數又同。如是則除原本外，其他各書之著者號後，均須附以1,2,3等數碼而以『·:』隔開。(若首數字相同，而以後之字，字樣及畫數純全不同，則可應用規則第二條——小數的辦法。這條在我辦事程序之中，雖然不能舉出甚麼樣的例來；但立規則，防將來，是不能不先事預備的。)

綜以上所列的六條規則，雖然不敢說是盡美盡善。但確也并不是憑空虛造，乃是在黑暗的荒郊野外，尋不出東，西，南，北之中所找出來的幾條途徑。至於循途徑去達目的地的成敗及快慢，則要看各人天賫的高下，學識的多少了。　(未完)

秋夜

魯彥

『醒醒能，醒醒罷，』有誰敲着我的紙窗似的說。

『呵，呵，——誰呀？』我朦朧的問，揉一揉睡眼。

黑沈沈的看不見一點什麼，從帳中望出去。也沒有人回答我，也沒有別的聲音。

『夢罷？』我猜想，轉過身來，昏昏的睡去了。

* * * * *

不斷的犬吠聲，把我驚醒了。我閉着眼仔細的聽，知道是鄰家趙冰雪先生的小犬阿烏和來法。聲音很可怕，彷彿淒涼的哭着。中間還隔着些嗚咽聲。我睜開眼，帳頂映得亮晶晶。隔着帳子一望，滿室都是白光。我輕輕的坐起來，掀開帳子，看見月光透過了玻璃，照在桌上，椅上，書架上，壁上。

那聲音漸漸的近了，彷彿從遠處樹林中向趙家而來，其中似還夾雜些叫喊聲。我驚異起來，下了牀，開開窗子一望，天上滿佈了閃閃的星，一輪明月浮在偏南的星間，月光射在我的臉上，我感着一種清爽，使張開口，吞了幾口。犬吠聲漸漸的急了，悽慘的叫聲，時時間斷了呻吟聲，聽那聲音似乎不止一人。

『請救我們被害的人……我們是從戰地來的……我們的家屋都被兇惡者佔去了，我們的財產也被他們搶奪盡了……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多被他們殺害盡了……』慘叫聲突然高了起來。

彷彿有誰潑了一盆冷水向我的頸上似的，我全身起了一陣寒戰。

『吞下去的月光作怪罷？』我想。轉過身來，向衣架上取下一件夾袍，披在身上。復搬過一把椅子，背着月光坐下。

『請救我們沒有父母的人，請救我們無家可歸的人……』叫聲更高了。有老人，青年，婦女，小孩的聲音，似乎將到村頭趙家了。

犬吠得更利害，已不是起始的悲哭聲，是一種兇暴的怒恨聲了。

我忍不住了，心突突的跳着站起來，扣了衣服，開了門往外走去。忽然又是一陣寒戰。我看看月下的梧桐，起了恐怖。走回來，從枕頭底下拿出一支手鎗，復披上一件大衣，倒鎖了門，小心的往村頭走去。

梧桐岸然的站着。一路走去，只見地上這邊一個長的影，那邊一個大的影。草上的露珠，閃閃的如眼珠一般，到處都是。四面一望，看不見一個人，只有一個影子伴着我孤獨者。『今夜有許多人伴我過夜了』我走着想，嘆了一口氣。

奇怪，我愈往前走，那聲音愈低了，起初還聽得出叫聲，這時却反而模糊了。『難道失望的回去了嗎？』我連忙往前跑去。

突突的脚步聲，在靜寂中忽然在我的後面跟來，我駭了一跳，回頭一看，什麼也沒有。

『誰呀？』我大聲的問，預備好了手鎗，收住脚步，四面細看。

突突的聲音忽然停止了，祇有對面樓屋中回答我一聲『誰呀？』

『呵，弱者！』我自己笑嘲自己說，不覺微笑了。『這樣的膽怯，還能救人嗎？』我放開脚步，復往前跑去。

靜寂中聽不見什麼，只有自己突突的脚步聲。這時我要追的聲音，幾乎聽不見了。

『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困苦者！我便是你們的兄弟，我的家便是你們的家！請回轉來，請回轉來！』我急得大聲的喊了。

『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困苦者！我便是你們的兄弟，我的家便是你們的家！請回轉來，請回轉來！』四面八方都跟着我喊了一遍。

靜寂，靜寂，四面八方都是靜寂，失望者沒有回答我，失望者聽不見我的喊聲。

失望和痛苦攻上我的心來，我眼淚簌簌的落下來了。

我失望的往前跑，我失望的希望着。

『呵呵，失望者的呼聲已這樣的遠了，已這樣的低微了！……』我失望的想，恨不得多生兩隻脚拚命跑去。

呼的一聲，從草堆中出來一隻狗，撲過來咬住了我的大衣。我吃了一驚，站住左脚，飛起右脚，往後跌去。牠却抛了大衣向我右脚撲來。幸而縮得快，往前一躍，飛也似的跑走了。

嘍嘍的叫着，狗從後面追來。我拿出手鎗，回過身來，砰的一鎗，沒有中着，牠的來勢更兇了。砰的第二鎗，似乎中在牠的尾上。牠

跳了一跳，倒地了。然而叫得更兇了。

我忽然抬起頭來，往前面一望，呼呼的來了三四隻狗。往後一望，又來了無數的狗都兇惡的叫着。我知道不妙，欲向原路跑回去。原路上正有許多狗衝過來。不得已向左邊荒田中亂跑。

我是什麼也不顧了，只是拚命的往前跑。雖然這無聊的生活不願意再繼續下去，但是死，總有點害怕。

呼呼呼的聲音，似乎緊急的追着，我頭也不敢回，只是怱怱迫的越過了狹溝，跳過了土堆，不知東西南北，慌慌忙忙的跑。

這樣的跑了許久，許久，跑得精疲力竭，纔偷眼的往後望了一望。

看不見一隻狗，也聽不見什麼聲音，我於是放心的停了脚，往四面細望。

一堆一堆小山似的墳墓，團團圍住了我，我已鎭定的心，不禁又跳了起來。脚旁的草又短又疎，脚輕輕一動，便刷刷的斷落了許多。東一株柏樹，西一株松樹，都離得很遠，孤獨的站着。在這寂寞的夜裏，凄涼的墳墓中，我想起我生活的孤單與漂蕩，禁不住悲傷起來，淚兒如雨的落下了。

一陣心痛，我扭縮的倒了。……

* * * *

『呵──』我睜開眼一看，不覺驚奇的叫了出來。

一間清潔幽雅的房子，綠的壁，白的天花板，絨的地氈，從紗帳中望出去。我睡在一張柔軟的鋼絲牀上。潔白的綢被，蓋在我的身上。一般沁人的香氣充滿了帳中。

正在這驚奇間，呀的一聲牀後的門開了。進來的似乎有兩個人，一個向牀前走來，一個站在我的頭旁窺我。

『要茶嗎，魯先生？』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輕輕的掀開紗帳，問我。

『如方便，就請給我一杯，勞駕。』我回答說，看着她的烏黑的眼珠。

『很便，很便，』她說着紅了面，好像怕我看她似的走了出去。

不一刻，茶來了。她先扶我坐起，復將茶杯湊到我口邊。

『這眞對不起』我喝了半杯茶感謝的說。

『沒有什麼』她說。

『但是請你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你姓什麼。』

『我姓林，這裏是魯先生的府上。』她笑着說，雪白的臉上微微起了兩朶紅雲。

『那一位魯先生？』

『就是這位』她笑着指着我說。

『不要取笑，』我說。

『唔你到處爲家的人，怎的這裏便不是了，也罷，請一個人來和你談談。』她說着出去了。

『好伶俐的女子，』我暗自的想。

在我那背後的影子似乎隱沒了。一會兒，從外面走進了一個人。走得十分的慢，彷彿躊躇未決的樣子。我回過頭去，見是一個相熟的女子的模樣。正待深深思索的時候，她却掀開帳子，撲的倒在我的身上了。

『呀！』我仔細一看，駭了一跳。

過去的事，不堪回憶，回憶時，心口便如舊創復發般的痛，她如一朶烏雲，一到頭上時，一切都黑暗了。

我們少年人只堪往着渺茫的未來前進，癡子似的希望着空虛的快樂。縱使悲傷的前進，失望的希望着，也總要比回頭追那過去的影快樂些。

在無數的悲傷的前進，失望的希望着者之中，我也是一個。我不僅是不肯回憶，而且還竭力的使自己忘却。然而那影子眞利害，她有時會在我無意中，射一支箭在我的心上。

今天這事情，又是她來找我的。

竭力想忘去的二年前的事情，今天又浮在我眼前了。竭力想忘去的二年前的一個人，今天又突然的顯在我眼前了。最苦的是，箭射在中過的地方，心痛在傷過的地方。

撲倒在我身上嗚咽着的，是二年前的愛人蘭英。我和她過去的歷史已不堪回想了。

『呵，呵，是夢罷，蘭英？』我抱住了她，哽咽的說。

『是呵，人生原如夢呵……』她緊緊的將頭靠在我的胸上。

『罷了，親愛的，不要悲傷，起來痛飲一下，再醉到夢裏去罷。』

『好！』她慨然的回答着，仰起頭，湊過嘴來，我們緊緊的親了一會。俄頃她便放了我，叫着說，『拿一瓶最好的燒酒來，松妹。』

『曉得，』外間有人答應說。

我披着衣起來了。

『現在是在夜裏嗎？』我看見明晃晃的電燈問。

『正是。』她回答說。

『今夜可有月亮？可有星光？』

『沒有。夜裏本是黑暗，那有什麼光。』她凄涼的說。

我突的心跳動了一下。忽然問道：

『呵，蘭英，這是什麼地方？我怎樣來到這裏的？』

『這是漂流者的家，你是漂流而來的。』她笑着回答說。

『唔，不要取笑，請老實的告訴我，親愛的。』我懇切的問。

『是呵，說要醉到夢裏去，却還要問這是什麼地方？這地方就是夢村，你現在做着夢，所以來到這裏了。不信嗎？你且告訴我，沒有到這裏以前，你在什麼地方？』

我低頭想了一會，從頭講給她聽。講到我恐慌的逃走時，她笑得仰不起頭了。

『這樣的無用，連狗也害怕。』她最後忍住笑說。

『唔，你不知道，那些狗多麼兇，多麼多……』我分辯說。

『人怕狗，已經很可恥了，何況又帶着手鎗……』

『一個人怎樣對付？而且死在狗的嘴裏，誰甘心？……』

『是呵，誰肯犧牲自己去救人呵！……唉，然而我愛，不肯犧牲自己，是救不了人的呀……』她起初似很譏刺，最後却誠懇的勸告我，額上起了無數的縐紋。

我紅了臉，低了頭的站着。

『酒來了，』說着走進來了那一位年青的姑娘，手托着盤。

『請不要回想那過去，且來暢飲一杯熱烈的酒罷，親愛的。』她牽着我的手，走近桌椅傍，從松妹剛放下的盤上取下酒杯，滿滿的斟了一杯，湊到我的口邊。

『阿——』我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一飲而盡。走過去，滿斟了一杯，送到她口邊，她也一飲而盡。

『魯先生量大，請拿大杯來，松妹。』她說。

『是，』松妹答應着出去了，不一刻，便拿了二隻很大的玻璃杯來。

桌上似乎還擺着許多菜，我不曾注意，兩眼只是閃閃的在酒壺和酒杯間。蘭英也喝得很快，不曾動一動菜，一面還連呼着『松妹，酒，酒，』松妹『是，是，』的從外間拿進來了好幾瓶。

我們兩人只是低着頭的喝，不願講什麼話，松妹驚異的在傍看着。

無意中，我忽然仰起頭來。蘭英驚訝似的也突然仰起頭來，我的眼光正射到她的烏黑的眼珠上，我眉頭一縐，過去的影刷的從我面前飛過，心口上中了一支箭。

我『阿』的一聲，拿起玻璃杯，狠狠的往地上摔去，砰的一聲，杯子粉碎了。

回過頭去看看蘭英，蘭英兩手掩着面，發着抖淒涼的站着，只叫着『酒，酒』我忽然被她提醒，捧起酒壺，張開嘴，倒了下去。

我一壺一壺的倒了下去，我一壺一壺的往嘴裏倒了下去……

* * * * *

一陣冷戰，我醒了。睜開眼一看，滿天都是閃閃的星，月亮懸在遠遠的一株松樹上，我的四面都是墳墓；我睡在濡溼的草上。

『阿，阿，又是夢嗎？』我驚駭的說，忽的站了起來。摸一摸手鎗，還在身邊，拿出來看一看，又看一看自己的胸口，嘆了一口氣，復放入衣袋中。

『砰，砰，砰，……』忽然遠遠的響了起來，隨後便是一陣悽慘的哭聲，叫喊聲。

『唔，又是那聲音？』我暗暗的自問。

『這是很好的機會，不要再被夢中的人譏笑了！』我鼓勵着自己，連忙循着聲音走去。

『砰，砰，砰，……』又是一排鎗聲，接連着便是『隆隆隆』的大砲聲。

我急急的走去，急急的走去，不一會便在一條生疏的街上了。那街上站着許多人，靜靜的聽着，又不時輕輕的談論。我看他們鎮定的態度，不禁奇異起來了。於是走上幾步，問一個年青的男子。

『請問這砲聲在什麼地方，離這裏有多少遠？』

『在對河，離這裏五六里。』

『那末，爲什麼大家很鎮定似的？』我驚奇的問。

『你害怕嗎？那有什麼要緊！我們這裏常有戰事，慣了。你似乎不是本地人，所以這樣的膽小。』他反問我，露出譏笑的樣子。

『是，我纔從外省來。』我答應了這一句，連忙走開。

『慣了，』神經刺激得麻木便是『慣了』。我一面走一面想。『他既覺得膽大，但是爲什麼不去救人？——也許怕那路上的狗罷？』

叫喊聲，哭泣聲，漸漸的近了，我急急的，急急的跑去。

『請救我們虎口殘生的人，……請救我們無家可歸的人，……請救我們無父母兄弟妻女的人，……你以外的人死盡時，你便沒有社會了，你便不能生存了，……死了一個人，你便少了一個幫手了，你便少了一個兄弟了，……』許多人在遠處慘悽的叫着，似向我這面跑來，同時砲聲，鎗聲，隆隆，砰砰的響着。

我急急的，急急的往前跑。

『嚕！站住！』一個人從屋旁跳出來，拖住我的手臂。『前面流彈

如雨，到處都戒嚴，你却還要亂跑！不要命嗎？』他大聲的說。

『很好，很好，』我掙扎着說。『不能救人，又不能自救，沒有勇氣殺人，又沒有勇氣自殺，咒詛着社會，又斷不過這世界，厭惧着生活，又跳不出這地球，還是去求流彈的憐憫，給我幸福罷！……』脫出手，我便飛也似的往前跑去。只聽見那人『瘋子！』一句話。撲通一聲，不提防忽然落在水中。拼命掙扎，纔伸出頭來，却又沉了下去。水如箭一般的從四面八方射入我的口鼻眼睛耳朵裏……

* * * * *

『醒醒罷，醒醒罷！』有誰敲着我的紙窗，憤怒似的說。

『呵，呵，——誰呀？』我朦朧的問，揉一揉睡眼。

黑沉沉的看不見一點什麼，從帳中望出去，沒有人回答我，只聽見呼呼的過了一陣風。隨後便是窗外蕭蕭的落葉聲。

『又是夢，又是夢！……』我咒詛似的說。

名人雋語（四）

雲譯

我愛英國，我亦愛法國，我都愛他們，但是要和和平平的纔好。所以我們不能任一種政治家以現在的政策毀壞將來的世界。南非洲人當波爾戰役（The Roer War）時，固能奮不顧身以事戰爭，但他們是明白和平方法的。歐洲人雖亦勇敢善戰，但於和平方法却毫無所知。所以要想恢復，真是沒有希望，只有每況愈下，日即於危機了。

——美國 Jan Christian Smuts 將軍

人生的存在，我殊不敢說是能超於坟墓以上。但是人身是有良知的實體（Entity）做成的。當人割傷手指時，我相信醫治創痕的必是那實體。當人疾病時，使之痊愈的，也必定是那實體。因爲身上有一種極微小，有非顯微鏡所能見的生活細胞。那極使人身能生活能行動的實體，其微細弱小也殊非極精密的科學器具所能推測。所以人身若無這實體，那末這個軀體，眞如一般正統耶教徒所信的，不過是一團泥土吧了。

——美國發明家愛迪孫

坎地亞的沈冤

意大利鄧南遮作　仲持譯

一

在循例的復活節宴之後三天，——這宴會因為習慣，在拉蒙尼加家裏，常是豐盛而且食客擁擠的，——克列思丁那，拉蒙尼加夫人檢點她那食巾和銀器：她將每件器皿整齊的放在箱子和保險箱裏，預備將來同樣的時節用。

幫着她做這事情的，照常是使女麥里亞別薩西亞和洗衣婦坎地亞麥坎遼普通稱作『坎地亞』的。幾隻大籃子，積疊着精美的布，一排的放在石道上。一面通盤上閃耀著銀的瓶和別的桌面的裝飾物。那些東西式樣很堅實，不過有些粗拙，是鄉下銀匠做的，形式上是禮拜式，像富有的鄉間家族一代代傳下來的一切瓶一樣。屋子裏瀰漫着漂白布的新鮮的芳香。

坎地亞從籃中拿了小布巾食巾和手巾，經『太太』("Signora")仔細看過，便一條一條交給麥里亞，她盛在抽屜裏，『太太』便在空隙間撒些香料，在簿子上記下來。坎地亞是一個骨格壯大蒼老的五十歲的長女人；她的脊梁，因為照着她那職業的習慣姿勢俯屈的緣故，微微有些彎曲；她有很長的臂膀，又有一個頭，像停在烏龜頸子上的鷙禽一般。麥里亞別薩西亞是奧東那人，略略豐腴，乳白的臉色，又生着一雙明澈的眼；她有一種柔和的講話的姿態，而且嘗做徐緩優美的手勢，宛然是一個慣於在甜醬糖蜜醃漬物和糖果的中間運用她兩手的人。克列思丁那夫人也是奧東那地方的人，在裴內迭克丁一個修道院裏受過

教育，身材頗小，服裝頗草率，生着近於紅色的頭髮，雀斑散布的臉龐，又長又厚的鼻子，壞損的牙齒，以及最美麗端莊的眼睛，像是假扮女人的教士的一雙眼。

三個女人很勤勉的操作，使消磨了下午的大部分。

後來正當坎地亞揑着空籃子出去了時候，克列思丁那夫人檢點銀器的件數，便見一只匙兒失掉了。

『麥里亞，麥里亞！』她忽然着慌的叫。『一只匙兒少了……檢點看，快呵！』

『怎麼呀？這不會的，太太，』麥里亞答說。『我來看一回罷。』她將那件數重點起來，高聲的報那數目。克列思丁那夫人只是看着，搖搖頭。那銀器音樂一般鏗鏘的發響。

『實在的事！』麥里亞終於做着失望的動作嚷道。『現在，我們怎樣纔好呢？』她是全無可疑的在那家族中，她有忠心誠實的證明，已十五年了。她本是在克列思丁那夫人結婚的時候，同着她從奧東那來，幾乎是她的嫁奩的一部分，而且向來在家中『太太』的保護之下，常操着一種權柄。她富於宗教的迷信，敬奉她那特別的神道和她那特別的教堂，而且她還是很敏慧的。她同『太太』結成了一種聯盟，反對屬於配思卡拉的一切，尤其是這配思卡拉人民所信仰的神道。每逢時機，她就講述她誕生的故鄉，那裏的美麗和富庶，那裏公會堂的華麗，聖湯麥沙的珍寶，以及那裏宗教儀式的宏壯，比之聖綏蒂阿的儉陋實在差的太遠，這裏是只有一隻孤寂而且小的銀的神臂的。

後來克列思丁那夫人說道，『到處仔細的找找看。』

麥里亞出了屋子，搜尋起來。她察看到竈室和走廊的每角落，但是徒然，終於空手的回來了。

『沒有這東西！這裏那裏都沒有！』她叫道。於是兩人用心的思想，歸納各種的推測，搜索她們的記憶。

她們走出去，到院子邊緣的走廊，到關於洗衣場的走廊，作最後一回的找尋。她們的講話聲響漸漸的高，鄰近房屋的住客們，便出現於他們的窗口。

『你們出了什麼事啦？克列思丁那夫人，告訴我們罷！告訴我們罷！』她們叫道。克列思丁那夫人和麥里亞用了許多的話和手勢敍述她們的事情。

『耶穌！耶穌耶！一定有賊在我們中間！』不一會，這失竊的消息遍布了近地，其實是遍布了全配思卡拉，男人們和女人們起首辯論，而且猜測：那賊是誰呢？這故事一到最遠的散德埃哥思丁

那的家，便擴大了；這不只說失竊者單是一只匙兒，却說是拉蒙尼加家裏的全數銀器了。

現在是，正當天氣明媚，廊下的玫瑰纔開花，兩隻時辰鳥在籠子裏唱着歌的時候，鄰人們各逗留在窗口閒談些關於溫暖慰人的時節的話，暢快地取樂。女人們的頭出現於羅勒花花瓶的中間，她們的喧噪，似乎多半爲着逗弄上面窠穴裏的羣貓似的。

克列思丁那握着兩手，叫道『這會是誰呢？』

伊薩倍拉漱退爾夫人，渾名『貓兒』，有驚獸一般偷偷的伺隙的舉止的，用了鼻音叫道：『這許多時候，誰同你在一處呢，克列思丁那夫人？我似乎看見坎地亞來而又去哩。』

『唉唉唉！』灰列綏太馬格散太夫人嚷道，她稱作『喜鵲』，因爲她不住的咭咭的饒舌。

『唉！』別的鄰人們挨着覆述說。

『你不曾想起她麼？』

『你沒有注意她麼？』

『你不知道坎地亞是怎樣的人麼？』

『我們很可以將她的事告訴你哩！』

『那我們可以！』

『我們很可以告訴你！』

『她衣裳洗的很好，誰都不能及他。她是配思卡拉最好的洗衣婦，人不能不這麼說。然而她的五個指頭裏有些毛病。現在你沒有知道麼？』

『有一回，我的兩條小布巾不見了。』

『我也失掉了一條食巾。』

『我一件汗衫。』

『我兩個枕套。』

『我一條新褲子。』

『我也找不到一件器皿。』

『我失掉了——』

『而且我也——』

『我不曾趕她出去，因爲有誰補她的位置呢？』

『失爾惠思脫拉能？』

『不是！不是！』

『安奇蘭多尼亞能？巴拉思綏太能？』

『愈說愈不是了！』

『要耐心！』

『但是一只匙兒想想看！』

『這是太多了！這是』

『這件事不要只是默着，克列思丁那夫人，不要只是默着！』

『不管默着不默着！』麥里亞別薩西亞大聲說，她縱有仁慈和藹的相貌，却從不錯過那麼嘲或猜疑家中別的僕役們的機會的，『我們自己中間想想罷！』

廊下窗口的閒談這樣的繼續著，於是誹謗從這嘴傳到那嘴，遍布了全區域。

二

次日早晨，當坎地亞麥坎達兩手浸在肥皂水裏的時候，她的門檻那裏，出現了鄉警皮亞哥配思克通稱『伍長』的他對她說道，『此刻沈大可老爺（Signor Sindaco）在市政廳要你去。』

『你說什麼呢？』坎地亞皺着眉頭問，並不停止她的工作。

『此刻沈大可老爺在市政廳要你去。』

『要我去為什麼？』坎地亞用了鹵莽的姿態問她竟不知道這不期的傳召是為了什麼事所以像倔強的野獸在影子前面一般兀立着。

『我不能知道這緣故，』伍長答說『我不過接到一個命令。』

『什麼命令？』

那女人因為她那執拗的性質，不能抑制這些疑問。她這事還摸不着頭腦呢。

『沈大可老爺要我去麼？為什麼呢？我做了什樣事呢？我不願到那裏去。我沒有做過一件歹事。』

於是伍長不耐煩的叫道，『唉，你不願到那邊去麼？你當心些罷！』他便咕嚕着出去了，他的手指在那老舊的指揮刀的柄上。

其時幾個聽到這對話的人，從他們的門口來到街上，起首注視那正在用力搗衣裳的洗衣婦。他們知道了是為那銀匙的事，他們便相覷而笑，說些洗衣婦所不懂的話。他們的冷笑與雙關的言辭，使那女人的胸中充塞了許多不安，這不安當伍長由別個鄉警伴着出現的時候，便增加起來了。

『現在動身罷，他決定的說。』

坎地亞默默的揩了臂膀走全街的人都站着看。羅刹巴那拉，一個『敵人』從她店舖的門口帶着可怕的笑叫道，『將你拾起的骨頭丟了罷！』

那迷惘的洗衣婦想不出這種迫害的原因，不能夠答話。

市政廳的前面，站着一羣好奇的人們，等候着看她經過。坎地亞，忽然動了怒氣，迅速的走上了步梯，屏息着來到沈大可老爺的面前，便問道『現在，你要我怎麼樣呢？』

失拉先生，（卽沈大可老爺，）一個性情平和的男人，聽到洗衣婦銳利的聲音，便有些驚訝，沉默了好一會，纔向忠實的『民選監察員』們丟一個求助的眼色，表示有所希求。於是他從一只角製的盒子裏拿了一枝煙，說道，『坐了罷，我的女兒。』

坎地亞只是站着。她的鷹嘴鼻漲滿了憤怒，她那粗糙的兩頰，因爲牙齦的緊縮而發顫了。

『快說罷，失拉先生！』她叫道。

『你昨天一天可是將洗淨的衣裳帶回到克列思丁那拉蒙尼加夫人這裏麼？』

『阿，這怎的？她可是失掉了什麼？一切東西都一件一件的點過……一件也沒有少。現在，倒又是什麼事啦？』

『聽我說，我的女兒！那藏銀器的房間……！』

坎地亞，測知了眞情，轉向着他，像一條毒蛇將要螫人一般。同時她那薄的嘴脣抖了。

『那藏銀器的房間，』他接下說，『現在呢，克列思丁那夫人少了一只匙兒。你懂得麼，我的女兒？這可是你錯拿的……？』

坎地亞一聽到這寃枉的告發，便螳螂一般的跳起來。其實她並不偸過什麼。『唉，？？我？？我』她叫道。『誰說我拿的？誰看見我在做這等事？眞使我莫明其妙……眞使我詫異之極！失拉先生！我是一個賊麼？？？我我……』

她的憤怒便沒有限制。這不公的告發使她更其痛心的，是因爲她覺得自己有犯他們所加的罪的可能。

『那麼你不會拿過麼？』失拉先生插嘴說，小心的坐到大椅子裏。

『眞使我莫明其妙！』坎地亞從新怨恨的說，一面揮她的長手，彷彿兩條鞭一般。

『好好，你去罷。我們後來再看。』坎地亞並不說『再會』便走出了，出去的時候，在門柱上一擂。她臉上起了烏青了，便怒的不可開交。到得街上，看見衆人聚在那裏，她最後理會到羣衆的意見是反對她，誰都不相信她的無辜了。她於是起首公然的辯白自己。可是人們笑一笑，從她走開了。她抱了憤激的心情回到家，陷於絕望的狀態裏，便在她門口哭起來了。

唐那多勃闌迭瑪德先生，是住在隔壁門裏的。用了俏皮話的

樣子對她說道：

『哭的響坎地亞你盡力的哭人們現在就要經過了。』

那裏因爲有衣裳堆着等候洗煮乾淨她終於平靜起來露了她的臂膀，動手工作。工作的時候，她默想怎樣洗清她的人格呢，她搆思一種防護自己的方策，她在她伶俐的女性思想裏尋求那證明她的無辜的不自然的法子；她將心意在空間仔細的考量，採取了那一切搆成愚拙的辯論的方略，爲要提出辯護，可以說服猜疑的人們。

後來，當她工作完畢時候，她出去了，先到克列思丁那夫人這裏。

克列思丁那夫人不願見她。麥里亞別薩西亞傾聽坎地亞豐富的言辭，便搖搖頭並不答話，最後便用了矜貴的樣子離她而去了。

於是坎地亞訪問她所有的主顧，對每個人都告訴過她的事情，對每個人提出她的辯護，儘是增加著言辭的容量變得更熱烈，最後便在猜疑和不信的前面絕望了，因爲一切都是無用。她終於覺得一種解說不復能辦到了。一種暗澹的頹喪束縛了她的心胸。她還能做什麼呢！她還能說什麼呢！

三

克列思丁那拉蒙尼加夫人，其時請了拉失尼奇亞（La. Cin-igia）來。她是那些愚民中間的一個女人，便是就妖邪而且非科學的醫藥的職業的，從前拉失尼奇亞有幾回發見過失竊的物事；有人說她和竊賊們是暗通的。

克列思丁那夫人對她說道，『替我尋出匙兒來，我便可以給你一件好謝禮。』

拉失尼奇亞答道，『好好。二十四個鐘頭於我儘夠了。』二十四個鐘頭以後，她便帶來消息說，『那匙兒在天井裏泥溝相近的一個洞裏，可以尋見了。』克列思丁那夫人和麥里亞走下到天井，搜尋起來使他們大大的一驚，竟尋到了失掉的那件物事。

這消息迅速的傳遍了全配思卡拉。於是坎地亞麥坎達得勝的立刻走往各街去。她似乎長了些，將頭抬的更昂然而且對着各人的眼睛微笑彷彿說道，『現在你們自己看見呀？』

店舖裏的人們，當她經過的時候，喃喃的說話，又驟然笑起來。弗立普綏爾微正在安奇拉地咖啡店裏喝白蘭地，叫着坎地亞道，『這裏還有一杯等坎地亞來喝。』

那女人，是愛熱烈的酒的貪饞的動着嘴唇。

弗列普綏爾微加添說『而且你是應分喝的，這是無疑呵。』

一羣的遊民聚在咖啡店的前面，顏上都現出一副揶揄的表情。弗里普拉綏爾微當女人喝着時候，轉向他的聽衆保證着說，『而且她知道怎樣找這件物事，她知道呢？這老狐狸……』他諗熟似的用了『開場』的樣子拍洗衣婦骨出的肩頭。人人都笑了。

麥格那發夫，一個小小的駝背身體和說話都有些不完全，便在音節上停頓着，叫道：

『卡——卡——卡——坎地亞——亞——和——失尼奇亞！』他用手勢和審愼的吃吃聲音接下這句話，這一切含蓄着坎地亞和拉失尼奇亞串連的意思。衆人聽到這，便高興得奮激了。

坎地亞手裏拿著杯子，彙眩了好久。於是忽然間，她理會了。他們還沒有相信她的無辜哩。他們誹謗她，以爲她秘密的歸還了匙兒，爲要避免羞辱，串通着那占卜者，指出這物事的地方。

一想起這一層，迷盲的怒氣制住了她。她想不出可說的話來。她向迫害她的人們中最弱的衝去，那便是小駝背，而且連敲帶抓的打他。衆人眼看着這格鬪，殘忍的取樂，圍成一個圈子，兀自高興着，彷彿看兩匹野獸爭鬪似的，而且用了呼喊和手勢鼓勵兩個戰手。

麥格那發夫，被她意外的瘋狂所懾怕，打算逃了，猢猻般的躲避着；然而被洗衣婦那可怕的兩手所抓住了，他以儘着增加的速度打旋，好像繩端的石頭，終於他猛烈的撲地跌倒了。

幾個人跑上去攙起他，坎地亞從嗤叱聲中間溜出去，自己關在家裏，橫倒她的牀上，一面哭一面咬她的指頭。這最近的誹謗，在她心中燒的比先前更凶了，尤其因爲她覺到自己有施這等巧計的可能。現在怎樣擺脫她自己呢？怎樣使眞理分曉呢？她一想起不能援引可以阻止實行這等勾當的任何實際困難，去輔助她的辯論，她便絕望了。進出那天井，是很容易的；一扇永不關閉的門，是在大扶梯的底階，而且爲要倒垃圾以及做別的種種事務，有許多人自由的從這門進出。所以她不能用『我怎能走進那邊去呢？』這句話塞住誹謗她的人們的嘴。完成這等勾當的法子是又多又簡單；正因爲『阻礙』這樣的缺乏，所以羣衆的意見便成立了。

坎地亞因此思索了各樣疏解的辯論；她磨尖了她所有的機

智設想三種，四種五種各別的情形，容易在洞裏找着匙兒的理由的；她費盡了所有的心機，磨厲了單純的才力。後來，她起首歷訪各店舖各人家，百般努力的克制人們的猜疑。

當初他們傾聽她那爲着轉移人心的引人的辯論。終於他們說道，『阿，很好很好！』然而一聽到那遺留的聲音的一種廓張，坎地亞便頹喪了。她所有的努力那就是無用了。誰都不相信了！

她抱了可驚的堅忍，從新想法子。她整夜的考慮：新的論據，與怎樣搆成新的解說，怎樣克制新的阻礙。漸漸的，因了接連的專心，她的心靈衰弱了，除匙兒外，不能容納任何思想了，而且幾乎不復理解日常生活的事情了。後來，因了人們的殘忍，那可憐女人的心靈中，起了一種眞實的狂疾。

她疏忽她的職務，而且幾乎窮到赤貧了。她將衣裳洗的壞，失掉而且撕裂。當她走下到鐵橋下的河岸，那些別的洗衣婦聚着的地方去的時候，她時時任衣服從手裏滑脫，被河流攫住，便永遠的去了。她仍往兩咕嚷起來。那些年青的洗衣婦，任著她落到水裏去抓那衣服，儘自坐着歌唱而且玩笑。她且呼喊且做手勢，同狂婦一樣。

誰都不再教她洗衣了。她先前的主顧們爲着憐憫她，送食物給她喫。她漸漸的發展了行乞的習慣。她任街上走，衣服襤褸，彎着背，蓬着髮，頑皮的兒童們跟着她叫道，『現在告訴我們匙兒的故事罷，使我們可以知道，說罷，坎地亞！』

她有時止住不識的路人；敍述她的故事，引申複雜的辯辭。市上的那些『慈善家』招呼她，給她一個銅子，教她自己的事三遍四遍的講；他們反對她的辯論，而且用心的直聽到那故事講完，爲要最後單用一句話傷了她的心。她搖搖頭，一路走去，便抓住別的女丐們，同她們討論，常帶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她暱愛了一個聾聵的女人，那女人的皮膚患一種紅癩瘡，一隻腳是跛的。

在一八七四年的冬天，她害了一種傳染性的熱病。克列思丁那拉蒙尼加夫人送給她一些麵食和一個熱水袋。那病婦，攤在她的草薦上，還是咕嚷着『匙兒』。她撐着肘起身，想要運動兩手，以助她言語的結束。那癩病的女人握了她的兩手，便溫和的安慰她。

在她最後的痙攣中間，她腫大的眼睛半朦朧着的時候，坎地亞喃喃的說道，『我不是那人，老爺……你看……因爲……那匙兒……』

鄧南遮(Gabriele D' Annunzio)(一八六四—)原名 Rapagnetta，是現代意大利最著名的政治家及文學家。關於他的生平與作風本誌中曾屢有述說，我現在不必再說了。這一篇從他的短篇集本鄉的故事(Tales of my native town)裏譯出。那部書是半自敍傳體，內中的作品都以他的本鄉(配思卡拉)作背景，他的鄉人作『人物』的。那些所寫的一部分是騷亂時期民間的悲喜劇，一部分是平淡無奇的鄉間生活——往往是里巷的瑣事。然而鄧南遮的藝術天才畢竟是偉大的，無論怎樣的資料，一經他渲染便成上好的文藝。所以我們讀了任何一篇，非但不會感到沈悶，卻不能不嘆服他觀察力的敏銳與感情的豐富咧。

那部書中的各篇大抵有一致的哲學思想，就是：人總是弱者，無論怎樣，多少總是爲命運——或者還是環境——所克制的。這從這一篇中很可以發明出來。

鄧南遮所作的小說劇本很多，最著名的是死的勝利，生命的火焰，無辜者，死城，春朝的夢，秋宵的夢……

譯者記

意大利作家鄧南遮的新著

意大利作家鄧南遮(Gabriele D' Annunzio)自阜姆(Fiume)問題後，退居里維拉(Riviera)，從事著述。據講壇報(La Tribuna)所載，其作品之已付梓者，計有：與我自己(Di me a me stesso)係作者觀察其自我，其自己生活之盛逆，以及其精靈的熱望與成就之作。且直言無隱，毫無拘泥，殊可稱爲一種大膽的作品。若謹慎的冒險家(Il venturiere senza ventura)及亞洲之天仙(L' archangelo d'Asia)二書，則爲其敍述東方的回憶之作。

據鄧氏自言，彼若有機會，或將卜居羅馬云。(雲)

評論之評論

造黨與非黨之辯論

自國內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向論之士，多移其論鋒於文學哲學方面，政論一端，乃日趨銷沈。近來民黨議員王恆君發表談話，因北京總統選舉運動中議員政客之種種不堪現象，主張『造黨』，以為救濟。王君談話中有涉及章行嚴君處，章君即在新聞報著論，標幟『非黨』，以為抵拒。不久，王君即在民國日報申其答詞。兩君均係健者，往返辯論，詞源不絕，亦近日政論界之泱泱大觀也。今依其發表次序，摘錄於次。

王恆君首先所發表之談話，報章多題為賄選談，謂：

今日北京之政象，一言以蔽之即『共和政治運動之國民的失敗』是也。所謂國民的失敗者，即非一黨一派之失敗，而全體之失敗也。去年今日所謂法統重光之時，凡國民之在政治上行使其發言權者，除一部分民八議員外，幾無一人議其後；即當時國民黨人亦劫於民六以來護法之歷史及社會多數贊同的權威，亦無由表其決然反對之態度。於是北京國會隱然為代表全國國民之國會，而今竟得此結果，非國民的失敗而何？故今日之問題決非政治上一部分的手段問題，乃民主政治根本方法問題。就一般的政治方法論，凡時代前的帝制方法，乃至其他未成熟的各種方法，如俄之蘇維埃，英之基爾特……一般都知，未便議及，則民國今後所採之政治方法，當然仍不出國會制——無論兩院一院，直接選舉間接選舉——之外。今國會既全被收買，當然別求補救之方。於是吾國民黨人出而主張曰：是無監察權與考試權（五權憲法中之二權）故。吾以為不然。今雖無監督議會之特設機關；然檢察官猶在也，何以竟無一言？至於謂議員之業被考試者則不至被賄買，恐無一人敢出而保證；况中山先生所主張之考試權，其用意明明是對議員

才能的救濟，決非對議員道德的救濟，故即令民國約法上規定監督權與考試權而實行之，吾敢斷言，決不能防止總統之賄賣也。故吾謂今日中國政象之惟一病徵，得一言斷定之曰：『有國會無政黨之民主政治之絕對不可逃的結果。』請先就具體的事實證明之：民元國會——民國元年以後之選舉概不在列，——二年在北京活動，五年在北京活動，及至六年至十年在廣州活動，中間經過三次總統選舉，——二年選袁，五年選馮，十年選孫，——一次與政府決鬭，——倒段內閣而被解散，——何以不全部賄賣？曰有黨故。然以十二年來國人不忍棄置之魯殿靈光國會，何以至今日而全部賄賣？曰無黨故。只要讀過一部歐美名家著作的民主政治學以上，即可大膽斷定世界無無黨之國會。國會是一種制度，政黨乃是人格。無政黨之國會，不啻一種無生命之屍體，不崇朝而蠅蚋咕嘬之，除用垃圾車舁入糞坑，別無辦法。所謂政黨者，決非『每人先送二百元，收羅若干現任議員，組織一個俱樂部』之謂；乃指：以有名望之黨魁提出政綱以預定政黨之意志，然後依此意志以徵求同志而為貫徹此意志之團體運動。此物（即政黨）成立之後，如有信用之公司，出而與國民交易包工，（日本人謂請負業。）同時并有其他公司（指並立之政黨）與之競爭。最後誰的營業公道，貨品優良，則誰優勝。故政黨之唯一要義，須先將『黨魁，』『政綱，』『黨員行動』之三者，先期提出政治市場，使國民自由估價，使與論得有贊否之標準，而政黨亦自以其商標或招牌之可貴，不肯輕易褻瀆。同時復有多數政黨對於主顧（全國民）競爭未來之政治信用。故其國會內部有許多對峙之人格，遂無全部賂賣之危險。否則不要商標，不要招牌，必爲劣貨，當然不顧下回之信用，當然可以廉價出售。

一年以來之國會議員，其眞正有黨者只有國民黨議員。但此類議員——王恆亦在列——之行動，決非黨員之正式行動，不過深入敵軍之一種偵探隊；及事機緊急，則偵探任務亦不能執行矣。故北京國會遂爲純粹無黨之國會，所以得今日之惡結果。中國之國民學西方民主政治十二年而得今日之總失敗，此正猶之買櫝還珠，以致虧折資本之全部（指根本政治方法），非不幸也。故吾謂國會爲民治方法之形式，而政黨乃民政方法之實質，實質不存，於失敗之後仍求諸形式，是不啻再求失敗。故吾謂救今之弊，不在立法而

在造黨。章君行嚴日前求此次失敗之因，仍於藝術式的立法中求之，蓋知有形式而不知有實質者也，其誤甚矣！

行嚴君第一次駁論，標題爲非黨，全文如下：

吾友王吉占（悔）好持政論，每如長河東注，浩浩無已。近復以賄選因果爲題，大放厥詞，謂愚欲『於藝術式之立法中救今之弊，其謬實甚。』愚自明未嘗主此，無從申釋，惟吉占篇中連貫意旨，以爲救弊不二法門，則愚辨之甚審，竊疑爲『誤』，請得先與吉占論之：

吉占謂『國會而全體賄賣，其故由於無黨，蓋無黨之國會，不啻一種無生命之屍骸，蠅蚋既叢，惟以垃圾車舁入涸坑而已。爲今之計，宜以高名重望之黨魁，提出政綱，徵求國志，爲有意志之團體運動。一黨既立，如公司然，出爲國民承包工事，他公司亦且猶是，與之爭工，孰求價儉而給貨良，孰則勝利。於時國會內部，有許多對峙之人格，（政黨乃是人格）互爭勝負於政治市場，必無全部賄賣之危險。』原文甚長，總取其大意如是。夫吉占言必稱歐美名家著作，口不絕西方民主政治，爲說乃爾，焉怪其然？惜夫，吉占所立之議場，非威斯敏斯特，吾國政情，大形鑿枘，其言乃適贖柳州不益世用之譏也。

愚知議員之受賄，非徒受也，受之以被於用也；用者，又非徒用也，乃有大不得已者存也，愚嘗追求此大不得已之故，在以農業國而運用工業國制；而政黨與國會，尤工業國制之徽識也。今吾之爲工業國者，渺乎無在，所有仍去農之原始期不遠，猶羊質也而蒙以虎皮，吾不惜其質之間，徒責以虎爪不具，不能與他虎鬬，此誠荀卿所謂不通倫類之證。吉占與時賢一切之論，所爲浮游無方，徒導民國政治於斷港絕潢而不得其出者矣！

此不得已者何也？乃步武他人工業國之所爲，形迹惟恐不肖，不審已之質地與人適反，紛若三家村兒日與紈袴競博，不至賣牛貨屋流爲盜賊不止也。英倫議員十二年前，全然無給，而英之政客，擅聲名文物之盛者數百年，舉止豪華，不可一世。英語中所收『品格』『體面』諸字，含義大抵不出多金，華屋，應接女人有禮數事；外此所稱人格，祇是法律書中之屑詞，於民生實際，無甚意味，蓋凡貧不能自存，即其人格不能自存。匹夫無罪，惟貧其罪，此後世社會主義之所由起也。拜金政治一至於此，而諸議員之所揮霍，又不與國庫

有連，亦不聞以黷貨敗，是何也？資本制確立之後，少數人壟斷一國之生計，移而壟斷一國之政治，凡投身於名場者，非手掌百萬，即見傭豪家，諸所經營，取辦囊橐而無待於外也。吾國則貧者士之常，士不安貧，不成為士，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在階級社會萬無其事者，吾乃習為故常，不知所恥。是不僅在道義為應爾，以吾為農國之故，則論物質，亦不勝有踰侈坐食之人。古之制祿，取足代耕而已，其以此也。今壹是反之，謂細行不足矜，以行素為鄙陋，黨本惡德，比稱小人，忽爾公然為之號，籍政律，豪華牽引，百十成羣，始以『創出為奇，後以過前為麗』（借北齊高洋詔語） 凡得自西來者為聖，產諸本土者不靈，居宇器服，事事效人，坐言起行，有金乃大。二十年前，愚食力所得，年不過銀幣三四十圓，服用紙墨之資，入我親戚之囊，都無不足。今百倍焉，而未見綽然。以愚循謹跼蹐，儕輩見輕，室有賢妻，善持家計，猶且如此；當今應有之豪縱，宜復何狀，明者可自推之。為問此百倍乃至數百倍之耗費，果胡自來乎？吾之工業，稚之稚者也；四萬萬人中之為工者，統計未過百萬，國內二三十年不敗之富戶，可屈指數；然則宜出自農，殆無疑也；而此二十年間，兵荒互起，田畝蕪廢，人競末富，輕去鄉里，農業之有退無進，灼灼甚明，然尚不料今年海關貿易冊載輸入之農產品，增至八千萬兩，吾農事衰歇至於此極也。竊聞國富之源，非工即農，二者皆非，究何所取資以彌縫此百倍乃至數百倍之欠缺乎？試集政雄百輩，羅輯百家，有相與論究羣弊，求其總因，有不歸納於濫借外債，豫征錢糧，以賍賄兩大方式，參差敷布於此擴充用度至百倍或數百倍之豪縱家，使對消其負數一事者乎？議員之不免於受賄，明明為此類見象之一。吉占不於此之源頭謀所以救治之道，徒皇皇以無黨無黨，為抹撥蔽罪之詞，非徒無益，而且罵題。何也？今時為黨，固亦非賄莫能為也。吉占之黨，苟得成立，亦見其非為黨員寄頓彼不得已之故，差厭其欲；即不足為之魁已耳。政治果有市場，亦惟讓腰纏纍纍者獨為政儈已耳。謂以吉占之匠心獨運，所成將大有異於他黨，愚滋未信。諺曰：『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又曰；『趨利如水就下，四方無擇。』夫飢寒為義，廣狹視人所詮，原無一定，奢侈成為必要，急切或竟與水火同科，黨魁顧復之功，安及慈母？故家介四方無擇四字，以寫當今政客之實況，殆有神工鬼斧之能。吉占所

禮事之黨魁，有時招賢納俊，其力遠遜材朽行穢之武夫，其故安在？吉占寧不通曉。政綱云云直禽犢之資耳。有何力能足以收召天下之豪傑，約束異同，分野爲治。顧亭林謂：『天下之患莫大於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爲朋黨。』由今觀之，非得廣錢，教亦不黨，蔣山有靈，轉語安下，傷哉傷哉！吉占謂議員有黨，即無賄賣之慮；而不悟彼輩占何黨籍，將由賄定。吉占知俱樂部每月津貼二百元之爲賄，而不悟賄之式量至無一定；又不悟即在嚴明公正之黨，此類津貼，萬不能免。人而倡言女德，不當謂女子之失節於我者，不爲不貞，其理甚明。吉占唱導公廉，乃若謂黨員所獲於本黨者，不以賄論。凡此皆愚所不解，吉占辯者，幸有以語我來！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政令之弊，莫甚於『不治其情而罪其欲，不制其心而惡其事。』（此張皋文語）賄，欲也；受賄，事也。今欲去賄，非於受賄之情有以治之，心有以制之，其道無由。然則又如之何而後可？曰：凡所勸襲歐洲工業國虛僞浮濫之政制，悉行罷去，篳路藍縷，再啓山林，德行政事，一惟農國所需是務，講禮節欲，與廉勵恥，『黜虛華，進淳朴，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名實不相冒，而能否彰，……海內新安，民得休息，皆樂吏職而勤農桑，風俗和同，人自修飾。』如史稱漢光武初年氣象，（語見袁宏後漢紀）則賄將不期而自戢。醫頭醫脚之談，概無所用，黨云乎哉！黨云乎哉！

王恆君對於前文有答行嚴的非黨論以自辯：

（上略）行嚴原文除否認恆之主張外，其持論之意義，可以一語綜括之曰：『貧的國民，不能效富的國民之行爲。農業國不能仿工業國之制度。』至其結論之積極主張，則仍是五帝三王朝代之經濟政策而已。惟其中最足動人觀聽者，則曰：『德行政事，一惟農業國所需是務，講禮節欲，與廉勵恥，……』此種媽媽政策，足爲守舊派所歡迎而博得流俗人之所喜，而惜乎非其時也。行嚴之所主張，蓋與民休息而禮樂之之事也。昔魯兩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行嚴之主張，俟諸百年之後可耳。若在今日人將相食之時代而談百年以後之事，恐非王恆不許，而亦社會所不許也。況在二十世紀初頭，西化東漸之時乎？

茲請先覆按拙論（即首篇王恆賄選談），愚所主張之大意，即謂謀救今日政治之窮，帝制不可復，—由袁世凱張勳之舉動而證明，—蘇維埃不可用，—由中山與越飛之宣言

而證明，—自不能不用民主國會制；而正式國會，則竟完全失敗；故求救濟方法，惟有造黨。行嚴欲反對吾說，若能於西方民主一般制度之內，另擇一種主張，且有理由，方可使王恆折服，而乃欲脫去民主制度之一般原則，反還於帝政時代之經濟政策，以相搪塞，則是行嚴譏王恆之羊質虎皮，而躬自蹈之於不覺也。茲先從消極方面否認行嚴之主張；再從積極方面，表示吾個人之意見。

行嚴無法反對民主—英美式的—卻無反對國會之權利；不反對國會即無反對議員奢侈賄賣之可能性；於是行嚴無法，只好提出孔子庶而後富富而後教之政策，以為議員(因為行嚴未聲明反對國會制度故)富則將不賄賣也。此種主張，理由極為薄弱，不難就事實證明。今試就今日之全部議員而調查其財產與享樂，果皆貧者始賄賣乎？此各人就本省之熟識的議員一考證之，不難十分明瞭也。

至謂農業國不可適用工業國之制度，在經濟方面，誠然說得過去；若欲牽混於政治方面，則吾人絕對不敢承認。世界有名之農業國，中國而外，尚有俄，美，法諸國，即在國會初次開幕之日本，似亦未盡脫農業國之形態，何以中國獨有

因農國之故而有非黨之必要？吾人須知農國與非農國，乃程度的問題；而凡屬民主國家之必有國會，已成為固定事實。俄美法日都不能非黨，—在事實不在理論，—中國何以獨有非黨之可能；設曰非之，寧獨不蹈羊質虎皮之非難耶？

吾人亦審知議員之愛錢，吾人亦審知黨人中不乏貪鄙不顧名譽之徒衆，而須知不能因噎廢食也。蓋國會不可廢(制度上之必要為行嚴所不爭)，黨人不可滅(社會產物如中山黨是已經過十二年之實驗)，故唯一方法，只可於弊端上求救濟，決非一切置之勿論，而專講五帝三王之經濟政策即可使之自然消滅也。申言之：即議員愛錢，吾人即有法與之以錢；但求得錢後不再以賄賣之劣跡，以辱我國家，而遺吾民以痛苦。英國議員之錢取之黨部，吾國議員之錢取之國庫(歲費五千元)；英國直接出於商人，吾國間接出於農民(得之租稅公債)在不能廢棄國會之社會，只好如是從溷濁中求比較的清潔耳。更伸言之：軍閥如強盜，政黨則如標客，吾人苦盜賊之越貨而殺人，不得已乃求只越貨不殺人者，為以毒攻毒之計，庶乎不使社會之進化中斷，蓋無可如何之事也。行嚴能譏議員黨人之貪汙，王恆更能

歷指黨人貪汙之確證，而終不肯棄黨者，亦以舍此以外無方法也。否則盡如行嚴之主張，曰講禮節，欲吾不知請何人講，何人節？曰屈虛浮，進淳朴；吾不知請何人黜，何人進？曰風俗和同，人自修飾；吾不知何以和同，何以修飾？將求之軍閥乎？恐行嚴不能承認也。將聽其自然而終必有自行改善之一日乎？恐世界一般國家無此革命史也。今不得已乃出吾人之積極主張。

積極主張奈何？曰仍惟有『造黨』而已。立論之先，首下一簡單之斷案曰：

『凡承辦人類之政治，必有其負責之主體。君主時代，負責之主體在君主一人一家，故善則錦衣玉食，君臨萬方，傳之後裔，不善則身戮國滅，願子孫勿生帝王家，此君主制主體負責之效果也。民主國家，無從發現以一人一家負責之方法，故以團體（卽政黨）代之，善則手握政權，亭毒社會，不善則黨魁蒙垢——乃至殺身，——黨員瓦解，此民主制主體負責之效果也。』

否則既無君主，又欲『非黨』，是欲以一盤散沙，整理一盤散沙。吾人卽欲歌頌行嚴所持五帝三王式之經濟政策，爲中國今日之唯一良善政策，國民將於何處承認；而執行政策之人，將以何法成系統乎？故歐美無論何國——日本亦然——一經轉入民主國會制度，則政黨必隨之以興；非不惡黨也；蓋所惡者，乃爲其副的一面，其正面仍有非此不可之理由在也。行嚴昔曾作『毀黨造黨』之論，或卽有見乎此。而邇來忽爲此入格革命之言論，果其造詣比前此大爲進步耶？

抑吾人更有進焉者：吾人覘察政黨之歷史，大約可分爲三時期：第一期爲屈在君主之下者，如中國漢李杜，唐牛李之黨，專在媚君主一人而要求利達者是也；（行嚴之鄙薄政黨或以此爲前提乎？）第二期爲英國式政黨，與君主貴族謀妥協，而活動於國家之下者是也；第三期爲蘇維埃，基爾特，工團主義等之黨，勝則取國家而改造之，（如蘇俄。）至不得已而取溫和態度，亦須與國家對峙而分庭抗禮（如基爾特。）中國今日在革命中，決無采取李杜牛李之態度的餘地；法制未定之先則雖采第三期之態度而不辭，法制既定之後則不妨奉英美政黨以爲萌蘗，庶幾對於今日之國會全部之賄賣，爲萬一救濟之方法。否則行嚴不能於造黨之外，另提一種救國會制度失敗之積極方法，則吾人愚

不肖，斷不能犧牲其造政黨以救國會之主張。

常人判斷事理，有容易致誤之兩點：其一，即明明是一種社會問題而求之於個人，如今之賄賣總統而課責於某一人之無廉恥是也。(行嚴不犯此弊)吾人若一致其詰問曰：責者自責，賄者自賄，將奈何？而其人不能答也。若此者如今日之一般常識的輿論是，是之謂全無方法。其二，即明明采用某種制度，而缺其一部，以致失敗，乃不謀於其缺處求救濟，而偏欲於此制度以外求解決，例如使用機械而廢去鍋鑪，以至機械不能轉運，乃不謀添設鍋鑪而求其機械之完全，徒欲於鍋鑪以外謀救濟——如輪船則歸咎於水之平，如火車則歸咎於路之不善，——如行嚴之蔽是也。是之謂方法錯誤。以吾人之見，如眞不欲用此機械，則當并其齒輪槓桿等一切廢之，而另用人力以司轉運可也；否則仍不如添設鍋鑪之爲愈。若既不敢斷然廢棄機械之便利，一旦有人勸其彌縫缺憾而添置鍋鑪，則不惜破口而罵曰：『事事學西人而惟恐不備，是自忘其爲中國人』(要知中國人要用西洋機械也是要用完全的)，然則稍知機械之意義與效用者，對於此說，能甘服乎？惟行嚴有以教之！

章行嚴君因前文復作再論非黨：

(上略)吉占謂愚所論，乃『五帝三王之經濟政策，與民休息而禮樂之之事，當俟諸百年後行之，非二十世紀初年西化東漸之時所許。』又要愚『於西方民主所有制度之中，擇一主張，且有理由，方可使王恆折服。』！嘻！如此『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常人持論則可，而非所望於吉占也。凡評一說，須以其說之本質爲斷，不當先挾一古今中外之成見，謂有符吾國史蹟之事爲必不可復道，而爲中土擇制，土宜習尙之不講，惟以取材於外邦之何制者爲期。此種自忘本來，削足適履之論法，自淸末以至於今，壞盡國事，誤盡蒼生，而仍無底止，愚夙昔亦壞之誤之之一人也。邇以歐洲大戰之釁，彼邦工業制之崩壞，捉襟見肘，不能自掩。愚遠涉諸邦，親加考覽，虛衷以受事，借人而自鏡，頓悟吾國邇年畫虎類狗之僞工業制，尤不可一日以留。因以人窮返本之思，發爲因地制宜之想，農村立國之論，愚實主之。以爲吾人立政，自有本原，西土現制之有裨於吾者甚少，國本之亡不遠，而復百慮一致，國是可定，不圖吉占尙復用此爲譏議也。

西化東漸者何也？乃歐洲挾其資本侵略之淫威，東臨吾

國，迫吾不得不放棄農治之本圖，忞爲其作業餘剩之尾閭唯謹者也。此自鴉片煙戰爭以還，跡象宛然，驚心濺淚，洎至今日，吾人棄禮義，毀廉恥，壞田園，鬻妻子，以求合於所謂西化者，仍不得一當。嗚呼！愚夙聞辥仙舟亡村之說，而淡焉置之，而今乃知其言之沈痛也。仙舟於民國元年居上海租界，與蕘鄰西婦迕，婦嗾夫持槍闖仙舟室，仙舟乃遷居北四川路盡處鄉村避之，誓不更居租界，詎盡悉村民失其居業受脅蕩析狀。蓋凡村中八口自給之家，率爲租界人強委價而致其地，村人得價而廢業，無法居積，坐爲小販折閱，貸與戚友不歸，及偷安坐耗以至於盡者，十八九也。至是亦轉溝壑死耳。夏畦化作修衢，困窮盡爲華屋，亦於彼何有？是之謂亡村，仙舟嘗爲愚道之而痛心焉。夫中國，一大村也；歐美，一大租界也。卽小見人亡亦猶是。吾人誠自幸其亡則已，不然，則愚講禮節欲，與廉勵恥，屈虛華，進淳朴諸節，正爲切中要害；施以針砭，二十世紀初年之所當有事。更遲一二十年，悔且無及，而吉占曰徐之，謂以百年爲期，是何異縱風止燎，期往救者以三日後至也乎？

吉占謂『今日北京之政象，非一黨一派之失敗，而國民全體之失敗。其應如何救濟，非僅涉於政治上一部分之手段，必致意民主政治之根本方法，乃能見功。』此其着眼之大，表同恆議；乃語及方法，又不敢放言極論。如已經失敗之帝政，及未甚成熟之蘇維埃，基爾特諸制，輒遜謝不遑，聲稱『未便議及』，綜其要歸，轉在造黨明爭，以救此萬無可救之代議制焉。夫僞代議制吾所已有，如作者言，吾得造黨以相扶將，亦止於『一部分之手段』已耳，去『根本方法』萬里。如此大頭小尾憂讒畏譏之論，自吉占牽躓於時議及黨事而爲之，非其十分由衷之言也。何以言之？蓋蘇基爲制，在世界論壇中，已擴土無算，何獨至於吾而吝之。以其未熟而淡漠遇焉，則政哲用思，將與輿臺之欺冷官何異；卽不齒之矣，亦由於不值一議，亦何便不便之有？其曰未便，乃專指帝政而疏附及於二制，灼灼甚明。然吉占爲政治學有得者也，帝政共和，得時爲貴，論制本無所謂優劣，亦無所謂後先。二十世紀帝政行且絕跡，本爲媚世浮淺之說，學者不取。蒲徠士史派政家醉心民政者之第一流也。往歲愚與遇於倫敦，獨懇懇爲言中國當行君政之故，愚未善之，蒲若大戚，其一例也。兩制互相鈐束，使餘一制不得論列，論且罪同叛逆，又專制

餘毒致然，吾儕論政，豈爲所梏？法蘭西第三共和，行之已四十年，王黨議席，從未間斷，近且黨勢轉盛，然未聞以未便背之。此其理實皆吉占所通曉，而必且云然者，乃如心解家言，自然潛滋乘間竊之發無意識，爲拘牽文義汲汲顧影之有意識所壓抑，不得不有此順俗色厲之門面語也。觀吉占謂『帝制不可復由袁世凱張勳之舉動而證明』，其情大見。須知洹上之帝，墓木已拱；宣統九年，早見革除；環顧當世，絕無帝政發生之影響，亦未見有何人出尸其議，而談士輒曰帝制無庸，帝制無庸，一若有敵當前，盤馬彎弓者然，是袁世凱張勳之外，猶隱然有空無倚傍，毫無邪氣之君政思想者存，而文人走筆論事，輒無形中爲所控制而不能自脫也。張東蓀議廢代議制，而以任命易之，因及非『先有不經任命而又任命他人之君主新制』莫立，又謂『代議制不可用，則自然涉及共和問題不小』——見連日時事新報——如此等說，屬耳有聞。當吉占草至『政治之根本方法』時，其平日讀書閱世，所困積於無意識中者，必且提左耳來告，謂若而帝制，若而蘇維埃，若而基爾特，皆所云根本方法也，舍此則不得冒言根本。吉占方欲傾意受命，而爲之主宰意識者，遮蔽右耳，大聲而呼，謂此與黨魁所命，世俗所趨，大相刺謬，予如背之，且爲世大僇，幸毋自諟。兩意交戰，無爲有敗，於是未便未便之一斷案，有如萬鈞之重，趨壓紙上矣。愚爲此解析之論，特借吉占以爲象徵，取證心理中碻有此迴環起伏之一境耳。吉占以謬妄罵愚，所樂受也。且以心解破之孳治，方爲舉世學術界之一巨題，一人詆讕，未關宏旨。雖然，愚如是云云，絕不許人竊取吾義，附於殷頑，或則發論養新，取佞奸宄。祇以全國鬱悶不知所出之君政思想，若不慎爲爬梳，俾有寄頓，一旦潰發，禍國將不可言。顧寧人之論郡縣曰：『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今愚論共和亦然：知君主之所以變而爲共和，則知共和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君主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君主之意於共和之中，而天下治矣。然則其制安出？曰：惟无首可得中道。何以言之？蓋君政共和之分，全在元首之爲『及』爲『選』。吾國禍亂相尋，自辛亥迄今十二年無寧日者，徒以大選無方，姦雄竊發已耳。不去選事，亂無由已；去而代以世及，勢所未安。計惟本君主國元首不負負任

之義，進一步而求之，俾存其職而虛其人，別以寄生之位，仰承其乏，於是君政思想須求寄頓者，不寓於積極而寓於消極，一方潛弭復辟僭位之戰禍，一方舉天下智勇辯力之全量，使得默運於自求多福之途，此第一事也。至大位既定，庶政何以綱維？愚既有言，『西土現制之有裨於吾者甚少』，反而抗逆現制，若蘇，若基若法之『沁第加』，若德之『蘇特』，求於資本工業之反面，與民更始，而吉占證爲未熟者，略迹存意，愚均有取。愚嘗著論，以爲政治二字，已腐爛不復可用，必以業治代之，改造始有可談，即此意也。若夫英美式之國會，斷乎無復自存之値，將來進退人才，分業爲治，當立大規模之考覈院以司其成，此制愚在英時曾與威爾斯討議及之，彼既發其意於所著史綱，而深歎吾國妄廢試科爲愚不可及，此即愚前論所謂『明試以功名實不相冒而能否彰』者也。總之，法制之事，以无首業治考覈三意貫之；精神之事，務農爲本；政事德行，舉由是發。今時建國之業，如斯而已。造黨與否，乃不甚値得探討之小事，謂愚必於是焉非之，猶末已。吉占明者，還請熟計！視此算得一種『主張』否，有『理由』否？

吉占論中，愚所欲還質者未可一二數，今乍伸紙，已不覺累幅，姑止於此，異日有暇，願得更端。

王恆君所作非黨之研究，引據蒲徠斯的現代民治政體，證以中國近所發現之事實，力主非『造黨』不可：

（上略）竊以政黨爲物，無法毀滅，於政治之上；而於共和政治尤甚。有識者羣相起而研究之，則庶幾生民之患較輕；否則共和將永爲混沌之共和——即有共和無民政——而黨派之禍仍不能免。此問題實爲國民當前之唯一問題，故更提出此文，以當討論之發端。海內明達，羣起而教正之，則非王恆一人之幸而國民之幸也！

本篇專以蒲徠斯之學說爲研究之標準，——該書爲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物，名曰現代民治政體，蒲徠斯著，梅祖芬譯——特此爲研究之標準。其理由有三：

一　戴雪，哈蒲浩，蒲徠斯，皆爲行嚴平昔所宗仰之學者，所下斷案，其價値與恆一人之臆說有天淵之別；

二　蒲氏此書爲一九二〇年出版，故於歐戰以後之事變，皆能包括，絕無時代變遷之廣；

三　蒲氏標明此書所采方法爲科學方法；申言之，即其所下之斷案乃普遍的，——連東方的中國，和西方古代的王

朝都一併包括，非特殊的，故其所下斷案，即在中國乃至未來之中國皆適用之。

以上略明愚所以研究蒲徠斯之理由；以下乃入實地研究之範圍。茲爲安慰行嚴的感情及願望起見，先搜取政黨的罪惡。蒲徠斯云：『……有許多反對政黨的議論……這些議論，很可以指是民治政府在政治上的危險；……政黨是提倡虛浮和詐僞行爲的，……政黨是常把黨派的競爭，擴張到地方選舉上的；……當權黨時常把政府裏的職位都使本黨的黨員充任（名曰分贓制度）……黨見深重，能使人道德心墮落；……』見蒲著一五八至一百六二頁。

以上各節，想皆爲行嚴胸中所欲言者，我皆借蒲氏學說表而出之，但蒲氏對於作此等攻擊者，曾下不滿足的考語云：『……這種制度——即政黨制度——由那些不熟悉代議制度之實際情形的政治學者看起來，是很可非議的：……』換言之，即是專於攻擊政黨之惡德，因而『非黨』者，蒲氏即指爲『不熟習代議制度實際情形的政治學者』；質言之，即書生『執拘不曉事』耳。王恆甚願行嚴對於蒲氏一雪此言！

政黨的壞處，既經敍述，以下再看政黨的好處。蒲徠斯云：

『政黨的流弊，在歷史上原是多得很，政黨確實也有好處；他可以造出許多弊端，但也能免除許多弊端。第一層，政黨是必不可免的，那一個大自由國沒有政黨？代議政治，沒有政黨怎樣可以實行？政黨的功用，就是能把一盤散沙的選民，歸得井然有序，在人口衆多的國家，如英美法，假使無政黨組織，用何方法能把人民公意激動起來，訓練起來，指導起來？……所以政黨競爭，實在是一種政治教育，且使政治趣味較少思想不發達的選民，也藉此得到一點智識，使國民心理時常活潑不死滯——此層中國人尤要——……黨綱雖有時是狡猾欺妄，但是確能把民衆心理凝聚於這幾個問題上；……如果沒有政黨的政見表示出來，使人民注意，那新聞紙鬼鬼祟祟發表單方的事實，暗中左右民意的勢力，恐怕還要利害。』蒲氏此一段話，可謂將政黨的好處，發揮殆盡。但吾人更須要求國民注意者，即蒲氏之意：（一）國愈大，愈不可無黨；（二）愈是民主，愈不可無黨；（三）愈是人民政治知識思想幼稚，愈不可無黨。總結起來，即是政黨之於政治，不論君主民主，事實上無法可免，道理上絕不可無。而奈之何尊重蒲氏學說如行嚴者，尚欲以非黨號召國民也。

更就蒲氏學說實之中國近事，尤足證明政黨之絕對的價值。蒲氏云：『在議會中，政黨的紀律，確能防止議員徇私納賄的舉動。假使沒有政黨的紀律，個人的良心却不能因此發展，而自私心反可以橫行無忌了。在幾年前，美國有一部分勢力極大的人，把持聯邦參議會中的多數政黨，但是以後他們的團體解散了，當時優良的議員原想藉此得到一點改良，但其結果，適得其反，那少數的野心家，就個個出風頭，個個都想增高自己的聲望，於是把議會弄得一塌糊塗，……』此一段直不啻將我國二年至十二年的國會狀況，代爲描寫出來。吾人前此謂『國會全部賄賣，只有造黨，可以救濟，』與蒲氏之說，不啻一鼻孔出氣。中國未來之環境，所以予吾人者爲何如，吾人無法保證，若在論理上，竊堅信爲非此不可——即不造黨不能禁止議員賄賣——何居乎，行嚴乃欲專從論理上希望『非黨』說之勝利也！

更就民主政治的責任上研究，亦非有黨不可。蒲徠斯云：『……一個公認的領袖，有組織的政黨，乃有名譽得失的關係，……歐戰時政黨的競爭停止了；組成兩任混合內閣；……但其結果，反使那些次要的人物，不負起責任來，各逞私意，在議場中無聊搗亂，實力又不足阻撓內閣活動，幷混合的內閣的統治都是柔弱的。』可見若是無黨，雖是秀出一世的英國政治家，其結果不過如是。非黨云乎哉？還以質之行嚴。

行嚴又謂英國人民富裕，故可運用政黨，中國人民貧瘠，故議員被人賄買。此種論法，殆與蒲氏學說根本反對。蒲氏云：『……所以現今各黨，都有大批基金，留作補助候選人用的。此種習慣，原是很有流弊，但不得不如此，因爲黨中有才幹的，未必都有錢，假使沒有黨的補助，那有才無錢的人豈非常常落選，而私財充足的人，豈非太占便宜？』此處有須加以說明者：行嚴須知英國人有錢，有錢決不是國民平等的（只資本家才有錢），若單從政治的正義上立論，國民——一部分的——有錢，選舉時尚賴政黨爲之酌劑，方可使國家得眞正人才之用，否則仍不免於賄買。可見有錢絕對非善良政治的前提，有黨乃爲善良政治的前提。蓋有黨乃可使議員只拜黨不拜金也。

尙論至此，自信將蒲氏學說之可借目今事實之論證者，已備舉其要領。讀者疑吾言乎？可向商務印書館購取此書

(蒲徠斯近代民主政治)就一百五十頁至一百七十四頁詳細參考之可也。(幷將十一頁至二十三頁熟讀，即知其學說可以完全適用於中國)惟著者尙有數言要求一般注意者：著者之原始主張—見上王恆賄選談—乃因國會失敗而要求造黨，行嚴則謂造黨不能防止賄賣，同時幷提出『非黨』之主張。實則政黨之有弊，著者幷不諱言，兩人理論上所差者：政黨在理論上事實上應當存在與否耳。茲爲窮究此點，再質之蒲徠斯。蒲氏云：『……在極遠的未來，……也許可以籌畫一種制度，把每個小地方的事務，都委託於幾個最賢能的人。各地方公事都讓那些賢人選舉出代表，會集去辦。那末政黨也就會消滅了。因爲舊式政黨的根據都已沒有了。但是這種玄想——行嚴或是希望如此——不過是空中泡影，和現在實際情形，毫不相干。』由蒲氏此說而判斷政黨的運命，簡直會長生不老，則行嚴對於蒲氏的理論，其焦急感恐爲何如耶？但著者於此仍欲對於中國前途之政黨，下如左之斷案：

要防止國會第二次的全部賄賣，仍非造黨不可；除此殆無急切的救濟的方法。政黨之有弊著者完全承認，但其效用之一部分，已確能防止賄賣總統。國民要怕再有賄賣總統的事實發生，惟有造黨以救之。譬之藥劑原爲不祥之物，惟於人類有不祥之事實(疾病)下，乃適用之，若人類盡能祓除不祥，則棄之如敝屣可也，而在今日之人類，則斷斷乎其未能也。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行嚴當日所指或另是一種其體的政黨，如中國國民黨，或王恆所入之黨，則誠有可以非議之處，而行嚴過存客氣，不便直言，則亦不無一面之理由。若幷概念的政黨而非之，則行嚴之持論，在科學上吾敢信其必無立足之餘地。何則？蒲徠斯之所教，五洲萬國歷史之事實，皆與行嚴之主張爲一致之反對也。況防止賄選，尤有獨一無二之效用在乎？雖然王恆所入之黨，亦非絕對不能改善如時流之所設想也。謂予不信，請更證之蒲氏之說：『……政黨是一種活的有機體。其發達的途徑，決不受其理想及主義之拘束，總時常受環境之影響的。環境是變遷不定的，政黨既在環境中活動，就不得不有順應環境的伸縮力。』由此觀之，王恆所入之黨，今日卽令腐敗，尙大有改善之餘地。若環境進步，則王恆所入之黨因而進步，在理論上

是絕對可能的。若一切『非黨』則又何從順應環境而其結果，乃自陷於國民政治的無指導，無訓練，無公意的激動。成爲一盤散沙的公民，無所歸併的擾亂的政治，—參看蒲著現代民治政體一六二頁—又何憚而不爲總統之賄賣哉！

抑吾人更有可爲行嚴忠告者國民之生活，決不以飽食煖衣妻子團圞爲已足也。有時意氣競爭之必要，乃至超過溫飽團圞爲十倍。政黨之裏面，乃代表人格競爭之精神，其價値或更甚於課農桑起實業等媽媽政策。謂予武斷，請更質之蒲徠斯。蒲氏云：『政黨之起源的原因，是由人類心理之四種傾向，或心力之合流作用。四種傾向，就是同情，摹倣，競爭，奮鬬。政黨之創始，或者全出於理性的信仰，而其生機及其鬬爭力則以出於感情的居多。人類是爲鬬爭而好鬬爭的，總是喜歡戰勝他人而達到勝的目的，……這種動作，原是無理性得很，但是也可表示一種忠心。—王恆曰從事於禿筆爛舌之役或亦爲此，—他們雖不能爲主義而競爭，可是他們的競爭，確是非私的—至於溫飽團圓則不然，—是與本身無關係的他們希望於得勝之結果也只有得勝的快樂而已』可見國民之穿衣吃飯的重要從人類生活全部打算起來，其價値決不能駕乎政治競爭之上。若在今國際競爭民族主義乃至會社主義盛行之下，則簡直不承認個人的衣食住與公民生活有對等的價値。因此，故國民有爲國犧牲之義務。否則反此主義者惟有猶太民族，日以放高利貸，謀衣食爲唯一的生活本能，而置政治於無有之鄉。人類之絕對能達到『非黨』之理論而實現之者，惟此等民族而已！嗚呼！

在前文未經章君答辯前，王君復作再答行嚴非黨論一文，中分五節，卽（一）雙方討論之經過；（二）賄選結果與共和政治前途之救濟方法：——（甲）國體問題，（帝制，蘇基氏主國會制）（乙）政體問題——（三）造黨與非黨；（四）政治上運用政黨的方法與運用政黨以外之方法；（五）古今之思想及人格問題。第一節敍述此次論戰經過，讀者看本篇得知今不錄。二節以下如次：

二

國民對於本問題之第一須注意者，卽王恆此論，乃鍼對國會賄選而發，若使科學有效用於全世界之權利，則政黨爲防止議員受賄之惟一利器。蒲徠斯已從經驗上先我而

證明，則王恆與行嚴之訟爭，卽可就此宣告辯論終止。而行嚴則力主學說革命，謂蒲徠斯不足信，以申其『興實業，起教育，則賄賂自止』之主張。此種主張，如果爲現時中國社會所許，則隆周盛漢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倘何賄賂之有？獨惜今日國民道德不修，復加以強鄰交迫，興實業則利權入於租界；起教育則經費併於軍閥；國勢不定，政府不法，登天無路，末由自進於周成康漢文景之域也。以云『業治』（行嚴語），其如國民除租界外，已無業何？行嚴豈不曰吾自有吾之農業耳。然行嚴善於考古，亦曾發見中國歷史上有某種時代一面盈野盈城，一面仍能滿溝滿車者乎？況在今日，工商且勿論；卽如農林，亦須有政府以爲提倡，以爲保護，乃始不被外國農作品壓迫，而農業始可發展；否則亦只日受舶來品之侵蝕以至於盡淨。行嚴主張『業治』，王恆則曰：若不治且無業，吾人前所謂『藝術式的立法』卽指此類也。業治當然是一種理論上的立法，由此更進而討論左列二個分題：

（甲）國體問題　討論國體，當然議及共和。王恆並不反對帝制——王恆也是清朝的知縣——要知中國之不能恢復帝制，決不待袁張證明而始知。蓋國民公認的制度，無論如何，總要得多數國民的同情，決非一人書案上的藝術品。中國帝制，至宋朝而集獨裁之大成。蓋此時而封建特權，貴族特權（地方自治權早已消滅）武臣特權，皆歸併於君主一人之手，而成一君主萬能之帝制。然自宋以來，君主卻未爲國民作一宗好事，以抗異族而媚本族。國民方面除卻科舉得志對北謝恩，與天地『君』親師的『君』字偶像外，國民全無對君主實地認識，乃至發好感之機會。而趙宋子孫，朱明子孫，則皆親手將國家送之異族。至異族稱帝，則國民對之，可謂更加一重惡感——卽暴君與異族——故陽夏以降，不可謂國民是歡迎共和，只可說是國民沒法找出皇帝。行嚴如能以理論的方法，從歷史哲學及國民心理上尋得一個出來，（不論虛君實君）王恆誠不能不奉爲希世之珍也。再求之蘇維埃，基爾特，則駁論尤爲單簡。且行嚴之論，不啻爲王恆之主張張目，卽令王恆讓步，承認行嚴之『業治』，而行嚴已不能不先承認王恆之造黨。蓋蘇基之有今日，完全由造黨而來，自十九世紀下半期起，歐洲勞動組合，無一不帶政治色彩，行嚴寗不聞乎？然王恆始終不能歡迎蘇基者，亦以

各國之黨，各有其歷史，各有其環境，各有其迫不及待之社會需要，假如能之俟河之淸，人壽幾何？

（乙）政體問題　依行嚴主張之政體，則爲『中國舊式經濟政策』『虛君政體』，乃至『蘇』『基』——即業治——之混合式，在行嚴或匠能匠心獨運，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社會不同，歷史不同，乃至經濟狀況一切不同之各國政制，取其特長合爲一鑪而治之，以成一獨一無二之二十世紀中國之完善政體論：而王恆則猶病未能也。無已，則惟有俟行嚴另著一部『新中國之新憲法草案』，然後再以法律哲學的眼光，作全般之討論，庶幾冀得一當，否則不獨王恆無此普遍之思考力，恐第三者之批評家，亦無由下其公判也。蓋行嚴只顧駁詰對手，而漸忘其所討論之中心問題矣。

三

王恆主張造黨，行嚴主張非黨，實則王恆起初提出之理論，過於簡單，尚有待於說明。申言之：所謂造黨者，即『黨』之爲物，乃人類心理上，社會上一種必然的傾向。若遇有某種競爭，則此種傾向，必更發作。在民治思潮之下，得其秀出分子，以開明之形式出而提挈振作之，一面受輿論之制裁，一面即以供社會之使役，斯民治乃不至漫無系統。造黨者不良，攻擊造黨者可也；若欲非黨，則非從人類心理上，社會上，除去此種根本傾向不可。行嚴不承認蒲徠斯可也，若欲從一般自然科學（心理學）社會科學上，否認西方一般研究所得之原則，王恆實懼其舉鼎絕脰。即使行嚴完全以中國人說中國話，則中國歷史上之朋黨，遭非議者久矣，而何以至今營營逐逐者，尚不絕於黃膚黑髮之人類中乎？不過不肯標明黨綱，且其根本政見不以示人，或亦不便示人，因而行嚴遂無從非議之耳。

四

運用政治之要素，不出兩種：曰『法』『人』。法者，包括一切制度——君主，民主，內閣制，總統制，英國式政黨，蘇維埃，基爾特——人者，包括一切個人，一切團體而言也。行嚴兩次長篇偉論，只言何法爲良，而始終不言何人——並其提出此人的方法——始能運用此法，是其立論之惟一缺點。王恆主張造黨，黨即爲人的提出機關。（當局依法則運動選舉，不依法則提兵作戰，或同盟能工，但不能根本反對革命，根本反對革命，只能去做猶太人）行嚴一切非黨，在今日共和失敗，

軍閥橫行時代，吾誠不解其所謂『與實業，起教育，則賄賂自己』之政策，從何處下手？藉曰『委任』，藉曰『世及』，（行嚴之主張見上再論非黨）王恆并非不能容忍，但此等『委任世及』之『原始所得』，究以何法入手乎？藉曰以兵，吾人又何必反對軍閥。藉曰『賄買』，則行嚴直接贊成曹錕可耳。然則國會南遷，又胡爲者？王恆所提出政治運用之方法，『造黨』，誠不見佳，但行嚴則始終陷於無法，王恆敢斷言也。

五

最後則行嚴對於王恆人格思想上之非議，王恆尤不得不請教。關於此點，不得不先將行嚴原文，抄錄於左，以供社會之評判。行嚴云：『吉占草至政治根本方法時，其平日讀書閱世，所困積於無意識之中者，必且提左耳來告，謂若而帝制，若而蘇維埃，若而基爾特，皆所云根本方法也。（吉占並不認此非根本方法，但以爲無法採用，行嚴或係誤解，讀者對照之可也。吉占注）舍此則不得冒言根本。吉占方欲傾意受命，而爲之主宰意識者，遽蔽右耳，大聲而呼，謂此與黨魁所命，世俗所趨，大相剌謬，子如背之，且爲世大僇，幸毋自逞，兩意交戰，無爲有敗，於是未便未便之一斷案，（參看本文二項甲國體問題）有如萬鈞之重，趨壓紙上矣，……』

綜上述行嚴之所非難，作一語歸納，可以說『王恆意見過深』。行嚴必當首肯。行嚴此語，並不算罵人，王恆亦決無對於好友加以反罵之理？並且意見太深，換一面看，即謂其人之『忠於黨』，亦何嘗不是政治家一種美德。但王恆自信國民之美德，不能以此爲限，今既將對於『帝制』對於『蘇基』不可採用之理由，明述於前，—見二項甲，國體問題—請行嚴再加指教。惟王恆自信，（此種自信有無錯誤，別一問題）生平執筆論政，一字一句，皆發乎良心之主張，言論自由，決不受黨魁之何等示命，惟在關於政治之行爲方面，則必確守黨議，—不敢賄賣，自不待言—絕對不敢營營狗狗糾集曖昧的團體，利用偶象元老，縱橫捭闔，以謀一團私人之利益，而犧牲學理上，黨綱上之信仰，以隨私人之所好。此則王恆所以報知己，如行嚴今日之忠告者也。

意君答此兩篇論文之三論非黨，似可目爲此次論戰之後殿，其文如下：

昨二十三日，吉占於民國日報作非黨之研究一首，與愚駁辯，愚正擬作答，而二十六日之再答非黨論復見，論域過

宏，苦難於短篇中具復，請先論蒲徠士。吉占引蒲氏學說凡九段，以為蒲為愚所最崇仰之學者，律之莊生寓言十九之指；此當十言而十見信也。愚誠頑劣，不幸不如吉占意。雖然，愚有說：

(一)邇年以來，歐人之於代議制，異論蠭起，銳不可當。蒲氏以高年寧靜之思，慮黨治弩末之勢，設詞護惜，煞費苦心，故其一九二〇年之現代民治政體一書，辭趣促狹，捉襟見肘，與當年所著 American Commonwealth 之虎虎有生氣者不同。愚在倫敦，其書新出，愚親謁蒲氏，並考覽各家評論，知其於今日英文出版界中，已無喚起輿論之力。此由時勢使然，非關作者才盡，吾稗販無擇，視同萬應膏丹，愚意未敢苟同。

(二)蒲氏所比較討論者，皆當今諸工業國之現行政制，而代議與政黨二物，綱維施設，如今式焉，又適為工業立國之徽識。苟歐人日航於工業之斷港絕潢，無計自返，則其姑留二物，以為得航且航之檣與櫓也，未始不在情理之中。夫今日舉世羣治之一大問題，亦如何逃工而歸諸農耳。易而言之：亦如何得濶除代議政黨諸賸制耳。而吾本農業國，向無政黨惡物，偽代議制初立，又一蹶卽倒，好自為之，固世界之樂園，而外人求之不得者。今乃無事自擾，舍吾數千年哲人賢士之所示教不講，徒越數萬里外，於他人自為其國不得不云爾之諸說中，摭拾何許，則視若可蘭福音，不加詢察，而奉受唯謹，此誠所謂大惑不解者矣。故蒲氏之說，在英倫固自成理，東臨吾土，其鬼不靈。

準上二義，愚蓋不認外邦學者之剛柔唯否，可得妨吾立政之本圖。就吉占所引一枝一節而評騭之，僕病未能。然愚自信未嘗以此減退崇敬蒲氏之心，亦決不自弛研求學理之志。吉占云：『蒲徠士之所教，五洲萬國之史事，皆一致與行嚴之主張相反對。』蓋當世無一農業國，而愚以明農建國為轂，又何怪反愚者之為一致。如此等處，愚祇藉以自礪其信念耳；未見其能負愚而趨也。愚嘗論歐洲之史實政理，吾當先嚴辨其不可學，而後認為可學者，不中亦不遠。囫圇受之，斷乎無當。愚不敢謂吉占卽有斯病，亦願於共勉而已。

吉占最後一文，有論國體問題數節，胸懷坦白，誠快男子。愚前論惴惴唯恐吉占罵愚者，乃妄度吉占將大張革命黨之風格，拍案大罵，謂愚何物，敢以叛國邪說來相嘗試也。今

知其不然，且能諦認國民心理之依違於帝制共和間，而無由通其惑。吉占雖未遽是愚「無首」之說，自此勘入，將有同點可期，此誠愚拜倒於吉占最洪識遠之下，爲之狂喜者也。惟吉占謂愚非議其人格，此吉占讀愚文未細之咎，愚殼爲吉占用思起伏之一境，乃以取證必解，別無他念。凡愚之謂吉占，語語皆以自謂，僅愚無黨魁在上爲略異耳。吉占有黨傾服黨魁出於「理性的信仰」，皆吉占自承之實。愚涉筆及此，絕不含譏刺意。至吉占諷刺愚所願受十二年間之政治罪孽，愚當然應承一分；惟似不如吉占所云，以無關本題，亦不贅。論點此篇所未及者，他日更言之。

王爾德死後的鬼靈談話

有斯密士夫人(Mrs. Hester Travers Smith)者，爲已故道登教授(Professor Edward Dowden)之女，近在靈學評論(Occult Review)載有一篇與愛爾蘭唯美派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 1856-1900)的談話。關亡扶乩，事雖荒誕，然亦不能謂爲毫不可信，茲特譯其一段以示一斑：

『死是人生最難堪的經歷，除會結婚或和學校教師飲宴者外。你們可疑惑我的本體麼？這本不足奇，因爲我也常常自己疑慮着。所以我的受你們懷疑，也是應當。我常常渴慕靈學研究會。他們都是世界上最能懷疑的人。他們非等解釋明白他們的鬼靈，他們總是快快不歡。因是有人疑心以爲必有一個眞正的鬼靈使他們惶惑不安。我有時嘗想爲陰界的懷疑者組織一個學會，像陽間的靈學研究會一樣。須年在六十以上者始得入會。至其名稱，則擬定爲耆老精靈會(The Society of Super-annuated Shades)』云。(雲)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雲南軍吳若愚部助熊克武攻下重慶，楊森劉湘退黔江，袁祖銘退彭壽。

●吳佩孚齊燮元馮玉祥主張由顏惠慶組織正式內閣，收拾時局；王承斌因事前與吳景濂有約，囑曹銳入京力爭。

同　十七日

●調任王天培為黔軍第一師師長，彭漢章為第二師師長。

●馬濟奉吳佩孚命，赴岳州任兩湖警備司令部參謀長，代葛應龍管理入湘北軍；在武昌起程時，有人向擲炸彈，但僅死衛兵數人。

同　十八日

●駐京使團因政府將田中玉能免後即任為上將軍，目為對外失信，謀相當對付，領袖公使及外交總長均辭職，蔡廷幹疏通無效，乃由高凌霨以上將令在先，罷免令在後，命令刊發時次序倒置，聲明更正了事。

●閣議承認正金銀行所得俄發債券為有效，並有命令，將駢散機關，閑冗員缺，認眞刪併甄汰。

●廣東孫文系中路圍惠軍隊由地道炸毀惠州城垣十餘丈，惟未能乘勢攻入；陳炯明軍右翼林虎亦猛攻河源。

同　十九日

●任王坦署陸軍次長。

●奉天因直代表陸續出關請和，派張九卿入京報聘。

●河南鹿邑老洋人軍隊不穩，當局計畫派大軍四面包圍繳械遣散，因機密洩露，該軍先行潰竄，並與官軍開戰。

同　二十日

●北京政府發表命令，謀和平統一。

●派王嵩儒暫行兼代籌備國會選舉事務局局長。調任李治雲為豫北鎮守使，

馬志敏為南陽鎮守使。
●湖南譚趙和議破裂，湘東發生劇戰。魯滌平實行加入譚軍。
●赤塔蘇俄官吏拘禁中國稅關職員由哈爾濱中國官吏提出交涉。

同　二十一日

●孫文因前敵形勢不佳，擬遷大本營於虎門，即親赴虎門巡視。
●長沙西門大火，焚毀千餘家。

同　二十二日

●裁撤直隸督軍，特派王承斌兼督理直隸軍務善後事宜。直隸省議會運動廢除巡閱督軍制。
●廣東陳軍右路林虎占領河源，分兵向增城進襲石灘。

同　二十三日

●河南老洋人部下分兩股向西竄，在官亭車站圖截刼京漢南下火車，被官軍擊退，架擄站長越鐵路竄入魯山老巢。
●北京司法界發生風潮，修訂法律館總裁江庸，副總裁陸鴻儀石志泉均辭職，政府任程克暫兼總裁，馬德潤蔡寅任副總裁。
●廣東陳軍左路葉舉奪回平山，滇軍蔣光亮部潰退。孫文撤石龍大本營行營。
●湖南趙恒惕因在湘東失勢，邀馬濟率北軍入長沙代守後路。調長沙軍隊赴前敵助戰。

同　二十四日

●政府將德國部分中國外債本利二萬萬元宣告無效，駐京使團表示反對。
●陳文運劉詢魏宗瀚張樹元吳炳湘等安福系軍人由高淩霨呈准恢復官勳。

同　二十五日

●山東軍務幫辦一缺奉令裁撤。
●日使芳澤謙吉以東京政府改定之國書補送外交部。
●河南西華被匪擄去之英國女教士二人由第三師斐團救出。

同　二十六日

●北京國會開臨時會，政府派李鼎新出席，議長問題發生爭執。
●閣議承認美商合衆無線電公司合同，日使堅持日商三井洋行專利權，中日美無線電交涉復起。

同　二十七日

●改派唐在禮任交通部鐵路警備事務督辦，擴充路警處職權以緩和使團對於護路之干涉。
●財政次長兼鹽務署長稽核所總辦錢方軾辭職，以項驤繼署。

同　二十八日

●奉軍秋操完畢，各回原防。
●蘇督齊燮元等主張召集十年選出

之新新國會。

●廣東陳軍洪兆麟部由海道進行，占領平湖，由廣九路進攻石龍。又南部鄧本殷呂春榮已出電白，進窺兩陽。

同 二十九日

●四川熊克武軍蕭清涪陵長壽，進攻萬縣。

●長沙美領事電北京美使館，請向孫文警告，令譚延闓軍勿得砲轟長沙。

同 三十日

●曹錕向衆議院提出任孫寶琦組織正式內閣。

●廣東海軍永翔等四艦脫離孫文，開赴汕頭歸隊。

●駐京法使向外交部催促速決金佛郎案，

同 三十一日

●財政整理委員會長顏惠慶答覆上海銀行公會請維持內債基金電，聲明正在草擬整理計畫。

●僑務局總裁饒漢祥免職，以畢維垣繼任。

●天津市民反對電車加價，警廳長楊以德強力禁止，拘捕多人。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六日

●德國麵包價大漲。柏林數千暴民，羣集於市議會四周，搶刧麵包店。要求市長立即接濟麵包及煤肉等物，並發一百萬萬馬克。市長允予以優惠考慮。

●捷克斯洛伐克總統馬沙列克游法。

●荷蘭第二議院討論振興海軍以防荷屬東印度案。

同 十七日

●英帝國會議討論海軍政策。

●駐法德國代使晤法總理樸藍開雷，說明德國宣布財力不足未能照給賠償項下貨物之理由。法總理答稱貨物不照繳則不能開議。

同 十八日

●德國國防軍司令穆勒前因禁止薩克遜邦某種集會，該邦提出抗議。今日穆勒將軍率國防軍十五團準備出發以討薩克遜。因薩克遜內閣有共產黨在內也。又薩克遜邦宣布欲更換巴威略邦之代使，巴威略不允，故二邦亦起爭執。

同 十九日

●國際稅關會議通過關於提貨驗貨等稅關手續一律同等待遇之條文。

同 二十日

●巴威略邦洛索將軍不遵行德國國防總長吉斯勒封閉某報館之命令。吉斯勒乃命人游說洛索辭職，但洛索不允。薩

克遜邦總理今日與穆勒將軍會晤，良久，均願以個人交誼解決爭端。

●美國柯立芝總統向各州長大會演說厲行禁酒律問題。

同　二十一日

●萊因地愛拉夏貝爾地方宣布萊因共和國獨立，各公署皆為分立派所占據，組織臨時政府。其領袖為一商人名古克斯。現法比二國不加干涉。

同　二十二日

●第五屆國際勞工大會在日內瓦開幕，到會者四十二國。

同　二十三日

●希臘帝制黨麥台薩斯將軍率徒黨起事，請希皇另組新政府，有數省駐兵亦叛變，政府即頒布戒嚴令。

●德國漢堡發生亂事，因食價過昂，人民不堪，聚衆搶刼食物舖，並攻入警署。共產黨煽惑居民在郊外佈置障碍物與軍警接戰。漢堡船廠及中部鑛山皆罷工，要求加資。柏林工人亦有聲明如不在三日內施行固定通幣發給工資之計畫，即行全體能工。國民黨現要求內閣辭職。

●萊因地分立派連佔波恩，維斯班登，特萊夫斯，杜斯堡等處，但愛拉夏貝爾之職工團已將分立派逐出，扯下萊因共和旗，當街毀之。柯白倫斯分立派占據市長公署，即被逐出。分立派幹事會舉立瑪蘇氏與道登氏為全權領袖。比當道在愛拉夏貝爾頒布戒嚴令，法人亦接收梅恩斯之警權。

●南非首相斯末資將軍在倫敦演說主張召集國際會議討論賠償問題。

同　二十四日

●萊因地分立派占據克萊菲爾。

●英帝國會議討論帝國內印度人之地位。

●德國照會賠償委員會，謂德國準備在原則上照繳貨品，惟目前無力付款，請委員會調查德國財力。

同　二十五日

●英國外交大臣寇仁致電美國國務卿許士，詢問美國是否仍守去年十二月中許士之宣言——「應開國際會議估計德國付償能力」——請美國合作解決賠償問題。許士答稱美國仍守前言，但如未得國會同意不能加入賠償委員會。但美人願意參加調查經濟上之問題。覆電一再聲明美國願助成和平恢復經濟之意。

●德總理斯德萊斯曼召集各邦代表在私宅會議，一致議定一種宣言，贊助中央對於巴威略邦爭端之意見，並要求各邦廢除戒嚴令。

◉魯爾實業家與佔領當道談判復業問題，無效，決計於十月二十九日停止萊因地及威斯伐里亞各鑛之工作。

同　二十六日

◉法國照會美國，歡迎美代表出席於調查德國付債能力之專家委員會。但此會必須由賠償委員會指派而受其節制云云。

◉荷蘭第二議院否決海軍議案。

◉英國接受許士所定在領海十二哩界限內搜查違禁品之提議，由帝國會議專家委員草擬計畫。

同　二十七日

◉法國照會英國允由賠償委員會召集國際專家委員會以調查德國付債能力。意國亦答覆英國贊成美國會同協約國討論賠償問題之解決法。比國照會英美亦贊成其事。

◉柯白倫茲組織萊因共和國政府，以馬台恩爲總理。麥留爲外交總長。法國高等委員奉政府令囑承認分立運動之合法。

◉德國實業界領袖復與法國佔領當道台柯特將軍重開談判。杜塞爾道夫宣布全體能工。

◉德政府限令薩克遜政府明日辭職。因該邦共產黨閣員煽動民衆反抗中央命令也。政府又請巴威略邦立將巴威略國防軍之管轄權交還中央。

◉荷蘭比倫白羅克內閣辭職，因議院否決其海軍議案之故。

◉土耳其國民黨開會，凱末爾主席。會議後國民委員會即辭職。

◉希臘亂事平息。

同　二十八日

◉薩克遜邦政府拒絕德總理限令其辭職之要求。

同　二十九日

◉德總理斯德萊斯曼任國民黨前司法部長辛慈博士爲薩克遜邦行政領袖。薩克遜徐納內閣不受指揮，被迫辭職。但復在他處集會。國防軍乃佔領國會房屋，拘捕共產黨議員及領袖數人，並封鎖共產黨報館。

◉安哥拉國會決定採用共和政體，一致舉定凱末爾爲總統。

◉國際勞工會允許意國勞工代表入會。

同　三十日

◉英前相波那勞患肺炎症逝世。

◉大使會議決定再牒告德國主張執行德國境內協約國軍事管理權。

◉土國伊斯美奉凱末爾總統命令組織內閣。

同　三十一日

◉德國社會黨議員向總理提出要求若干條，決定如要求不遂，則社會黨退出內閣。

◉英國致牒法國，聲明在事實上或法律上英國不能承認獨立的萊因共和國。

◉薩克遜邦總理徐納辭職後，議會舉社會黨員費里施爲總理。

◉土耳其共和國內閣成立。

◉希臘召集軍事政治領袖會議，考慮應否改變國體。發出公報，謂現無更改所施行政策之理由。

◉美國國務卿關於訂約許在三哩界限外搜查違禁酒品之建議，經英國接受，加以修正。除禁酒員在領海十二哩內搜查英船外，其他各事，領海仍以三哩爲限。

◉德國前皇太子請德當局准其回國。

世界上果有鬼這樣東西麼　(雲)

美國羅威爾教授(Prof. A. S. Lowell)近對於攝取鬼影一事立論反對，筆墨詼諧，頗饒興味。茲摘其大意譯之如下：

在文明社會中其平均的死亡率約爲千分之十六；在野蠻社會中則爲千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因是我們可假定一般人類的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五。世界人口據說共計十六億，由是得每年的死亡人數二億四千萬，即每年有新鬼二億四千萬名。地球上有人類的時期，據一般的猜測，大概自六千年以至七億年(但科學家是否認六千年一說的)。現在我們不管一切，假定地球自初有人類以來到現在是一百萬年(這是一個很低的假定)；若以這數乘上面的二億四千萬，則靈魂如果是不滅的話，地球上的鬼還得能以數字計麼？照此說來，我便有許多問題要問：

在空間上鬼的地位怎樣？他們是在我們的身旁麼？他們既能用照相機攝取其形，試問他們所佔的是空的地位，抑還是一切的地位呢？我們行動時會將他們推開麼？我們人類所造的建築物等會將他們排除了麼？疾馳的車輛會推開他們或從他們的身上駛過麼？他們是具有長闊厚，抑祇具有長闊的面部的麼？他們可是全身都精靈化的麼？

再每個鬼魂還是各占一定的地位，還是混合在一處的呢？鬼魂這件東西，祇是我們人類獨有的呢，抑凡爲生物都有呢？倘是凡屬生物都有一個鬼魂的，那是自地球有生物以來，我們地球上大氣中恐已是充滿了鬼魂，沒有隙地了。由是，這攝取鬼影的事不是一種很可笑的舉動麼？

羅威爾教授在末尾還結論說：上面的這些問題，我希望相信攝取鬼影的人有以答我。此外，我實在還有許多問題在我心頭，現在暫置不說，因爲這些已是儘夠回答了。